

草葉集

美 惠特曼 作 · 高 寒 譯

The Leaves of Grass

Walt Whitman



集葉草

譯寒 高·作曼特惠 美

13

出版者言

晨光出版公司在一九四六年冬成立後，就編印了一部「晨光文學叢書」，收集國內第一流作家的文藝創作，但偶而也列入幾本翻譯的作品。從今年（一九四九）起我們將另出一套「晨光世界文學叢書」，專刊世界文學名著，同時把「晨光文學叢書」的譯作全部改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中。將來這兩套叢書，將同時分別發行：一則專刊創作，一則專刊翻譯。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的計劃擬議時，知道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與美國國務院及美國新聞處合作，已編譯好了一套美國文學叢書，約五百萬言，計十八種。我們便和文協負責人鄭振鐸，馬彥祥兩先生接洽，經獲得同意後，由本公司出版發行，同時就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作為第一批新書。所以本叢書自第一種至第十八種的譯作都是由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主編的，自第十九種起則將由本公司自行編譯。

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爲了編譯這部介紹美國文學的叢書，曾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上海方面由鄭振鐸，夏衍，錢鍾書，馮亦代，黃佐臨，李健吾，王辛笛，徐遲諸先生，北平方面由馬彥祥，焦菊隱，朱葆光諸先生負責。自一九四六年開始到一九四八年底才告完成。其間會得美國方面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康納司 (Bradley Connors) 、福斯脫 (John Foster) 諸先生和狄美麗 (Marion R. Gunn) 女士很大的協助。這部書經過了三年的時間，數十人的心血，現在能完成出版，確是國內文化界一件值得紀念的大事；而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肯把這十八種譯作交給我們出版，並且答應列爲「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的第一批新書，更是我們所深表感謝的。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除了出版這十八種譯作外，在計劃中的還有英國，蘇聯，法國，日本，德國，舊俄等翻譯作品。每一國將介紹二三十部代表作品，按月陸續出版。我們希望在五年之內，出足二百種，成爲一套國內最完備的世界文學叢書。

趙家璧 一九四九、三、十一

譯 序

美國平民詩人惠特曼 (Walt Whitman 1819 - 1892) 的詩歌，不單是在形式方面，汪洋浩渺，創造了近代所謂自由詩的新風格，爲千載以來的詩壇，開闢了自來少有天才敢於漫遊或闖入的異境。即在內容或主題方面，也算是近代文化所蘊育了的德模克拉克西的概念，所能發展到的最高，也是最完美的表露。這是無怪其然的，他生長在年青，新建立起來的美國，所以他的詩歌這麼和愛，這麼細緻，這麼渾穆樸樸地歌頌着美國的樹林，和大海，和海岸，還有農田，工廠，馬路，和煙囪，和船艙，和碼頭，和工人，還有剛剛開始創造了的愛自由和和平的生命。雖然在現在看來，所謂德模克拉克西的國家，並不這麼美好，工人散工回家，浴着晚霞，行走在城市裏的大街小巷，其身影也並不如惠特曼所說的那樣十分地自得，自足，和美麗。正相反，那也是帶着人間的多少的暗影和悲慘，從血汗沾污了的工廠或碼頭歸來的罷？但我所欣賞的，關於他的詩歌，遠並不在這一面。我以爲他是真實的生命和真實的人性的詩人！惠特曼歌頌着自己之歌，其實此心同，此理同，那也正是人人之歌。這大約就是足以奠定了他在人類詩歌史上永久不拔的地位。所以無論在甚麼時代，甚麼社會，甚麼社

會的階層，那都有甚麼關係呢？——

「我讚美我自己，我歌頌我自己；

我以爲是的，你也將以爲是；

因爲屬於我的每一粒原子，

都如同你的一樣的美好！」（自己之歌）

又如——

「我相信在你的心中，有着我的靈魂；

在別人的心中，別人並不比你低卑，

你也不會低卑於別人！」（自己之歌）

又如——

「每一個屬於此地或任何地的人，都一樣的豐滿，都如同你一樣，

每一個人在行列中都有着他或她的地位！」

（我歌唱帶電的肉體）

又如——

「我歌頌一個人的自己，一個單純的隔別的個人，

但却說出了「德模克拉西」這個字，「全體」這個字。」

（我歌唱一個人的自己）

所以他是以自己的心，貫通了別人，理解了別人！以別人的所想，和要求，融溶在自己的心裏，孕育在自己的心裏，而韻味着，而歌唱着了！所以他唱着「自己之歌，」也唱着「伙伴之歌。」自己之歌發抒了伙伴的情緒；伙伴之歌也述說了自己的言語和心情。這便是人我調和，人我混融了的最高境界！

又如——

「我願意走到了樹林旁邊的河岸，

無矯飾的赤裸了全身，

我歡狂了，當自然這麼親切地接觸着我！」

又如——

「我不將人們領到餐桌，圖書館，交易所去，

我祇是領導着你們每一個男子和每一個女人到一個小丘上，

我的左手擁抱着你，

我的右手指點着大陸的風景和公路。」

他所有的全部愛自由，重解放的熱情，以及對於大自然的愛好，和歌頌，和讚美，正是由這種感覺這種要求出發的。這是人類永恆的要求！因此惠特曼的詩歌，在人類的歷史沒有消滅以前，也就要永久的存活着，——存活在人們的心的底裏的了。

此外他也以更廣大雄闊的詩心，和卓越睿智的特識，無差別地歌頌了宇宙，星星，以至於原子，和電子；總統和名將，以至娼妓和淫奔女；高山和大海，和無邊的草原，以至於一匹小草的葉子；心和物，以至於人類的肉體和精神。……凡這些，他都在其中看到了他們的同等的地位，和同樣的尊嚴，和各所有的獨特無比的美麗。不單是那廣闊深厚，無邊無際的平等博愛的心情，為自來的詩人所少有，即題材的普遍而廣泛的應用，主體的複雜而多方面，也足以說明了這是一個近代的新社會的詩人，這是新創造了的新時代的嶄新的歌手！

是的，新時代和新社會的嶄新的歌手！即使惠特曼並沒有完全生長在這樣的時代，或生長在這樣的社會，但至少是先見到這樣的時代，也預言到這樣的社會了。所以他說着——

「我也歌唱一個新的時代，

在足下是神聖的大地，在頭上是太陽。」

（自己之歌）

但說得最具體的，則是——

（從巴門諾克出發）

「我看見了一種力量，以不可抗拒的強力，在世界的舞台上正在前進。

我看見自由全副武裝，完全勝利，而且十分榮耀，

在他的兩邊，一邊是規律，一邊是和平，

這偉大的三位一體，都進行着反對了階級思想。

.....

我看見了千百萬的人們，來回的前進着，

看見古代貴族政治的陣綫和疆界的崩潰，

我看見歐洲帝王的界標被移去了，

我看見現在的人民開始了他們的界標，（別的一切都讓位了。）

自來沒有像現在一樣提出這棘尖銳的問題，

自來沒有過每一平常人的心靈這樣的有魄力，這樣的如同一位尊神！

.....

所有的民族都在交通着麼？地球不是將只有一個心臟了麼？人類全體不是正在改造着了麼？因爲，看哪！暴君顛倒了，王冠失墜了，

大地不安地正面對着一種新的時代，或者一種普遍的神聖的戰爭，沒有人知道其次將發生甚麼事情，——日夜都充滿了這樣的預兆。

未生的行爲，將現的事象，都隱現於我的周圍，

這不可知的粗暴和狂熱，這新奇的夢想之熱病，啊，年代嚟！」（近代的年代）

在階級的社會，看出了一種力量在反對了階級思想，並預言到了無階級的世界。而且也預言到了平常人，千百萬的人民，開始了他們的界標，開始了一向被蔑視，被蹂躪和踐踏了的平民和大衆（Mass）的自己的時代，開始了每一平常人的心靈都這樣的有魄力，都這樣的如同一位尊神！在這裏，惠特曼即使不說是一個革命的，至少也得是一個進步的，絕不爲自己的社會階層所限制，不爲自己的時代凝凍了的，澈底的人民的詩人，和未來的詩人！因爲他看到了平民或平常人的未來的偉大和命運，看到了平民或平常人所必然創造，必然實現的新世界，和新的「雄強的愛。」而這個世界，這種「雄強的愛，」又必然的在災難，或「神聖的戰爭」中誕生。——

「我在一個夢中做夢，我夢見一座城池，不可克服的受着地球上其餘全體的攻擊。我夢見那是友愛的新城池，

再沒有比雄強的愛還偉大的了，它領導着其餘的，它可以每一刻被看見在那座城池的人們的行動之中，在所有他們的言語和態度之中。」（我在一個夢中做夢）

其他像這樣的詩句，還美不勝收。就是爲這理由，所以他的詩歌，有一個時候，使我這麼沉醉，這麼嚮往。我神遊於他的詩歌的大海洋裏，我嗅到了它裏面的每一粒水珠，每一匹草葉的朗淨的，芳醇的氣息。這是那樣的清新，那樣的葱綠，充滿了生意和春意！因此隨拉隨擷，隨讀隨譯，不久也就集下了這些篇詩。至於說到如果還有其他的意義，那祇有讓讀者自己去賞味去了。

「一個孩子問：甚麼是草葉呢，滿滿的擷一把給我罷？」

我如何回答這個孩子呢，

我並不知道我比他更多些甚麼。」（自己之歌）

高寒，一九三六年，上海，一九四七年改作。

關於惠特曼的詩歌

L. 昂特梅爾

惠特曼的影響頗不易估計。它觸到文學的各方面，加速了同時代藝術的每一主流。

惠特曼曾經爲一個廣大的，並正在擴大着的羣衆所歡迎。他不單在美國，甚至於在英國，在全歐洲，都被稱爲先知，爲開拓者，爲叛徒，爲熱情的人道主義者。章葉集的全部結構與其說是排他的勿壽說是包容的；它的形式是始創的，動的，自由的。

不單是在比較地較小問題的形式上惠特曼成爲一個詩歌的解放者。他引導了走向德模克拉西的更廣闊的方面的道路。他帶着他的讀者出了發霉的微弱燈光的圖書館，到了粗野的陽光，到了清新的大氣。正如巴洛氏 (Barroughs) 所說的他是一個卓絕的新境界的詩人；他的著作有這強力「打開了門窗，拆下了鐵欄而不是安置了鐵欄，突破了形式，逃出狹小的境域，使讀者站立在山頭上而不是在屋角裏。」他之所以能够如此，第一，因爲他相信了生命的豐裕——在它的肉體的也同樣的在精神的表露上。他希求作爲一個整體而把握了生存而不是拒絕了如同有些人所認爲好像是瑣屑的或粗俗的東西。在他看來宇宙與平凡都是同義的。他承認他是基本的原始的事物之一部，他自己且永遠地和它們一致。由於他的感情的強烈，

他將自來被認為太無詩意的物質轉化了詩歌了。他的長詩自己之歌，便是一個莊嚴的例子。這裏「在世界的屋頂上」響震着他的「粗野的呼聲」一再被柔化，表現出一種抒情的狂歡和自然的新奇。

「我相信一匹草葉並不少於星星的工程，

螻蟻和一粒沙，和鶴鴉的卵，都同樣的完美，

雨蛙也是造物者的精工之製作，

飄動的懸鉤子將裝飾了天堂的草屋，

我手掌上的最小的齒鍵，可以嘲弄了所有的機器，

牝牛低頭嚼草的樣子也超越了任何的石像。

一匹小鼠的神奇，足夠使千千萬萬的異教徒失措了手足。」

正是由於這廣大的自然主義，這種對於熟習的對於土地的感情，纔使惠特曼別於他的同輩的巨匠而獨特地成爲美國的第一個詩人。這樣混合了平凡的和莊嚴的，這樣屬於種族的，而又是宗教的神祕主義的生命的活力都全是他的詩作。它以非常的熱情鋪陳在「橫過勃洛克賽的渡船」這篇詩作裏；它尖銳地強調了「斧頭之歌」的韻律；它明朗地響震在「擊鼓」這篇詩作裏。它永久地「在林肯總統的回憶」這篇詩作裏低語，（尤其是在當紫丁香花在庭園

中最近新開了的時候」這篇壯麗的挽歌裏），它加速了丁尼孫（Tennyson）所說「前進的光榮」的「大路之歌」；並在「從永久搖動的搖籃裏一舉起了神聖的犄角」。

惠特曼並不蔑視過去，沒有人比他這麼敏速地能看出過去的價值和光榮。但大部分的古代的榮華屬於它們自己的時代，那對於正在演變中的國家是陌生的，牠們並沒有在這塊土地上繁榮。歐洲詩人的創作，祇是為美國的軟弱而沒有創作力的歌手所模仿。他們好像祇傾向於將詩歌轉化為巴爾非支（Bulfinch）的「寓言時代」的學者的猶豫。祇注意到別的國家和古老國家的神話而昧於他們自己的活生生的民歌。在他的「展覽會之歌」裏惠特曼不單是寫出了他自己的信條，也說出了一篇新時代的宣言，尤其在這樣的詩句裏。

「來罷，繆司，從希臘與伊奧尼遷移，

請刪除了那龐大的付償過的眼目，

特洛伊的故事與亞奇里斯的憤怒與亞尼耶奧德賽的浪遊，

都揭開去，並留在你們的冰雪的巴爾納斯山的岩石上，……

為着要知道一個更美更新鮮的世界，一個廣闊的沒有嘗試過的國土，期待着你和要
求着你們呀！」

最後估計了惠特曼的書，還沒有寫出。惠特曼的廣闊，——和他的無成見，——都使他

的批評家們束手。在文人們看來，惠特曼的主要的貢獻乃是他的形式，稱他爲自由詩運動之祖，他們強調了他的流動的韻律，他的諧和的音色，他的抑揚的節奏，他的累積了一切瑣屑成爲交響樂的大結構。在哲學家看來，他是第一個現代的預言家；一種懷着壯麗的活力的狂熱的德模克拉西的思想。在心理學家看來，他最是自傳體的作家。他寫着「誰觸到他的著作便觸到了人。」對於一般的讀者他是一個「神聖的平等」的主唱者。讚美了他自己的熱情，廣大，高尚，而中心却是精神健全的，是肉感的，也同時讚美了人類。

但是使惠特曼成爲不朽的，並不是他的技巧或他的主題，而是他的精神。那是廣闊而無可抗拒的肯定，——惠特曼喜歡用的德模克拉西這個名詞，尤其是這樣的一個字。這加強了他所寫的任何事物，並這般深切地影響了以後的著作的精神（並不是文字）。在描寫一個普通妓女的詩歌裏正是組織了這種精神。「除非太陽排斥了你我纔排斥了你。」那強調承認了普通的地位，神化了不被注意的一匹螻蟻一粒細小的沙粒。

至於這種精神的範圍是無人能說出的。那是廣大的，肉感的，同時又是溫情的，神祕的。他呼叫着「生命的粗糙和俚俗」，却高舉了肉慾在生命與死亡之上。那對於它的影響，如同牧羊者的咒言之有着強力，也如同讚歌一樣的莊嚴。那的狂歡，甚至於那的博覽會主義，雖然爲一種素樸而粗率的飽滿的生命力所鼓舞，但仍充滿了一種寧靜的「壯麗的結合。」

那或者是一種太過於兼包並蓄的愛，一種旺盛的樂觀主義，比之於道，勃朗寧(Browning)都好像是一種貧血病。但是它的無差別的接受，乃是它的信仰的中心，在完全肯定的神祕的範圍內，包容了善和惡，美和醜。

譯自「近代美國詩歌」五至六頁，Louis Untermeyer 所作跋言。

惠特曼年譜簡表

一八一九年（一歲）

五月三十一日，生於美國紐約州長島之漢丁屯（Huntington）。

一八二三年至二四年（四歲至五歲）

移住勃洛克靈。

一八二五年至三十年（六歲至十一歲）

在克蘭柏里（Cranberry——勃洛克靈的一個小村落），入公立小學校。

一八三〇年至三二年（十一歲至十三歲）

爲律師事務所服役。

一八三一年至三六年（十二歲至十七歲）

兼習印刷業。

一八三六年至三七年（十七歲至十八歲）

任教於長島小學校。

一八三九年（二十歲）

任教師兼印刷職工，此時開始執筆作短詩。

一八四一年至四五年（二十二歲至二十六歲）

在紐約爲印刷職工。

一八四六年至四八年（二十七歲至二十九歲）

爲勃洛克靈日刊鷲鷹報（The Eagle）記者。

一八四八年（二十九歲）

以關於解放黑奴問題，與社長意見不合，脫離鷲鷹報。後至紐哦倫斯，爲新月報記者。數月後辭職北上，漫遊各地。

一八五一年至五四年（三十二歲至三十五歲）

繼父業爲建築師，住勃洛克靈。

一八五五年（三十六歲）

在勃洛克靈出版草葉集第一版。

一八五六年（三十七歲）

在紐約出版草葉集第二版，分量增多，凡三八四頁，包括詩歌三十二篇。

一八六〇年（四十一歲）

在波士頓出版草葉集第三版，凡四五六頁。

一八六二年（四十三歲）

南北戰爭爆發，行巡各地慰問傷兵。

一八六三年至六四年（四十四歲至四十五歲）

在華盛頓陸軍醫院，從事傷兵的看護和慰問。

一八六五年（四十六歲）

在華盛頓爲官廳僱員。出版桴鼓集（*Drum-Taps*）剛發行，值林肯被刺（四月十五日），發行終止，後增入林肯總統葬儀禮讚（*President Lincoln's Funeral Hymn*），及其他各詩，在華盛頓出版。

一八六七年（四十八歲）

在紐約出版的草葉集第四版，對於各篇秩序及分類，始作最後決定。

一八六八年（四十九歲）

W. M. 羅塞蒂（*W. M. Rossetti*）所編草葉集選集在英國出版。

一八七一年（五十二歲）

在華盛頓出版草葉集第五版的精裝本。

一八七三年（五十四歲）

患風濕病，半身不遂。母死。

一八七四年至七五年（五十五歲至五十六歲）

在與華盛頓隔河的紐幾爾賽的克母登（Camden, New Jersey）養病。貧且孤獨。

一八七六年（五十七歲）

於美國建國百年紀念日出版草葉集第六版。同年出版雙溪集（Two Rivulets）為詩與散文的合編。據稱兩書皆作者自己編定，且在克母登印刷。

一八七六年至七八年（五十七歲至五十九歲）

健康漸行恢復，可以出行，與自然接觸。

一八七九年（六十歲）

遊歷美國中西南各部。

一八八〇年（六十一歲）

旅行加拿大，在加拿大渡夏。

一八八一年（六十二歲）

出版草葉集第七版。

一八八二年至八三年（六十三歲至六十四歲）

出版草葉集第八版，最後刪改或增補，納羅全部詩作二百九十三篇。

一八八四年（六十五歲）

由克母登市，移至米克爾街（Mickle Street）直至死，皆住於此。

一八八五年至八七年（六十六歲至六十八歲）

舊病復發，且漸漸加重。

一八八八年（六十九歲）

出版冬枝（November Boughs）及詩與散文（1855—1888）全集。

一八八九年（七十歲）

爲紀念七十歲誕生日，出版草葉集，並附入七十年代沙粒（Sands at Seventy），及散文旅途回顧（Backward Glance over Traveled Road），以作紀念。

一八九一年（七十二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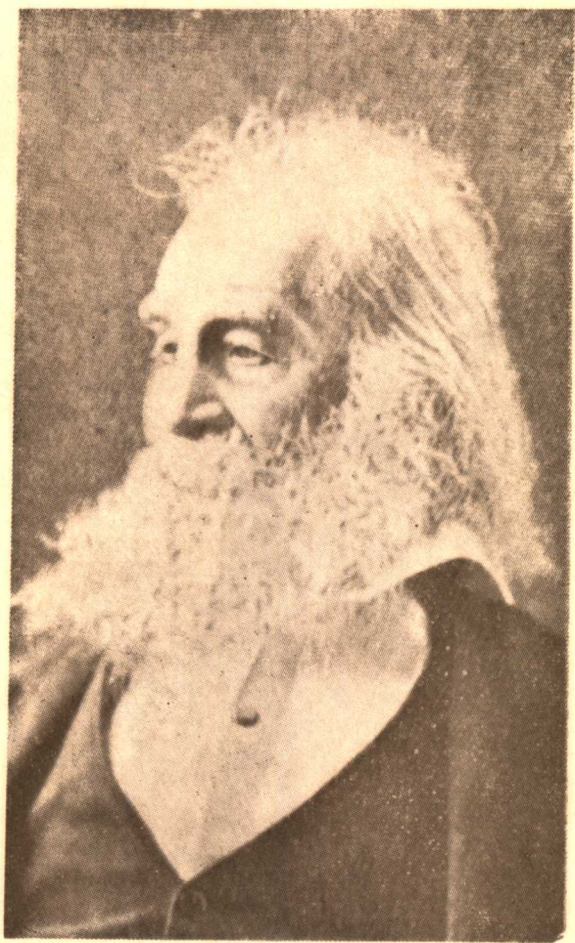
草葉集附錄第二部份「再會離我的幻想」（Goodbye My Fancy）由麥克來公司出版。病勢沉重。

一八九一年至九二年（七十二歲至七十三歲）

包括附錄一及附錄二之草葉集全集出版。散文全集出版。

一八九二年（七十三歲）

三月二十六日病重逝世。死後，全部著作由特來貝爾（Horace L. Trenbel）巴克（Richard Maurice Ducke）及海恩德（Thomas B. Harred）三人組織委員會，整理、編輯、負責出版。



曼特惠·脫華

目 錄

草葉集譯序·····	一
關於惠特曼「詩歌」·····	九
惠特曼年譜簡表·····	一五
銘言集 (Inscriptions)	
給外邦·····	一
開始我的研究·····	一
船的出發·····	二
我聽着亞美利加在歌唱·····	三
未來的詩人們·····	四
給你·····	五
從巴門諾克出發·····	六
自己之歌·····	三〇

亞當的子孫 (Children of Adam)

我歌唱帶電的肉體

一四九

從羣衆——搖蕩着的海洋

一六三

我倆，被愚弄如何的久

一六四

蘆笛集 (Calamus)

無論誰握着他的手

一六七

爲你，啊德模克拉西啲

一七〇

在春天我歌唱着這些

一七一

在日入時候我聽着

一七三

在路西安納我看見一株活着的橡樹的生長

一七五

給一個陌生人

一七六

大地、我的相似

一七七

我在一個夢中做夢

一七七

大路之歌

一七九

橫過勃洛克嶼的渡船

一八九

歡樂之歌.....	二二一
斧頭之歌.....	二二六
轉動着的大地之歌.....	二四七
青年、白天、老年和夜.....	二五八
候鳥集 (Birds of Passage)	
宇宙之歌.....	二六一
開拓者、啊開拓者.....	二六一
海流集 (Sea Drift)	
從永久搖蕩着的搖籃.....	二七七
淚滴.....	二九四
黑夜中在海岸上.....	二九五
路邊之歌 (By the Roadside)	
我坐而眺望.....	二九九
美麗的婦人們.....	三〇〇
母親和嬰兒.....	三〇〇

溜過一切之上.....	三〇一
給老年人.....	三〇一
桴鼓集 (Drum-Taps)	
一八六一年.....	三〇三
敲呀！敲啊！敲呀！.....	三〇四
從田地裏來的父親.....	三〇六
在我下面的戰慄而搖動着的年代.....	三〇九
愛莎比亞人向旗幟致敬.....	三一〇
伙伴啊當我的頭倚在你的膝上.....	三一一
林肯總統紀念集 (Memories of President Lincoln)	
當紫丁香花在庭園中最新新開了的時候.....	三一三
啊隊長我的隊長啊.....	三二一
曾經是人的遺泥土.....	三二四
秋之溪水 (Autumn Rivulets)	
牢獄中的歌手.....	三三五

給被釘十字架的人.....	三四〇
火炬.....	三四一
睡眠的人們.....	三四二
神聖的死之低語 (Whispers of Heavenly Death)	
現在你勇敢麼啊靈魂.....	三五九
神聖的死之低語.....	三六〇
一匹無聲的堅忍的蜘蛛.....	三六一
大草原之夜.....	三六三
最後的祈願.....	三六四
從正午到星光之夜 (From Noon to Starry Night)	
臉.....	三六七
別離之歌 (Songs of Parting)	
近代的年代.....	三七七
附錄	
關於介紹惠特曼.....	三八一

銘言集

給外邦（一）

我聽說你們尋求一些事物來證明這謎，這新世界，
並為美國，為她的強壯的德模克拉西下個定義，
因此我送給你我的詩篇，使你在其中看到你所需要的。

註：（一）一八〇年作。始題為給他邦（To other Lands），一八七一年改為現題，一八八一年收入銘言集。在一八六〇年時第一行作：

「我聽說你們正在尋求一些事物來代表這新的種族。我們的自己取得平衡的德模克拉西。」
至一八七一年增第二行。——譯者

開始我的研究（一）

開始我的研究，最初的一步使我這樣的歡喜，

僅僅意識這事實，這些的形態，運動的力，

最小的昆蟲或動物，感覺，視力，愛，

我說最初的一步使我這麼驚愕，這麼歡喜，

我不易走也不願走得很遠了，

祇是停留着徘徊了很久，在歡醉的歌曲中歌唱着它。

註：（一）作於一八六五年，一八六七年收入桴鼓集，至一八七一年始改入銘言集。第三行，一

八七一年加上「愛」字。五行及六行，在一八六五年時作：

「我永不走且永不願走得更遠了，

祇是停留着，一生徘徊着，在歡狂的歌曲裏，歌唱了它。」

——譯者

船の出發（一）

看哪，無邊的大海，

在它的胸腹上一隻船出發了，張着所有的帆，甚至於掛上了她的月帆，（二）

船旗在高空飄飛着，當她前進，她這麼莊嚴地前進，——下面競賽的濤浪，向前湧擠

着，

它們以發光的弧形的運動和浪花圍繞着船。

註：(一)一八六七年，標題爲船(The Ship)收入桴鼓集。至一八七一年改題船的出發(The

Ship Starting)，轉入銘言集。——譯者

(二)(Moonsail)爲船艙上高層的輕帆。

——譯者

我聽着亞美利加在歌唱

我聽着亞美利加在歌唱，我聽着各種不同的頌歌，

那些機器匠的，每人歌唱着他的歌，好像那纜是愉快而強健的，

木匠歌唱着他的歌，當他比量着他的方板或圓木，

泥瓦匠歌唱着，當他準備工作或歇息了工作，

船家歌唱着他在船裏所有的一切，手水在汽艇的甲板上歌唱着，

鞋匠歌唱着，當他坐在他的襪子上，帽匠歌唱着當他站立着，

伐木者的歌，犁田青年的歌，當他每天早晨走在路上，或者午間歇息，或者日落的時

候，

母親的美妙的歌唱，或者在工作的年輕的妻子的，或者縫衣或洗衣的女孩子們的，每人歌唱他或她而不是別的任何人所有的，

白晝有白晝所有的，晚間，青年的團體，強壯而友愛地，張嘴歌着他們的強健和諧的歌聲。

未來的詩人們

未來的詩人們喲！未來的演說家，歌者，音樂家喲！

並不是今日辯明了我，並回答着我甚麼，

乃是你們，一種新血液的，土生的，強力的，大陸的，比自來所知道的更偉大的，起來呀！因為你們必會辯明了我。

我自己祇是寫着一二指示着將來的字，

我祇是回旋的一瞬間前進，即急退到黑暗中去。

我祇是沒有完全停止遊行的一個人，不時的眺望着你們，於是又轉過臉去，
留下那使你們證明，使你們決定，
從你們期望着主要的事物。

給 你

陌生人啊，假使你走着遇到了我並願意和我說話，

爲甚麼你不和我說話呢？

又爲甚麼我不和你說話呢？

從巴門諾克出發

I

從我所誕生的魚形的巴門諾克出發，
爲一個完全的母親安全的誕生，並且發大，
漫遊了許多地方，一個熱鬧的大道的愛好者，
一個我的瑪納哈達城或南部的草原的住居者，
或者一個營盤裏的兵，或者背負着我的槍柄或行囊，或者是一個加里福尼亞的礦工，
或者粗陋的在德柯達森林中的我的家，食着飯食，從泉水中飲水，
或者退而深藏着的隱僻的地方，遠離了人羣的喧聲，
深思而冥想，不時的感到了快樂和幸福，
看到了新鮮的自由的給與者米梭里的巨流，看到了偉大的尼亞加拉大瀑布，
看到了在平原上吃草的野牛之羣，看到了多毛的，胸腹廣闊的牡牛，

看到了大地，岩石，鑑賞了五月的花朵，驚奇於星星，雨雪，
注意到反舌鳥的歌喉和山鷹的飛翔，
聽見了天曉時松杉的大澤中隱藏着的無比的鶉鳥的歌聲，
寂寞的在西方歌唱着，我也歌唱着一個新的世界。

2

勝利，聯合，一致，時間，
不可分解的結合，富裕，神祕，
永恆的進步，宇宙，現代的傳說，

這便是生，

這裏便是經過了多少苦痛和掙扎之後出現於表面的東西。
多麼的新奇！多麼的真實啊！

在足下是神聖的大地，在頭上則是太陽。

看哪，旋轉着的地球，

過去的大陸集合在一處消失了，

在現在與未來，南方與北方的大陸之間則有着地峽。

看哪，廣大的沒有蹤跡的空間，

它們如像在夢中一樣的變化，並迅速地完成，

在它們的上面，發生了無數的羣體，

現在它們被所知道的最先的人民，藝術，制度，掩蓋着了。

看哪，通過了時間，爲我

而投出了一種沒有捱際的聽衆。

他們堅定的，有規律的，走向前去，他們永不停止，

連續的人亞美利加人，幾千百萬的人，

每一世代都表演了它的部分，然後退下去了，

別的世代又接着表演，又輪流着退下去了，

轉面或回頭望着我，

回顧的眼光都望着我，在細細地聽，

3

亞美利加人喲！勝利者喲！前進的人道主義者喲！

最前進者喲！前進的世紀喲！自由喲！羣體喲！

這便是爲你而有的一張歌唱的節目。

草原之歌唱，

密士失必河的長流的歌唱，一直流到墨西哥灣，

阿海俄，印第安納，伊利諾斯，伊阿瓦，威士康新，和米尼梭達的歌唱。

從中心，從康撒斯前進，並由此等距離的前進。

歌唱着，以不斷的火的脈膊，投向着生氣勃勃的一切。

4

將我的詩帶到亞美利加，帶到南方和北方法，
使各處歡迎着這些詩歌，因為它們乃是你們自己所生的，
使東方和西方包圍了它們，因為它們將包圍了你。

你們先行者，親愛地和他們連接着罷，因為他們也親愛地和你們連接着。

我熟記了過去，

我坐在偉大的導師的足下學習，

現在是否適宜，那些偉大的導師，也轉來從我學習呢！

我將以這些諸州的名譽蔑視了古代麼？

爲甚麼這些乃是辯明了古代的古人的子孫呢？

5

死了的詩人，哲學家，僧侶，

殉教者，藝術家，發明家，很久以來的政治家，

其他地方：言語之形成者，

從前很強盛，現在却衰微，退步，和瓦解了的國家，

直到我做謙地知道你們所殘留在這裏的是些甚麼，我才敢前進，

我熟讀它，有了它是可羨慕的，（我在其間徘徊了片刻。）

我想着再沒有比它當得的，還要偉大，還要值得稱賞的了，

很長久的時候，全心注視着它，然後才舍棄了它，

現在，在這裏，我又和我的時代站在我自己的地方了。

這裏男性和女性的陸地，

這裏世界的男性繼承者，和女性繼承者，這裏物質之火燄，

這裏變化的，公開說話的靈性，

這裏永久向前的，可見到的形體的究竟，

這裏酬賞者，在長久期待之後現在正向前進行了，

是呀，這裏來了我的靈魂之主婦了。

6

靈魂，

永遠又永遠，——比赭黃而堅固的土地還遙遠，比流水的波瀾和漫流還悠久。

我願意唱着物質之歌，因為我想着他們也正是最精神的詩歌，

我願意唱着我的肉體和運朽的詩歌，

因為我想着這時我才以我的靈魂和永生的詩歌獻給了我自己。

我願意唱着這些諸州的詩歌，它們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會為別的一州所征服，我願意唱着一種詩歌，在各州之間，在任何兩州之間，日夜都有着禮讓；

我願意唱着使大總統可以聽到的詩歌，詩歌中充滿了鋒銳的武器，

在這武器之後，則是無數的不滿意的面孔；

我也唱着從萬人中形成的一人，

這有着利爪的，燦爛的一人，他的頭顱高出萬人之上，

有這堅決的戰鬥情緒，包容而且超出了萬人，

（無論別人有多高，他的頭顱總是高出了萬人之上。）

我承認同時代的國士，

我願意走遍了地球，謙恭地向每一個大城池和小城池致敬。

還有事業喲！我也願意歌唱着海上和陸上的英雄事業，

我願意以一個美國人的觀點，來述說了一切的英雄事業。

我願意唱着伙伴之歌，

我要指示了單獨者終於會結合了伙伴，

我相信在自己的心中，發現了健壯的愛之理想的人。

因此我從自己發散了那焦燒着我的自己的火簇，

我要舉起這太久太久被埋藏着的火種。

我要使它們完全燃燒，

我要寫着伙伴和愛福音之詩歌，

因為除了我誰還能明白了愛的悲愁和快樂呢？

除了我誰還是伙伴之詩人呢？

我是容易相信了性質，時代，和種族的人，

我從在自身的精神中的人民前進，

這裏便是無拘束的信仰的歌唱。

全體喲！全體喲！讓別人都看不見他們所不能看見的罷。

我却也歌唱着惡，我也祝福了惡的部分，

在我自己，我的善和我的惡一樣的美好，而我們的國，乃是——事實上我不能說是惡的，

（假使那真的是，那麼，這對於你，對於國上，對於我都如同別的事情一樣的重要。）

我也是跟隨着許多人，並為許多人跟隨着，開始了一種信仰，走下了舞台，

（假使我是命運不能不在這裏大聲呼叫勝利者的轟然的大叫，

誰知道呢，它們可以從我發出並飛翔於一切事物之上。）

每一事物，都不是為着自己的原故，

我說全地球，所有天上的星星，都是為着信仰的原故。

我說，人還一半的虔敬都不夠。

我說，人還一半的崇拜或讚美都不夠，

人還沒有開始想到他自己是如何神聖，未來是如何地確實。

我說這些諸州真實而永久的崇宏，乃是它們的信仰，

否則便沒有真實而永久的崇宏；

（沒有信仰，則品行和生命都是不值得稱述的，

沒有信仰，則國上，男人或女人也一樣。）

8

青年人，你現在作甚麼呢？

你們這樣嚴肅，這樣專心於文學，科學，藝術，愛情麼？

於這些表面的現實，政治，目的麼？

甚麼是你們的野心或你們的事業呢？

這是好的，——我並不有一字的反對，我也是他們的詩人，

但是，看哪，這麼快地冷却了，爲信仰的原故而燒毀了，因爲不是一切物都是熱，是不可知的火燄，是大地之主要的生命之燃料，對於信仰，需要着比這更多的燃料。

9

你這麼苦思，這麼沉默的追求甚麼呢？

伙伴喲！你缺少了甚麼呢？

你想着可愛的兒子是可愛的麼？

聽着可愛的兒子——聽着亞美利加，聽着兒子或女兒，極端地愛着一個男人或女人，是困難的事情，但那是一種滿足，那是一種偉大，但還有着比這更偉大的那是使全體一致的，那種偉大超越了物質，不斷地兩手張開着供給了一切。

10

你知道麼，一種更偉大的信仰的種子，唯一地灑是降在大地上，依於它的每一類我唱着下面的歌唱。

我的伙伴們。

你和我分享了兩個偉大，由此便生出了更豐富，更有光輝的第三個偉大。

我混合於我自己，可見的和不可見的，

河川傾注於神祕的大洋，

物質之先知的精神，在我的周圍閃動發光，

生命，一致，現在無疑的在我們所不知道的空中更接近我們了，

時時刻刻接觸了我的，便不會離開了我，

這些選擇，這些提示，要求着我。

並不是從童年時代每天和我親吻的人來親吻了我，

纏繞在我周圍的人抱持了我，

更抱持了我的乃是蒼天，是一切精神的世界，
他們對於我所做的是暗示了許多的主題。

啊，這樣的主题，——平等嚟！神聖的平等嚟！

在太陽下歌唱，如同現在一樣的前驅，或者當午或者在日落的時候，
音樂一樣的歌調，通過了許多時代，現在達到這裏，

我接受了你們的自由組合的諧音，

加入它們，並歡樂地離開了它們而前進。

11

當我在亞爾巴瑪走着我的清晨的漫步，

我看見反舌鳥的鷓鴣在荆棘叢中的小巢裏孵雛，

我也看見了雄鳥，

我停留在附近，聽着他鼓着喉頭快樂地歌唱。

當我停留在那裏，我想到了他，真的不祇是爲着那地方而歌唱，
也不單是爲他的伴侶，爲他自己，也不是那有齊同聲的一切，

乃是精細的，密祕的，在遠處的，
對於正在新生着的一種關心和隱祕的贈禮。

12

德模克拉西喲！在你的旁邊一管喉頭正在自己快樂地歌唱了。

我的女人喲！爲着屬於我們的，也超越了我們的孩子罷，

爲着那些屬於此地，和那些屬於未來的罷，

我準備着歡呼，對於那些正要唱出自來大地上所沒有聽過的更強健，更驕傲的讚歌的
人。

我願意歌唱着熱情之歌，來替他們開路，
還有你們，無法無天的叛逆者之歌，我以同類者的眼光和你和着拍子，
也如同別人一樣帶着你和我去。

我要歌唱着富裕之真實的詩歌，

爲要獲得了身心，無論如何，總是固執而且前進，並不爲死的威脅所終止。

我傾出了自我主義，並指示那乃是在一切之下，我願意做一個人格的歌人，

我願意指示了男女都是相互的平等，

性器官和動作喲！你們集於我身，因我決定勇敢的對你們明說，證明了你們是光明的，

我願意指示了現在沒有不完全，將來也沒有不完全，

我願意指示了無論任何人遭遇了甚麼，都可以成爲美麗的結果，

我願意指示了所遭遇到的再沒有比死還美麗的了，

我願意在我的詩歌裏穿上一條線，使時間和事件結合起來，

使宇宙的萬物都是完全的奇蹟，各各都是一樣的幽深。

我不願意歌唱着關於部分的詩歌，

我願意使我的詩歌，思想，關涉到全體，

我不願唱着關於一日的，但願唱着關於每日的詩歌，

除非關涉到全靈魂，我不能唱着一首詩，或一首詩的最小的一部分，

因爲看過了宇宙中的萬物，我發見了除非是歸泯到靈魂，並沒有個體，沒有個體之一部分。

13

有人問我看到靈魂了麼？

我看到了的，你的形體、面貌、人間、實體、野獸、樹林、奔流的河川、岩石，和沙土。

大家都握到了精神的歡喜後來都鬆了手了；

真實的肉體如何能死並埋葬了呢？

關於你的真實的肉體和任何男人或女人的真實的肉體，都曾逐條地從洗屍人的手裏脫出昇到了更適宜的境界。從誕生的瞬間到臨死的瞬間所增加了的，都帶帶着罷。

並不是印刷工人所安排的字模的循環印鑄，

在肉體和靈魂之中循環的乃是比男人的實體和生命比女人的實體和生命還多的一種意義，一種要點，

死以前和死以後是沒有甚麼差別的。

看哪！肉體包含了，肉體也便是這種意義，這種要點；

肉體也包含了，肉體也便是這種靈魂；

無論你是誰，你的肉體或這肉體的任何一部分，都是多麼的壯麗，多麼的神聖！

14

無論你是誰都不斷的向你訴說罷！

大地的女兒嚙你期待着你的詩人？

是否你們期待着舉手而高呼的人？

舉手向着諸州的男性，向着諸州的女性，

歡呼着言語，歡呼着對於德模克拉西的大地的言語。

交錯着的糧食豐足的大地嘯！

煤與鐵的大地嘯！黃金的大地嘯！棉花，糖，米穀的大地嘯！

小麥，牛肉，猪肉的大地嘯！羊毛和麻的大地嘯！蘋果和葡萄的大地嘯！

世界牧場和草原之大地嘯！空氣清新廣闊高原之大地嘯！

牧羣，花園，和健康的瓦屋之大地嘯！

吹着西北哥倫比亞風的大地，吹着西南科羅拉多風的大地嘯！

東方契沙貝克的大地，德拉瓦的大地嘯！

安提利阿，伊里，休倫，密執安的大地嘯！

古老的十三洲的大地嘯！馬色朱士的大地嘯！瓦爾蒙特和康耐特加的大地嘯！

大洋岸的大地嘯！山脈和山峯的大地嘯！

身子和水手的大地嘯！漁人的大地嘯！

不可分解的大地嘯！緊握在一處的大地嘯！熱情的大地嘯

互相並立着嘯！年老和年青的弟兄嘯！可愛的手足嘯

偉大婦人的大地嘯！女性嘯！有經驗的姐妹和沒有經驗的姐妹嘯！

遙遠的大地嘯！遠接着北極圈嘯！風吹透的墨西哥嘯；複甦嘯！結合嘯！

賓塞爾維尼亞嘯！維爾基尼亞嘯！二重的加里福尼亞嘯！

啊，每處及一切，我都愛着！我的無畏的民族嘯！啊，無論如何我總以完全的愛包圍了

你！

我不能離開了你，不能比別的還快離開了你！

啊，死嘯！啊，爲着那些一切，此時我還能見到你，懷着我的不可抑制的愛！

漫步於英格蘭，一個朋友。一個旅行者，

在巴門諾克的沙灘上，夏天的川水，浸濕了我的赤跣的足，

橫過了草原，又再住居於芝加哥，住居於每一個城市，

欣賞了風景，生產，進步，建築，藝術，

在大廳裏聽過了男演說家和女演說家的講演，

在生之時，屬於諸州，並通過了諸州，每一個男人和女人都是鄰人，

路西安納人，佐治亞人，在我的身邊，如同我之在她或他的身邊一樣，

密士失必人，和亞爾康新人，和我在一起，我也和他們任何人在一起，

又在主流的西部的平原，在我的瓦屋裏面，轉到東邊在海濱州，或在馬里蘭。

又在康納德人的快樂而勇敢的冬天，冰雪也歡迎我，

也是馬因，是格蘭特洲，是尼拉格塞灣州，是恩佩爾州的一個真實的兒子，

又航行到了別的海岸，歡迎了每一個新的兄弟，

在這裏，當新的人和舊的人結合了的那時刻，適用了這些詩歌；

我自己也來到這些新人們的中間，成爲他們的伙伴和同等的人，現在也親自走向你們來了，

要連合了你和我共同了行動，性格，和歡賞。

15

堅定的和我相攜着，但急劇的，急劇的向前。

因爲你的生命固附於我，

（在我同意真實地給你以我自己之前，我不能不有幾次的說服，但那是甚麼呢？自然也必須有幾次的說服麼？）

我不是甜美精緻的人，

有着濃髻，焦黑，灰頭，不馴，我來到了，

當我走過的時候，我爲這宇宙的確實的獎品而角鬥，

我將這獻給了能够保持了勝利的人。

16

我在我的道路上停留一會，

這裏爲着你，這裏爲着亞美利加嚨！

但我們仍然高舉了現在，仍然預言了這些諸州的幸福和莊嚴的未來，

爲着過去，我公表了紅印第安人所有的歌曲。

紅印第安人

留下了自然的呼吸，風和雨的聲音，如鳥獸一樣的在森林中呼叫着，給我們這樣的名
字：

阿柯尼、枯沙、阿達瓦、漫濃加希拉、蘇克、南次、查達虎契、開克達、阿洛諾柯，

瓦巴斯、米亞米、沙鷄納、契比瓦、阿斯柯士、瓦拉瓦拉，留下了這些給他們所集散的諸州，給大地和川水以這樣的名字。

17

此後即擴張着而且飛快的，

元素、種族、調和、騷動、迅速和大胆，

又是一個最初的世界，連接着的，關枝的光榮之列樹，

新的種族，以一種新的戰爭支配了以前的種族，且更要強盛，

新的政治，新的文字和信仰，新的發明和藝術。

我高聲宣佈了這些——我不再睡下了，我祇有起來，

像們海洋喲，現在都在我的心中平靜下去了！我如何地感覺到你的無底，寧靜，正在準備着空前未有的狂濤和暴風雨。

18

哪，在我的詩歌裏面，並進的大汽船，

看哪，在我的詩歌裏僑民仍不斷的前來並且上陸，

看哪，一排的土人的小屋，走道，獵人之家，平底船，玉蜀黍之葉，開墾的土地，土牆，森林後面的小村莊，

看哪，在一邊是西海洋，另一邊則是東海洋，它們如何地在我的詩歌中起伏如同在自己的海岸上起伏一樣，

看哪，在我的詩歌裏面的牧場和森林——看哪，廣悍的和馴順的動物，看哪，在超過了

卡瓦，無數的野牛在草地上吃草，

看哪，在我的詩歌裏面，廣大的內陸的城池和土地，

有着寬整的道路和鋼鐵和石灰的建築，不斷的交通和貿易，

看哪，在大西洋的深處，亞美利加的脈膊通到了歐洲，歐洲的脈膊也正在歸來，

看哪，強健而迅速的火車頭當它前進的時候，喘息着，嗚叫着汽笛，

看哪，農人們在耕田，——看哪，礦工在開礦——看哪，這無數的工廠，

看哪，機器師在車床上忙着製造器具，看哪！在他們之中出現了穿着工人服裝的更卓越的法官，學者，和大總統。

看哪，徜徉於諸州的商店和田野，我日夜都喜歡親近，

在這裏聽着我的詩歌有着大聲的回響，——讀着最後來到了的指示罷。

19

啊伙伴，近前來喲！啊最後祇是你和我，祇是我們兩個人。

啊一句話肅清了一個人面前的無限的道路！

啊某種陶醉而不可名狀的東西！啊粗野的音樂喲！

啊現在我勝利了——你也將勝利：

啊手牽手的，——啊全體的歡欣，——啊不斷的喜愛者和希望者喲！

啊堅定的緊握着，急遽的，急遽的和我更向前去喲！

自己之歌(1)

1

我讚美我自己，並歌唱我自己，

我以為是的，你也將以為是，

因為屬於我的每一個原子，如同你的一樣的美好。

我優容和邀請了我的靈魂，

我俯視而優閒地觀察了一匹夏天的草葉。

我的舌，我血液中的每個原子，從這種泥土，這種空氣構成，
都同一樣的生於這裏，從同一的父母所生。

我現在是三十七歲了，完全健康，

希望着生活下去，一直到死。

信仰和教育都不再繼續了，

退休一會，以它們爲滿足，但絕不會忘記。

我懷抱着善和惡，我許可在每一時代中說話，

自然無阻，有着一種原始的力。

2

屋子和房間裏充滿了芳香，框架上也充滿了芳香，（2）

我自己呼吸了這種香味，我知道它，也歡喜它，

這種薰芳之氣，將使我沉醉，但我不願散失了它。

大氣並不是一種芳香，它沒有薰香味，它是無味的，

但它永適宜於我的呼吸，我愛着它，

我願意走到了林邊的河岸，無僞飾的赤裸了全身，

我歡狂了當它這麼親切地接觸着我。

我自己呼吸的熱氣，

回聲，水聲，悉碎的細語，愛根草，合歡樹，枝杈和籐莖，

我的呼氣和吸氣，我的心的跳動，血液和空氣在我的肺裏的流動，

綠的葉子和黃的葉子的吐氣，海岸和黝黑的海邊的峭岩和放在倉房裏面的穀草，

我說出的文字的聲音散佈在風的漩渦裏，

少許的輕微的親吻，少許的輕微的擁抱，一種手臂的團擁來，

當柔軟的樹枝的搖擺，樹枝裏面光和影的嬉戲，

獨自一人快樂的，或者在擁擠的大街上，或者順着田邊，或者山旁的小道，

健康之感，正午時候的聲音，由草地上升起迎接着太陽的我的歌聲。

你記着了一千畝還多了麼？你記着了地球還大了麼？

你習習了還久，學習着閱讀了麼？

你覺到理解了詩歌的意義會是這樣的驕傲麼？

日夜和我在一處罷，你將有了一切詩歌的原始，

你將有了大地和太陽的美好，（還有着千萬個的太陽遺留着）

你將不再從第二手或第三手認識事物，也不從死人的眼睛觀看一切，也不從書裏面的鬼

魅而獲得了飲食，

你也不會從我的眼睛觀察，從我而獲得一切，

你將靜聽着各方面，並由你自己而濾取了它們。

3

我曾經聽過談話者的談話，談到了終和始，

但我並不談說着終和始，

除了現在，再沒有任何的开始，

除了現在，再沒有任何的青春和年歲，

也是除了現在，永不會有任何的完全，

除了現在，不再見任何的地獄或天堂。

奮進，奮進，奮進，

世界永遠是生殖的奮進！

從同樣進行着的相反的暗面，總是充實而且增加，總是生殖，

總是一致的結合，總是變異，總是生命的滋生。

苦心經營是沒有效的，學習和忘記知道了那是如此。

如同最確定的東西那樣的確定，在正直中的正直，

在秤桿上精密的稱過，

如同一匹馬一樣的強壯，熱情，傲驕，有電力，

我和這種神祕，我們都站在這裏。

我的靈魂是明澈而甘甜的，一切非我的靈魂也是明澈而甘甜的，
缺少了一樣就兩俱缺乏。不可見的乃是由可見的而證明，

直到那又成爲不可見，並輪到它自己而接受了證據。

指出了最美好的，並使它從最壞的年歲，惱恨的年歲，區別開來，

知道了萬物的最完美的配合和安定，當他們爭論着，我却沉默着，去沐浴去，且讚美了

我自己，

我的每一種感官和屬性是可愛的，任何熱情而潔淨的人的感官和屬性也是可愛的，沒有一寸，沒有一寸的任何部分是壞的，也沒有任何部分比其餘的更不值得親近。

我被滿足了，——我看，我跳舞，我歡笑，我歌唱；（3）

就好像緊抱而相愛的同寢者，通夜睡在我的旁邊一樣，當天剛亮，就輕腳輕手的退去了，留給了蓋着雪白的毛巾的籃子，屋子充滿了它們的雙饑，

難道我應當躊躇着我的接受和認識，並爲我所見的兩驚叫麼，

當後來我見它們在路上標出了它們的價值，

一分，一厘，一樣，兩樣？

旅行者和探問者圍繞着我，

我所遇到的人民，我早年的生活，或者我所居住過的城堡或國家對於我的影響，最近的日子，新的發明，冒險，社會，新的和舊的著作家，

我的飲食，衣服，社交，視察，問候，債務，

我所愛的一些男人或女人的實際的或想像的無差別，

我的家人或我自己的患病，或者錯誤，或遺失了金錢，或者滾滾或進升，

戰場，內爭的恐怖，可疑的新聞的狂熱，適當的事情，

這些日夜都到我這裏來，又從我離去了，

但他們並不是我自己。

離開了牽者或拉者，我站立着，

快樂，自足，慈悲，攸閑，昂然的站立着，

下面是選手，或者屈着一支手彎着，

看着圈子裏面的人頭，好奇的觀望着，就要發生的事情，

場裏場外的人都觀望着，驚奇着。

往回看，我看見我自己的日子，我流着汗和言語學者和辯爭者在霧靄中通過，我沒有嘲笑和主張，我證明而且期待着。

5

我相信在你之中有我的靈魂，在別人，我必不會以爲它比你低卑，你也不會低卑於別人。

和我在草上優遊吧，鬆開了你的歌喉。

我不需言語，或者歌唱，或者音樂，不要例規或演說，不要，即使是最優者，我祇喜歡安靜，你的關閉了的歌聲的低吟。

我留心到如何的有一次我們躺着在透明的夏天的早晨，

你如何的將你的頭，壓住了我的嘴唇，並柔和的在我的身上轉動，並撕開了我胸前的汗衣，將你的舌頭伸到了我的裸露着的心上，直到你觸到了我的鬍子，直到你握到了我的兩足。

即刻在我的周圍興起和展開了那越過了大地的一切的主張的知識和平，因此我知道了上帝的手便是我自己的約言，

上帝的精神便是我自己的兄弟，

而一切出生的人也都是我的兄弟，一切的女人都是我的姊妹和我的情人，而創造的骨骼便是愛，

無限的乃是僵墜在田地裏的樹葉子，

和葉子下面小孔穴裏的櫻色的蟻，

虫蛀的藩牆上面的霉菌，亂石堆，蒼老的毛茸的牛蒡草。

6

一個孩子說：甚麼是草呢？兩手滿滿的摘了一把送給我罷，我如何回答這個孩子呢，我知道的並不比他多。

我猜想它必是我的意旨的旗幟，由希望的碧綠的物質所織成。

或者我猜想它是神的手巾，

一種掉落了芳香的贈禮和紀念品，

在角落上或者還記着主人的名字，所以我們可以看見並且認識，並說着「誰的呀？」

或者我猜想這草的自身便是一個孩子，是植物所產生的嬰孩。

或者我猜想它是一種一律的象形文字，

它的意思乃是在寬廣的地方和狹窄的地方都一樣的發芽，

在黑人 and 白人中都一樣的生長，

開納克人，塔卡河人，國會議員，可弗，我給他們，我從他們獲得的都是一樣？（4）

現在，它對於我，好像是墳墓的未曾剪割的美麗的頭髮。

捲曲的草喙！我願意小心的看待你，

你或者是從青年人的胸脯上生長出來的，
對於他們，假使我知道了他們，我會很愛他們的，
或者你是從老年人，從剛從母親的襁褓裏取來的嬰兒的胸脯上生長，
而在這裏你便是母親的襁褓。

這匹草對於年老的母親的白髮是太過於暗黑了，
比老人們的無色的鬍子還要暗黑，
暗黑得好像出於柔軟的紅色口蓋的下面。

啊，究竟我看出了這麼多的說話的舌頭了，
我看出它們之出於口蓋不是沒有原因的。

我願意我能翻譯出關於死了的青年人和女人的示意，
關於青年人和母親們和剛離開了她們的襁褓的嬰兒的示意。

成爲青年人和老年人你想到了甚麼呢？

成爲婦人和小孩子們你想到了甚麼呢？

他們在某個地方仍然健在的生活着，

這最小的幼芽指示了並沒有真正的死，

即使有着死那乃是引導到生，並不是等待着讓終結捕捉了它。

一切都前進又上進沒有什麼東西消滅，

死並不是如同人們所想的，而是幸運者。

7

有任何人想到生是幸運的麼？

我很快的告訴他或她，那恰如死一樣的幸福，我很知道這。

我和死者一樣的經過了死，和新洗沐的嬰兒一樣的經過了生，但在我的帽子與皮鞋之間

我並不滿足，

我閱讀複雜的事物，沒有兩者是相同，而各各美好，大地是美好的，星星是美好的，附屬於它們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我並不是大地，也不是大地的附屬物，

我是人們的朋友和伴侶，一切都如我一樣的不朽而且無窮，

（他們並不知道如何的不朽，但我知道。）

每一類都爲着它的本身和自己，爲我則是我的男性和女性，

爲我，那些人成爲男子並且戀愛着女人，

爲我，男子驕傲着，並感覺到被輕蔑是如何的痛苦，

爲我，情人和老女人，爲我母親和母親們的母親們，

爲我，嘴脣有着微笑，眼角裏帶着了眼淚，

爲我，孩子們和孩子們的生育者。

揭開呀！你對於我是無過的，也不陳腐，也無不互相配合，

我通過了無論是白布和花布我看出了，
我圍繞着固執，貪求，精進，不能被搖落開去。

8

幼小者睡眠在它的搖籃裏，

我掀起面紗看了好一會，並輕輕地用我的手揮開了蒼蠅。

兒實和紅面頰的女孩，仰望着林木叢生在山上，

我從山頂上窺望着他們。

自殺的肢體臥在寢室裏的血泊的床榻上，

我親見着帶着浸溼了的頭髮的死屍，我注視着子彈所注入的地方。

馬路上的噪喋，車輛裏的疲勞，鞋底上的淤泥，閒遊者的談話，

沉重的馬車，馬車夫和他的疑問的大姆指，馬蹄走在花崗石地板上得得的響響，

雪車丁當的鈴聲，大聲的說笑，雪球的投擊，大衆贊成的呼聲，被激怒了的暴徒的憤怒，有着宿幕的轎子的翻動，一個病人在病院裏的心的痛楚，仇人的相遇，突然的宣誓，打擊和跌倒，激動的羣衆，帶着星章的警察飛快地跑到羣衆的中心，無知的頑石接受和送回了這多的回聲。

中暑或患顛癇病者的過飽或半飢餓的可怕的呻吟，忙回家去生孩子突然被促住了的婦人的可怕的叫聲，生和死的演說，禮節上的啜泣，總是在這裏抖着，罪惡和侮蔑者的捕捉，淫邪的發生，邀請，骨都着嘴唇的拒絕，我都留心到它們，或者表示或者和它們共鳴——我來到了我又離開了。

9

鄉村裏倉房的大門打開而且準備着了，收成時候的乾草載上了緩緩拖拽着的車，

明澈的陽光，照着櫻灰色和綠色交織着的大地，
灣灣的鎌月在滿抱滿抱的割取着。

我在這裏，我幫助着，我爬在車載之上，
我感覺到輕微的顛簸，我交叉着兩腳，
我躍過了車上的橫檔，摘了一把荷蘭豆和罌子草，
並翻仰着，我的頭髮上滿是些麥穗。

10

我在很遠的荒山野外佃獵，
漫遊而驚奇於我的輕快和昂揚，
在天晚時選擇了一個安全的地方過夜，
燒起一把火並烤熟了所獵獲到的野味，
將在集來的燕子上酣睡，讓我的狗和槍在我的旁邊。

在風帆下面的美國人的船艙，衝過了閃電和急雨，

我的眼睛凝望着陸地，我在船首上點着頭，或者在艙面上歡快地叫了，

水手們和拾蚌的人很早就起來爲我而停留着，

我將我的褲腳捲在靴筒裏，上岸去玩得很痛快，

在那一天你當是和我們在一起，圍繞着我們的野餐的小鍋。

在遠處的西邊，我曾經看見過獵人在露天下面的結婚，新婦是一個紅人的女子，

她的父親和她的朋友們在旁邊盤腿坐着，無聲地在吸煙，他們都穿着鹿皮鞋，肩上披着

大而厚的氈條，

在堤埂上，這個獵人差不多全穿着皮衣，他的蓬鬆的鬍子和捲髮，遮蓋了他的頸子，他

牽着新婦的手優閒地走着，

她有着很長的睫毛，頭上沒有帽子，祇是她的健美的頭髮，披拂在她的豐滿的四肢，一

直到了她的腳脛。

逃亡的黑奴到了我的屋子的前面站着，

我聽着他在摘取木樁上的小枝，

從搖動着的廚房的半開着的門我看見他是那樣無力而羸弱，

我走到他所坐着的木頭上領他進來，担保了他的安全，

並滿滿的盛了一桶水讓他洗沐了他的污垢的身體和負傷的兩腳，

給他一間由我的住屋進去的屋子，給他一些粗糙而乾淨的衣服，

於是好好的想到了他的轉動着的眼珠和他的笨拙，

想到了塗些藥膏在他的頸上和踝骨的瘡痕上面，

在他還沒有復元，和到北方去以前，他和我同住，

我讓他在桌子旁邊緊靠我坐着，我的火槍則斜放在屋子的一角。

II

二十八個青年人在海邊洗澡，

二十八個青年人而且都是這樣的互相如愛；

二十八個女性一樣的生活而且都是這樣的幽獨。

她有着高埂上的精美的屋子，

她健康而美麗地躲在薔葉的背後。

這些青年人中她最愛的是誰呢？

啊他們中的最純樸的，對於她是最美麗。

小姐喲！你到那裏去呢？因為我看見你，

你在那裏的水中戲水，但仍然在你自己的屋子裏經營。

踉着，笑着，沿着海邊，第二十九個兄弟來到了，

別的人沒有看見她，但她看見了他們且深愛着他們。

青年人們的鬍子以浸水而閃光，水珠從他們的長髮上流下來，
流遍了他們的全身。

一隻不可視見的手也撫摩遍了他們的全身，

它微顫着從額角從肋骨撫摩着下來。

青年人們仰面浮着，他們的雪白的肚子隆起着向着太陽，他們並沒有想到有誰緊握住了他們，

他們並沒有知道有誰俯身向着他們在微微地喘息，他們並沒有想到他們飛濺着的水花猛撲了誰。

12

屠人的兒子脫下了他的圍裙，或者在市場的案桌上霍霍的磨礪着屠刀，我徘徊着，欣賞了他的敏捷，和他的來回的推動。

有着汗垢而多毛的胸脯的鐵匠圍繞着鐵砧，

每個人用盡全力，揮擊着他的大鐵錘，在火裏面有着一種高熱。

從滿是炭屑的門檻上我跟着他們的動作，

甚至於他們腰肢上的曲綫，都隨着他們的碩大的手臂而震動，

在他們的手上鉄鏈揮擊着，在他們的手上這樣的沉着，在他們的手上這樣的準確，

他們決不匆忙，每個人都打擊在他的地方。

13

黑人緊緊的捏着四匹馬的韁繩，大捆的行李捆在束縛了鍊子的下面，

趕着在工場的一長串的馬車的黑人，高而堅定的一隻腳站在踏板上，爲的是要保持了身體的平衡，

他的願盼安靜而威嚴，他從前額上將帽掀向後面去，

太陽閃照着他的捲曲的黑髮和鬍子，閃照着他的光澤而健壯的肢體的黑色。

我看到這個圖畫上的巨人，我愛着他，但並不在那裏停留，

我也和車輛一樣的前進了。

在我的心中，無論生命的撫愛者移到了什麼地方，後退也如同前進一樣，對於身邊的事物和一個小學生的點頭，並不錯過了一個人和一件事物，一切都吸收於我自己，並爲着我的這篇詩歌。

孜孜地負着鞭或者停止在樹蔭下面的牡牛嚼，在你的眼睛裏所表現的是什麼呢？
那對於我好像比我在我的生命所讀過的一切的書籍還多。

我整天的長遊和漫遊，我的步履驚起了野鴨之羣，
他們集攏來緩緩地在四圍翱翔着。

我相信了這些帶着翅膀的願望，
也承認了紅的，黃的，白的，在我的心中嬉遊，
也想到了綠的，紫的，叢樹在山頂上的用意，
也不因為海鷺並不是別的東西而說她是無價值的。

樹林中的樑鳥從來沒有學習過音樂，但在我看來仍然歌唱得很美麗，
栗色馬的一瞥，也使我羞愧於自己的愚拙。

粗野的漢子引導他的羊羣通過了寒冷的夜，
他叫着「呀——嗚」，並將這聲音傳過來如同一種邀請，
無智的人還以為它是無意義的，但我却親切的聽着，
竟出了它的目的，並體身於那裏，向着冬夜的天空。

北方的織足鼠，在屋子裏回的貓，美洲雀，山犬，
用力吮吸着，鳴叫着的母豚乳房的小豬羣，
火雞的幼雛，和張開翅膀的母雞，
我看出在他們和我自己之中的同一的悠久的法則。

我的腳踏在大地，躍出了一百種感情，
它們蔑視着我對於它們所能做出的至善。

我醉心於門外的生長，
於生活在牧羣或海洋或樹林的氣味的人們，

於建築者和船上的舵工，和鎚斧的揮擊者和馬夫，
我能够整星期的和他們在一處飲食和睡眠。

凡物之最平凡，最廉賤，最近，最易的却是我，

我走進去尋覓我的機會，我用盡了我的偉大的酬賞，

以最初賦給我的將從我取去而裝飾了我自己，

並不要求爲着我的好意而天空降落，

祇是永遠自由地將它散播。

15

高處的喉管歌唱着純粹的高音，

木匠在修理着地板，鉋子的鐵舌發出咻咻的聲音，

已結婚和未結婚的孩子們騎着馬回家去享受了他們的謝恩節的夜宴，

舵手抓住了舵柄用着一度強力的手臂使它傾斜了，

船長緊張的站在鯨船上，槍矛和鐵叉都已預備好了，

獵野鴨的人無聲的走着並小心的瞄準着，

教會的執事們，被注定了在神壇上交叉着兩手，

紡織的女郎在巨輪的鳴聲裏進退着，

農夫停留在柵欄的旁邊，當他星期日休息並來查看了他的雀麥和裸麥，

瘋人終於被捉進瘋人院的小屋子裏，

（他再不能熟睡了，如同他在幼小時候在母親的寢室裏的小床上一樣；）

有着灰白頭髮和消瘦下顎的印刷工人在他的屋子裏工作着，

當他轉動着他的烟捲頭，他的眼光却矇矓的望着原稿紙；

殘廢的肢體緊縛在外科醫生的台子上，

被割去了，却可怕的丟擲在桶裏；

黑白混血的女孩子被放在拍賣的地方出賣，醉漢在酒館裏的爐子旁邊打盹，

機器匠捲起了袖子，警察在巡邏着，看門者在注意着過路的人，

青年人在趕快車，（我愛他，雖然我不認識他；）

混血種人穿着跑鞋在運動會中賽跑，

西方的土耳其射擊，吸引了老年人和青年人，有的斜倚着他們的來復槍，有的坐在木頭

上，

從羣衆中走出了記分的人，他爬上台去，覓到了自己的座位，新來到的移民的團體滿佈在碼頭上和堤埂上，

毛頭的人在甜菜地裏鋤地，監視的人坐在馬鞍上看守着他們，

跳舞廳裏喇叭的吹奏，紳士們都跑去尋覓了自己的對手，跳舞者相對着鞠躬，

青年人清醒的躺在松木爲頂的望樓上靜聽着有節奏的雨聲，

米西甘的住民在休命湖的小河灣地方張網捕獵，

紅印第安人的婦女包裹着紅色鑲滾的圍裙，面前擺着鹿皮鞋和有繡飾的手袋子出賣，

鑒賞者沿着展覽會的長廊以半開閉的眼睛俯視着，

水夫們將船靠穩，船上的踏板爲着旅客的臨時走過而拋下來了，

年青的妹妹持着一縷線，年長的姊姊將它繞上了線球，並時時停下來尋覓了線頭。

新婚一年的妻子已復元了，並因爲一星期以前生下了頭一胎的孩子而快樂着，

有着美髮的美國女子，在縫衣機上，或在公司或紗廠中工作着，

築路者倚着他的雙柄的大木槌，訪員的鉛筆如飛一樣的在日記本上書寫，掛招牌的人在

用藍色和金色寫着楷字，

運河的孩子在沿河的小道上慢慢的走着，書店掌櫃在櫃台上算帳，鞋匠在拖着他的蜡

線。

導演者指揮着樂隊的節拍，全體的演奏者都奏起樂來，

小孩子受了洗了，新皈依者做了他的最初的職務了，

競賽的船舶滿佈在河灣裏，競賽開始了（雪白的帆如何的潑着水前進啊！）

看守着羊羣的牧人，向將要迷失了的羊羣歌嘯着，小販子背上背着自己的貨品，（購買者爭論着畸零的一分錢；）

新娘子整理好了她的雪白的禮服，時計的秒針這麼遲緩的移動着，

吸雅片煙者倚靠着僵直的頭，並張着兩唇，

賣淫婦斜拖着披肩，她的頭巾在她的酩酊的粉刺的脖子上飄蕩着，

聽了她的極下流的咒罵，衆人在嘲笑着並做怪樣且彼此睜眼，

（悲哉！我並不嘲笑你的咒罵，也不揶揄着你。）

大總統召開內閣會議，大祕書們圍繞在他的周圍，

在大廣場上，三個看護婦在莊重地和愛地散步並且手挽着手，

捕魚的船夫們來回的將鱈魚一挑挑的裝在簍子裏，

米梭里人橫過了平地在點數着他的器物和牛羣，

當收錢的人在車子裏通過，他叮嚀着手中的零錢使人注意，鋪地板的人在鋪地板，洋鐵匠在釘着屋頂，泥匠在呼叫着要他的灰泥，工人們扛着灰桶，成單行的魚貫前進。

季節迫趕着，無數的羣衆聚攏來了，這是美國的國慶日，（如何的響震着禮砲和槍聲呀！）

季節迫趕着，農人在耕耘着，鋸工在鋸着，冬天的種子下種在土裏，在湖沼的旁邊捕刀魚的人，在冰凍的湖面上的小孔裏守候着，期待着，樹枝密密的圍繞在新墾地的周圍，黎民用斧頭深沉的劈着，黃昏時，平底船的水手們，在木棉和洋胡桃樹的附近飛快地駛着，

獵山狸的人行走着通過紅河流域，通過德尼西河和亞爾康沙斯河所流灌的地方，在加塔霍支或亞爾塔馬哈的暗夜中火炬的光輝照耀着，（5）

老神甫們坐下來晚餐，兒子們，孫子們，重孫們圍繞在旁邊，在瓦窰，在天幕之中，獵人們因一天的疲勞而休息了，城市睡眠了，鄉村也睡眠了，

生者到時候也睡眠了，死者到時候也睡眠了，

這些都傾注到我的心裏，我也傾注到了它了，
這些都是或多或少的我自己，
也就是關於這些的個體和全體我織成了我自己的歌。

16

我是年青的和年老的，是愚蠢的如同是智慧的一樣，
並不漠視了別人，永遠的注意了別人，
是慈母也是嚴父，是一個幼孩也是一個成人，
充滿了粗糙的東西，也同樣的充滿了精緻的東西，
是許多國家中的一個國家的一員，是這個國家中的最渺小的也最偉大的，
一個南方人，不久就是一個北方人了，一個漫不經心而好客的在阿柯尼河邊居住着的農
民，
一個祇知道用自己的方法去從事於商業的美國人，我的生性是大地上最易被屈服的生
性，也是大地上最堅強的生性，
一個穿着鹿皮鞋行走走在伊爾克山谷中的寧塔克人，一個路西安納人或佐治亞人，

一個湖上，海上，或沿岸的船夫，一個印第安納州的人，一個威斯康新州的人，一個阿海俄州的人；

喜歡穿着卡納德人的冰鞋或者在山上的樹林中，或者和紐芬蘭的漁人們在一起，喜歡坐着冰船飛駛，和其餘的人們划船或捕魚，

喜歡在凡爾蒙特的小山上或者曼因尼的樹林中，或者德克遜的牧場上，

加利福尼亞人的伙伴，自由的西北方人的伙伴，（愛着他們的廣大的面積，）
筏夫和背煤人的伙伴，一切握手者和喜歡飲酒食肉的伙伴，

一個最樸拙的人的學生，一個最智慧的人的教育者，
一個生手，開始和經驗了時代的經驗，

我是屬於各種顏色和各階級的人，我是屬於各種地位和各種宗教的人，

我是一個農夫，機械師，藝術家，紳士，水手，戰慄的人，囚徒，夢想家，老漢，律師，醫生，教徒。

我拒絕了優於我自己的特性的任何東西，

我呼吸了空氣，但並不獨自享受，

也不龐然自大，祇是在於我的地位。

（蛾和魚子也在它的地位，

我看見到的光亮的太陽和我不能看見到的黑暗的太陽也在它們的地位，
可觸知的在它的地位，不可觸知的也在它的地位。）

17

真的，各時代各地方的所有的人們的思想並不是從我而發生，
但如果它們不是你們的也不是我的，那它們便無價值，不存在，至少是近于不存在，
如果它們不是謎語和謎語的解釋那它們便不存在，
如果它們的接近不是恰如他們的遠離一樣那它們便不存在。

這便是無論甚麼地方的地上和水上生長的草，

這便是沐浴着地球的普遍的空氣。

18

我帶着我的雄壯的音樂，帶着我的旗幟和我的鼓號來了，

我不單是爲被歡迎的勝利者演奏軍樂，我也爲被征服者和被殺戮的人演奏軍樂。

你聽到了麼，獲得了一天是幸福的？

我也可以說失去了是幸福的，被打勝了的戰爭往往是在同一的精神中失去。

我爲死者而敲擊着，

爲他們，我從我的號角吹出了我的嘹亮而快樂的音樂。

爲那些失敗了的人歡呼着萬歲呀！

爲那些他們的戰船沉沒在大海裏的人！

爲那些他們自己沉沒在大海裏的人！

爲一切失敗的將領，一切被征服了的英雄！

爲與知名的英雄們同樣是最偉大的無數英雄們！

還是餐時的平等的坐位，這是自然的饑餓的飲食，

這是爲惡人也一樣的爲着正直的人，我邀請了一切的人，

我將不使單獨的一個人剩下或溜開了，

妾婦，寄食者，賊，都在這裏被邀請了，

厚嘴唇的黑奴被邀請，色情狂者也被邀請，

在這裏他們與其餘的人將是沒有區別的。

這是一隻羞愧的手的撫摩，這是頭髮的波動和氣味，

這是我的嘴唇對於你的嘴唇的接觸，這是想望的低語，

這是遙遠的深者和高者在我自己的面貌上的反映，

這是我自己的有意的深入和重新露出。

你想着我有着些複雜的目的麼？

是的，我有着，因爲四月間的冰雹有着，一座大岩石旁邊的雲母石也有着。

你以為我會吃驚的麼？

白天的光輝也會吃驚的麼？晨間的鷓鴣也會喃喃着通過了樹林的麼？
我比它們還要吃驚的麼？

這時候我告訴了我確信的事物，

我可以不告訴人人，但我願意告訴了你。

20

誰到那裏去了，渴望的，粗大的，神祕的，裸體的，

我怎麼會從我所食的牛肉之中抽出了氣力來？

總之，一個人是甚麼？我是甚麼？你是甚麼？

一切我自己的特點你必須用你的來和它對消了，
否則那將失去了傾聽着我的時刻。

我並不啜泣於因為世界充滿了歎息，

因為歲月是空虛的，地上祇是沉溺和污濁。

含淚包裹了藥粉給病弱的人，同情去到了第四等最被疏遠了的人，
我戴上了我的帽子，如同我在屋裏或屋外喜歡做的一樣。

我為甚麼要祈禱呢？為甚麼我敬重和禮貌呢？

研究，仔細的分析，和醫師討論並精密的測量過，
我看出我自己的骨頭比乾木頭有着更甘甜的肥肉。

在一切之中我看出了我自己，沒有一個人有着或多或少的一顆麥粒，
我所說的我自己的善惡也正是我所說的他們的善惡。

我知道我是堅固而充實的，

宇宙的輻輳的事物永久的向着我流來，

一切都爲我而被寫下，我必須理解了書寫的意義。

我知道我是不死的，

我知道這個我自己的軌迹，絕不會被一個木匠的羅針拂去，

我知道我將不會消滅，如同兒童髮結之被火燒却了一樣。

我知道我是尊嚴，

我並不使我的精神以要求辯解或被理解而自苦，

我知道根本的法則是永不能辯解的，

（我記錄了我的行爲，終於不會比我在屋角所建立了的水準還要驕傲。）

我如同我之所是而存在這就夠了，

假使世界上的沒有人覺到，我滿足的坐着，

假使一部份和全體被覺到了我也滿足的坐着。

一個世界，在我且是最廣大的世界，被覺到了，這便是我自己，無論在今天，或百萬年千萬年之中我向着我自己走來，

我現在都能欣快地接受了它了，或者能以同樣的欣快的心情期待着。

我的立足點鑲嵌而且深入了到了花崗岩的裏面，

我笑着你們所謂的解體，

我深知道時間的悠久呢。

21

我是肉體的詩人，也是靈魂的詩人，

天堂的快樂和我在一起，地獄的苦痛也和我在一起，

我最先接種或加入於我自己的，最後我譯成了一種新的言語。

我是婦人的詩人，也是男子的詩人，
我說做一個女人也如同做一個男人一樣的偉大，
我說再沒有比人類的母親更偉大的了。

我歌唱着龐大和驕傲的頌歌，
我們已經有着關於充足的損害和災患了，
我指示了那種容積祇是膨脹着。

你超過了其餘的人了麼？你是大總統麼？
那是一件小事，他們比到了這裏的人還多呢，並且仍然前進着。

我是那個和慈愛生長着的夜共同散步的人，
我呼喚了被夜握持着的大地和海洋。

靠緊了裸胸的黑夜——靠緊了廣大的撫愛的夜呀！

南風的夜——碩大的疏星的夜呀！

靜靜的低着頭的夜——瘋狂的裸體的夏天的夜呀！

啊，就愁的喘息的太地在微笑了！

微睡而寧靜的樹林之大地呀！

沒落了夕陽的大地，——山頭縈繞着雲霧的大地呀！

圓月的皎白的光輝剛染上了淡藍色的大地呀！

河面閃動着斑駁的光影的大地呀！

爲着我而清澄的白雲更顯得光輝更顯得潔白的大地呀！

無遠弗屆的大地——充滿了林檎花的大地呀！

微笑着了，因爲你的情人來到了。

縱情者喲，你曾經給我以愛情，——因此我也給你以愛情！

啊不可言說的熱烈的愛情喲！

你大海嘯！我也委身於你能——我猜透了你的意思，

我從海岸上看見了你的油屈的邀請的手指頭，

我相信你不摩觸到我你是不同意退回去的，

我們必須有着一個共同的扭抱，我脫下了衣服，離開了大地了，

軟軟的托着我，以大浪搖籬着我，

以多情的海水沒入了我，我能够報復了你！

延伸到陸地上的大海嘯，

呼吸着廣漠而舒暢的大海嘯，

生命的鹽和還沒有挖却已準備好了的墳墓的大海嘯，

大風雨咆嘯和捲襲着，浮動而又深沉的大海嘯，

我是和你合爲一體，我是一面也是全面。

流出和流入的平分者，我，也是一個仇恨與調和的讚頌者，

讚頌愛侶和那些枕着手臂熟睡了的人，

我便是證明了同情心的人。

（我將清理了屋子裏的東西，而遷出安放這些東西的房子麼？）

我不單是善的詩人，我並不拒絕也是一個過惡的詩人。

這對於道德和過錯有甚麼污損呢？

惡推進了我，惡之革新推進了我，這些都沒有多大的差異，

我的步法並不是苛求者，或反對者的步法，

我潤澤了一切已經生長者的根莖。

你曾經從不可動搖的生育恐怖着一些小瘡了麼？

你曾經猜想到天國的法律還正需要制定和修正的麼？

我看到了天秤的一邊，也看到了相對的一邊，

柔軟的教條也是如同堅硬的教條一樣的嚴厲，
現在的我們思想和行爲是從更早就發生了的。

達到我的這一秒鐘超過了過去的乘積，
再沒有比它和現在還要好過了。

凡過去的完美的行爲，或者現在完美的行爲都不是這樣的一種奇蹟，
奇蹟總是要做一個中間的人或一個沒有信仰的人。

28

各時代的言語的無盡的表露呀！

而現代的我自己的一個字乃是「全體」這個字。

一個永無失誤的信仰之字，

在這裏或自此以後它對於我都是一樣，我絕對地接受了「時間。」

單單的祇是它沒有縫隙，單單的祇是它圍繞而且完成了一切，單單的祇是那種神祕的有計劃的奇蹟完成了一切。

我承認了「現實」，並不敢對它發生了疑問，最初和最後也浸染了「物質主義」了。

爲積極的科學歡呼呀！爲正確的宣傳高呼萬歲呀！

使天竹與松杉與丁香花的枝葉混合在一起吧！

這是辭典編纂家，這是化學家，這研究了古文字的文法，這些是曾駛着船通過了危險的不知名的大海的水手們，這是地質學家，這持着解剖刀在工作，這是一個數學家。

紳士們喲！第一的致禮總是給與你們的！

你們的事實是有用處的，雖然它們並不是我的住所，

我祇是依於它們而進到了我的住所的場地上。

我的言語並不告你以關於財產的記憶，
而是更多的關於沒有說出的生命，關於自由和解脫的記憶，
而是省悟了中性或去勢者，贊美着充分完全的男人和女人，
而是鼓擊了反叛者的鑊鍬和流亡者和逆謀者停留在一起。

24

惠特曼，一個宇宙，馬哈屯人的兒子，
好動的，肉體的，感覺的，飲食的，生殖的，
不是一個感傷主義者，不站在男女和女人的上面，或者遠離了他們，
不比無度的人有着更多的節制。

從大門上打開了鎖鑰呀！
從門柱上打開了大門呀！

凡貶損了別人的人也貶損了我，

凡所做的和所謂的最後都報應到了我。

通過了我的靈性涵湧又涵湧着，通過了我便是巨流和指標。

我說着過去的原始的言語，我給出德模克拉西的符號，

上帝嘯！我不願接受了不能在同一的名詞上有着它們的符合物的一切。

通過了我，許多長久啞默的人也發聲了，

罪人與奴隸的無窮的世代的呼聲，

疾病和失望者，盜賊和侏儒的呼聲，

準備和接合的團體的呼聲，

還有連接了星星的線的，還有子宮和種子的呼聲，

被攻擊者的權利的呼聲，

殘廢了的人，無價值的人，愚人，呆子，被蔑視者的呼聲，

在空中的霧竊，轉着蕪之丸的甲蟲的呼聲。

通過了我也發生了被禁制的呼聲，

被我將面幕揭去了的，面幕背後的呼聲，

性的和內慾的呼聲，

被我淨化和聖化了的淫蕩的呼聲。

我不將我的手指橫放在我的嘴上，

我美妙的摟抱着腹部，如同摟抱頭和心一樣，

在我看來交媾並不比死還粗惡。

我在食慾和色慾之中信仰，

看，聽，感覺是神奇的，我的每一部分及其附屬物也是一種神奇。

我裏外都是神聖的，我使凡我所觸或我被觸的也成爲神聖的，

月夜下的芳香的氣味比祈禱還美，
這個頭顱也比神堂，聖經，教條還多。

假使有一物我比別的更崇拜那它必是我自己的身體的延展，或它的任何的一部，

我的半透明的模型，那應當是你呀！

樹陰中的棚架和休息處，那應當是你呀！

堅固的男性的犁頭銼，那應當是你呀！

凡我的耕地上所進行的，那應當是你呀！

你，我的豐富的血液呀！你的乳色的流質，我的生命的最後流出的乳質呀！

壓壓在別人的胸脯上的胸脯，那應當是你呀！

我的腦子，那應當是你的奧祕的迴轉處！

洗濯過的白蕁蒲的根莖，生怯的水鷄，被守衛着的雙生鳥卵的小巢，那應當是你呀！

鬚髮手臂混合紐結在一處的鄉村的跳舞，那應當是你呀！

漆樹的滴流着着的液汁，成長的麥稈，那應當是你呀！

這麼大量慷慨的太陽，那應當是你呀！

柔軟的下體，撫摩着我的和風，那應當是你呀！

寬闊的田野，活着的橡樹的樹枝，在我的曲折的小路上的遊蕩者那應當是你呀！我所握着的手，我所親吻着的臉面，我所接觸到的生物，那應當是你呀！

我溺愛着自己，那就是我的命運，並且一切都這樣的甘甜，

每一瞬間，和任何時候發生的事情都使我快樂得微顫，

我不能說出我的腳踝如何的灣曲，也不能說出我的最微弱的願望的理由，也不能說出我放棄了的友情的理由，也不能說出再取得了的友情的理由。

我俯身走着，我停下來想到了它是否是真實的，

一道晨間的紫靄照在我的窗子上比書裏面的哲理還要使我滿足。

看看天之曙曉罷！

小小的光輝凋落了大而薄明的暗影，

空氣對於我的味覺是這樣的甘美。

移動着的世界的大部在清純的歡躍中默默地升上來了，新鮮地流出來了，
傾斜地起伏着急走去了。

我不能看見的某種東西色的飄起來了，
雪白之汗的海水噴濺到天上。

大地端莊的在天的旁邊，一天一天的它們的結合更爲密切，

那一瞬間在我的頭上，從東方挑起的戰意，

那惡意的嘲弄，

那末看罷，是否你應當成爲一個支配者！

25

炫耀而猛烈的升起的太陽如何迅速地殺死了我了，
假使我不能在現在並且永久地送出了我心中的朝陽！

我們也是如同炫耀而猛烈的太陽一樣的上升，

啊我的靈魂啊，我們發現了我們的自己天晚時的平靜和冷肅之中。

我的呼聲到了我的眼光所不能達到的地方，

由於我的喉舌的轉動，我迴航了諸世界和諸世界的大環。

言語便是我的幻想的對偶，要測量了它，它是不能相等的，

它永遠刺激了我，它譏諷地說着，

「華爾特你所有的已够了，那末爲甚麼你不讓它們流出來呢？」

現在我來了，我不會被激怒了，你有着太多的音節，

啊賈語呢，你不知道在你下面的幼芽如何的潛伏着麼？

在黑暗中期待着，被霜雪掩蓋着，

泥土在我們的預感的叫喊之前而剝落了，

最後我給與理由使它們平衡，

我的知識，我的生活分開了，它和萬物的意義一致，

幸福，（無論誰聽到了我說幸福，那末讓他就今天出發去尋求去吧。）

我否認了你我的最後的功勞，我否認了真正從我拋出了的，

迴繞着諸世界，但永不勉強的迴繞着我，

我以向着你的純樸的觀望聚合了你們的最光澤的和最優美的。

寫和說並不能證明了我，

我在我的面上攜帶了證明的實體和別的每一件事情，

以我的嘴唇的緘默我完全地困惱了懷疑者？

26

現在我除了靜聽以外不再做甚麼了，

要將我所聽到了的加入到這篇詩歌裏，要讓各種的詩歌完成了它。

我聽到了鳥雀的歌曲，生長着的麥穗的喧鬧，火燄的絮語，烹煮着飯食的柴棍的爆炸聲，我聽到了我所愛的聲音，人類喉管裏面的聲音，

我聽着一切聲音流匯在一起，配合，融混，或跟隨着，城市的聲音，從城市裏來的聲音，白天和夜裏的聲音，

健談的青年人們對於和他們一樣的人，勞動者在吃飯時候的高聲的談笑，

友情破裂了的噴怨的低訴，疾病者的微弱的呻吟，

法官的雙手緊按在桌子上，他的蒼白的嘴唇宣告了死刑的判決，

碼頭旁邊貨船的腳夫們的杭育歌，起重機的有節奏的聲響，

琴鈴的鳴叫，矢火的叫喊，飛馳着的機車和響着警鐘閃射着燈火的救火車的急響，

汽笛的鳴聲，到達了的列車的均齊的轉動，

雙人的行列的前面奏着低緩的進行曲，

（他們是出來送葬的，旗竿頂上纏着了一塊黑紗。）

我聽到了提琴的低奏，（那是青年人的心的底裏的哀怨，）

我聽得了有着活塞的喇叭的吹奏，它的聲音很快地從我的耳邊滑過，他在我的胸腹裏激起了一種快活的震動。

我聽到了合唱隊，那是一齣宏偉的歌劇，
啊，這是真的音樂，——這很適宜於我自己！

如同創造所賦與我的一種大而清新的男子的美聲充滿了我，
他的圓形的口脣所吐出來的歌聲也充滿了我。

我聽到了極有訓練的女子的高音，（這是她在作甚麼工作呢？）
樂隊的歌曲轉動着我，比天王星的飛轉還要遙遠，
它激起了我心中我不知道我所有的這樣的熱情，
它浮着我，我被悠緩的音波吸引着的赤裸的足輕點着，
我被苦痛而猛烈的風雹所割斷了，我失去了我的呼吸，
我浸沉在醉人毒汁之中，我的氣管在死的絞旋中窒息，

最後我又回復過來，感到了苦悶的苦悶，
而這便是生存。

27

在任何的形式之中那是甚麼呢？

（我們循環又循環的走着，所有的我們，却永遠的歸回到那裏去，）
假使萬物沒有發展，那末在堅緻中的蚌蛤當是最滿足的。

我的並不是堅緻的殼，

我有着永久的指揮者在我之上，無論我走到了那裏或留在那裏，
他們把握到每一件物體，並引導它無害地通過了我。

我祇是以我的手指動彈，撫摩，和感觸，我是幸福的，
儘我可能的使我的人身和別入的人身接觸。

28

那末這便是一種接觸麼？使我對於一種新的一致震顫着，
熱和電在我的血管裏奔流着，

我的橫逆的力量來推動着，

我的血和肉發射電火要擊毀了那與我自己頗不易區別了的，

在四周急切的斥責者僵硬了我的四肢，

從我的心裏擠出了它所保留了的乳汁來，

行爲放肆的向着我，我沒有反抗，

爲一個目的而貶損了我的最優點，

解開了我的衣扣，抱着了我的赤裸的身體，

使我的困憊消失在陽光和牧野的恬靜之中，

無節制地放失了同伴的感覺了，

它們以接觸的賄賂而刈取和走到和食着我的邊緣的青草，

並不思慮，並不注意到我的耗竭了的力量和憤怒，

捉着了身邊的其餘的牧羣自己享受了一會，

於是一切結合站在地頭並且攪弄着我。

哨兵離開我的各部分了，

他們將我無助的委給了赤熱的擄掠者，

他們都來到地頭證明且襄助着反對了我。

我被謀叛者所賣了，

我粗野地談話，我失去了我的機智，更不是別人而是我乃是最大的謀叛者，
我首先走到了地頭，在那裏我的雙手捉住了我。

你野蠻的接觸呀！你在做甚麼呢？我要窒息了，
打開你的地板門罷，你對於我是太多了。

29

盲目的可愛的紐結着的接觸呀！蓋覆着的咬噬着的接觸呀！

離開了我，那也會使你這樣的苦痛的麼？

來到離開了的路，永久負債的永久的酬賞，
大的雨滴後來到了的更大的收穫。

種子的取得和貯集爲生殖和生力的限制所支持，
美的風景投射着男性的，飽滿的，和金色的。

30

一切的真理在萬物中期待着，
它們並不急遽，也不拒絕了它們的分娩，
它們並不需外科醫生的催生的鉗子，
對於我無意義的和同對別人一樣的大，
（甚麼比一度接觸還要多或少的呢？）
邏輯和說教永不能說服，
夜的濕氣更深的浸入了我的靈魂。

（祇有向每個男人和女人證明了自己的才是說服。
祇有無人否認的才是說服。）

我的一秒和一滴澄清了我的腦子，

我相信着濕的土壤將成爲愛人和燈光，

一種綱領之綱領便是一個男人或女人的肉食，

一種高峯和花朵便是他們爲彼此而有着的感情，

他們從那種課題中無限的分枝直到它成爲萬物的主宰，

直到一個和全體歡喜了我們，而我們也歡喜了他們。

31

我相信一匹草的葉子更不少於星星的工程，

螻蟻和一粒沙和鸚鵡的卵都是同樣的完美，

雨蛙也是造物者的一種精工的制作，

飛舞着的懸鉤子將裝飾了天堂的華屋，
我手掌上的最小關鍵可以嘲弄了所有的機器！
牝牛低頭嚼草的樣子也超越了任何的石像，
一個小鼠的神奇足夠使千千萬萬的異教徒失措了手足。

我看出我是和片麻石、煤、水苔、菜子、穀粒，可食的樹根結合着，
並且全身裝飾着飛鳥和走獸，

並且以善意離開了留在我後面的一切，
但當我願意的時候我又可以將它喚出。

急亂或羞怯是徒然的，

火山岩噴出了千年的烈火反對了我的接近是徒然的。

爬蟲退縮到它的灰質的硬殼下面是徒然的，

各物羣列着並顯示了複雜的形體是徒然的，

海洋停留在巖洞中，大的怪物偃臥在低處是徒然的，

鷹鷂背負着青天翱翔是徒然的，

蝮蛇在爬行者和木材中間溜過是徒然的，
麋鹿居住在樹林的深處是徒然的，

尖嘴的海燕飄浮，北飛到了拉布拉多是徒然的，

我快速地跟隨着，我升到了絕巖上的罅隙中的巢裏了。

32

我想到我當能退回並和動物在一起生活，牠們是這樣的平靜，這樣的自足，
我站立着觀察了牠們很久很久。

牠們對於牠們的處境並不以為苦而啜泣，

牠們並不在黑夜中清醒的輪着並為牠們的罪過而哽咽，

牠們並不爭論着牠們對於上帝的職務而致頭痛，

沒有一個沒有滿足，沒有一個以熱中於私有一切而發狂，

沒有一個對別的一個或別的生活在幾年以前的同類叩頭求乞，

沒有一個在整個地球上至尊嚴的或不快的。

牠們這樣的表明了牠們對於我的關係。我接受了牠們，牠們帶給我以我自己的特徵，牠們在牠們的所有中很坦白地證明了它們。

我奇怪着牠們從何處得到了這些特徵，

是否在荒古以前我走了那條道很疏忽地將它們失落了？

那時，現在和以後我移動着前進，

很快的收集並表示了更多的，

無限的和包羅萬有的，以及在牠們中和這些相同的，

也不拒絕了我想像中的讀者，

在這裏拾起了我所愛的一件，現在且和他如同兄弟一樣的再向前行。

一匹牡馬的碩大的美，對於我的愛撫是新鮮而且有感愛的，

高昂的頭，寬闊的前額在兩耳之間，

四肢粗壯而柔順，尾拂着地，

兩眼充滿着狂肆的光輝，兩耳整齊地豎着，濶和地移動着。

當我騎上了牠的背部，牠的鼻孔張大着，
牠的四肢快樂的微顫了。當我跑了一圈。

牡馬嘯，我祇是用着你一秒鐘，然後我放棄了你，
爲甚麼當我自己跑出去的時候我還需要你的代步？
即使我站着或望着也比你跑得更快。

38

空間和時間嘯！現在我看出了那是真的，凡我所猜想的，
當我漫遊在草地上，我所猜想的，
當我獨一人躺在床榻上我所猜想的，
還有我在清晨慘白的星光照耀着的河岸上徘徊，我所猜想的。

我的帶子和沙灘離開了我了，我的手肘放在海口上。

我緣着起伏的山巒，我的手掌蓋着大陸，

我現在和我的幻想在走着了。

在城市的方形屋子的旁邊，——在小木房子裏，木工們聚攏來，

沿着車站，沿着乾了的豁谷和沙床，

紆迴着葱綠的小道和鋤好了的胡蘿蔔和防風草的田腴，橫過了草原，遊行在林中，

守望掘金，鋸着新購買成的樹木，

爲灼熱的沙燒烙着腳踝，拖曳着我的小船下了淺水的河裏，

在那裏，豹子在頭上的樹枝上來回的走着，在那裏，羚羊猙獰的回身向着打獵的人，

在那裏，鍊蛇在一座岩石上曬晾着牠的柔軟的身體，在那裏，水獺在食着魚，

在那裏，鱷魚披着堅甲在港口熟眠，

在那裏，黑熊在尋覓着樹根和野蜜，在那裏，海豹以牠的鏟形尾擊打着泥土，

在生長着甜菜地之上，在黃花的棉田上，在低濕地方的水稻上，

在尖頂的農家的住屋之上，附近有着由水溝沖來的成堆的垃圾和小水的細流，

在西方的柿子樹上，在長葉子的玉蜀黍上，在美麗的開着藍花的亞麻之上，在白色和櫻色的蕎麥之上，一種低吟和營營聲的聲音在那裏響着，

在隨着微風搖蕩着的濃綠色裸麥之上，

攀登着大山，我自己小心地爬上，握着細瘦的小枝，

行走在長着青草、樹葉輕拂着的小徑，

那裏鵝鶉在麥田與樹林之間鳴叫着，

那裏蝙蝠在七月的黃昏中飛翔，那裏巨大的金光的虫在黑夜中投射着，

那裏溪水湧現了枯樹的根並流到草地上去，

那裏牛畜站着棘動着牠們的皮膚趕走了蒼蠅，

那裏奶布懸掛在廚房裏，那裏新架放在爐板上，那裏蛛網結在屋角的花束裏，

那裏鐵錘打擊着，壓榨機迴轉着捲筒，

那裏人心以可怕的慘痛在肋骨下面跳動着，

那裏圓形的氣球高高的浮起來了，（我自己也隨着氣球上升，並安祥地注視着下面，）

那裏救生車拖拽着船鼻，那裏高熱在孵化着凹形沙地裏的慘綠色的鳥卵，

那裏海鯨攜帶着她的小兒游泳着從不遠離了它，那裏汽船沿着後路噴出了濃長的黑烟，

那裏鯊魚的大鱗如黑板片一樣的划着水，

那裏半燃燻了的雙桅的帆船在不知的海浪上飄浮着，

那裏蚌殼生長在她的泥滑的臉面上，那裏死者在地面上腐爛了，

那裏繁星的國旗高舉在聯隊的先頭，

傍着長伸着的島嶼到了馬哈屯了，

在尼亞加拉瀑布的下面，急流落下來，如面網一樣的在我的面上，

站在門階上，站在門外的大木頭上，

在賽跑的進行中，或者野餐，在跳舞，在作一次痛快的棒球遊戲，

在狂歡的宴會中，帶着黑面罩，喜謔，狂舞，飲酒，歡樂，

在磨房中嘗着糲黃的麥芽糖的甜味，吮吸着麥桿的甜汁，

在頹莫的收成不好的時節親吻了我所能覺到的鮮紅的菓子，

在隊伍中，在遊海的團體中，在農會中，在剝包會和屋子上樑的時候，

那裏反舌鳥歌唱着牠的美麗的尖聲，高叫和低吟，

那裏穀堆聳立在屋場上，那裏麥桿散亂着，那裏正要生育的母牛在小茅屋中期待着，

那裏牡牛出門做着牠的工作，那裏種馬尋覓着牝馬，那裏公鶴踐踏着母親，

那裏牛犢在嚼食着樹葉，那裏鬍鬚用短喙咬嚼着食物，

那裏落日的影子，長長的拖在無邊荒漠的草原上，

那裏水牛羣滿山遍野的爬行着，

那裏蜂鳥放射美麗的閃光，那裏長壽的天鵝的頸子灣屈着迴轉着，

那裏笑鵑在海邊上急走着，那裏牠笑着近於人類一樣的歡笑，

那裏花園中的蜂房排列在爲深草半隱沒了的灰色的木板上，

那裏交頸而眠的鸚鵡成爲一環棲息在地上，祇是露出牠們的頭來，

那裏四輪的喪車進入了墓地的圓形的大門，

那裏冬天的饑狼在雪堆和結着冰柱的樹林中叫喚着，

那裏有着黃色羽冠的蒼鷺夜中飛到了水澤的邊緣並捕食着魚蝦，

那裏游泳者和泅水者激起的水花使暴日也清涼了，

那裏紡織娘在井邊的胡桃樹上，製造了她的半音階的牧歌，

通過了有着銀色網脈的葉子的胡瓜和西瓜的小道，

通過了鹽漬的或澄黃色的空地，或者在錐形的樅樹的下面，

通過了操場，通過了有着幔幕的沙龍，通過了官府和公共地方的大禮堂，

很歡喜於本地人，很歡喜於外方人，很歡喜於新知和舊友，

很歡喜於家庭主婦，也歡喜於最美麗的人，

很歡喜於李克派的女教徒當她摘下了頭上的頭巾並溫婉地談着，

很歡喜於粉刷得潔白的教堂裏面的唱詩班的調子，

很歡喜於熱忱的美以美會牧師的至誠的言語，在野餐時受到了深刻的印象，

整個的上午遊覽着百老匯路的商店的窗子，將我的鼻尖逗在很厚的玻璃窗上，

同樣的下午漫遊着，仰面望着天空，或者去下草地或者沿着河岸，

我的左臂和右臂圍繞着兩邊的兩個朋友，我却在中間，

和沉默的黑面頰的鐮木的孩子一同回到家裏，（在天晚時他在我後面騎着馬，）

在遠離開了聚落的地方研究着獸蹄和鹿皮鞋的痕跡，

在醫院裏的病床的旁邊送達了檸檬給一個熱渴的病人，

當一切都沉寂了緊靠着死人的棺木伴着一隻蠟燭省察着，

旅行到了商人和探險家所到過的每一個口岸，

如同別人一樣熱情而激動和現代的人羣忙迫着，

暴怒的向着我所仇恨的人，在我的瘋狂中我準備着刺殺了他，

在黑夜中孤獨，在我的後面的場地上，我的思想離開了我好一會，步行在古代猶太的小山上，美麗而溫和的基督則在他的身旁，

飛快的通過了空間，飛快的通過了天上，通過了星星，

飛快的在七個衛星和一圈環的中間，這圓環的直徑約有八萬英里，

飛快的和有尾的流星遊行，如同其餘的流星一樣，拋擲着火球，

帶着將自己的完滿的母親懷在自己的肚子裏的新月，

震動着，快樂着，企劃着，愛戀着，深思着，後退而且下沉，出現而且消滅，

我成大成夜的走着這樣的路途。

我訪問諸天的果園，看過了一切的出產，

並看過了百萬兆的收穫，看過了百萬兆的奇想。

我飛着這樣一種流動而吞沒了一切的靈魂的飛翔，

在鉛錘的變動的我進行我的進路。

我使我自己到物質的和非物質的，
沒有衛兵能阻止了我，沒有法律能禁止了我。

我祇是使我的船停泊了片刻，

我的過客們不斷的走開了，或者攜着他們的酬賞又歸到我這裏來。

我到北極獵取了白熊和海豹，執着一根長桿我跳過了隘口，攀附着易脆的藍色的冰山。

我上了貨車，

晚間我在鷄毛店歇宿，

我們航過了北冰洋，它有着充足的光亮，

透過了澄明的空氣，我伸出去圍繞了奇異的美景，

很大的冰塊從我的身邊經過，我也從它們的身邊經過，各方面的風景都是通明透亮的，
遠處可以看見冰雪的山頂，我讓我的幻想到那裏去，

我們到了不久我們就要從事着爭鬥的大戰場，

我們從軍營外面的哨兵跟前經過，我們小心的躡着足尖走過，或者我們進到了某座巨大的荒廢了的城池，倒塌了的磚石和建築比地球上所有現存的城池的年代還古。

我是一個中古時代的傭兵，我在營火的旁邊露宿。

我從床榻上將新郎趕出去，我自和新娘住着，

我整夜的緊緊的摟抱着她。

我的呼聲，是妻子的呼聲，是樓梯欄杆旁邊的尖叫，

它們抓住了我的男子的下墜和沉落的身體。

我明白英雄們的大的心情，

現時代和一切時代的勇敢，

我明白船主如何的有着擁擠着人羣的無舵的輪船的碎片，死神在暴風雨中上下的追逐着它，

他如何地緊緊的把持着，一寸也不後退，白天黑夜都一樣的忠誠，並且在船板上用粉筆大大的寫着：歡樂呀！我不會離開了你們！

他如何地跟隨着他們，並釘着他們三日三夜仍然不捨棄了他們，

他如何地究竟救了飄流的人羣，

我明白了細瘦的散開了衣服的婦人們是如何的樣子，當她們從她們的準備好了的墳墓旁邊用小船抬上來，

我明白了沉默的老人臉面的嬰兒們，和死了的病人，和尖嘴的沒有刮鬍子的人們，我吞下了所有的這些，它們的味道很好，我十分歡喜它們，它們成爲我的，

我是人，我受苦着，我在這裏。

殉道者的蔑視和沉默。

年老的母親，一個女巫的判處死刑，用乾柴燒着，她的孩子在旁邊望着，

奔跑得力竭被追回的奴隸，斜倚在籬邊，喘着氣，遍身流着汗，

殺人的獵槍和子彈，如錐子一樣的刺在腿上和頸上的骸骨，

我感覺到所有的這些，我便是這些。

我便是被追回的奴隸，猛狗的咬，使我退縮，

死與絕望落在我的身上，射擊手響了一下又一下，

我緊抓着籬邊的橫木，我的血液迸射着，

我跌落在草地和石堆上，

騎馬的人刺着他的不願意的馬匹逼近來了，

在我的迷糊了的耳邊嘲罵着，並用馬鞭子猛烈地敲着我的頭。

悲慘乃是我的服裝的變換之一，

我不問受傷者有着如何的感覺，我自己已成爲受傷者，

當我倚在手杖上，並且考察着，我的傷痕更顯得分明的我便痛楚。

我是壓碎了的救火夫，胸骨已粉碎了。

倒牆的瓦礫堆埋葬了我，

我呼吸着熱和煙霧，我聽着我的同伴的長聲的叫號，

我聽着遠處叮他們的叉子和火鏟的聲響，
他們曾經打掃了樑木，他們輕輕的將我舉起來。

我穿着紅衫躺在夜氣之中爲着我的原故而有着普遍的靜默，
我究竟用完了我的力量，毫無痛苦，而並無不幸的躺下了，
圍繞着我的臉面是蒼白而美麗的，他們的頭上脫下了他們的救火帽，
膜拜着的羣衆隨着火炬的光輝而漸看不見了。

遙遠和死滅的復甦，

他們如日規一樣的指示着，或者如我的兩手一樣的轉動，我自己便是鐘錶。

我是一個老砲手，我喊出了我的要塞的轟擊，
我又在那裏了。

又是擊鼓者長久的急播，

又是攻取的大砲和白砲，

對於我傾聽着的耳朵，又是砲聲的反應。

我參加了一面，我見到和聽到了全體，

叫喊，詛咒，咆吼，對於正中的砲擊的稱讚，

煙霧緩慢地躡着它的紅光過去，

工人們在破壞以後的搜尋，努力在作着不可能的修補，

砲彈落在破裂的屋頂上，扇形的爆炸

肢體，人頭，沙，石，木頭，鉄片飛到空中去的響聲。

又是我的垂死的世代的嘴咯咯作聲，他暴怒地揮着他的手，

他從凝血中喘息着：別關心我，關心着戰線呀！

34

現在我說出了在我青年時候我在台克薩斯所知道的事情，

（我不說亞爾摩的陷落。

不說一個逃出的人來說亞爾摩的陷落，

在亞爾摩有百五十人都暗啞了，）

這是在四百十二個青年的血泊中謀殺的故事，

因為敗退他們在一塊空地上用他們的行李建築了短牆，

約有他們的九倍的圍攻着的九百個敵人的生命便是他們勇敢的代價，

他們的殖民地受傷了，他們的野心消滅了，

他們接受了一種光榮的投誠，接受了文書，解除了武裝，向後退去作為戰爭的俘虜。

他們是遊行種族的光榮，

沒有馬，沒有槍，沒有歌唱，沒有飲食，沒有秩序的走着，

碩大，堅忍，慷慨，美麗，驕傲，和熱情。

長滿了鬍子，晒着暴日，穿着獵人的輕裝，

沒有一個人過了三十歲。

在第二個星期日的早晨，他們被帶到曠場上槍殺了，那正是美麗的夏天的早晨，這種工作大約是五點鐘開始，到八點鐘的時候完畢。

沒有一個遵命下跪，

有幾個人瘋狂的無助的撞擊着，有幾個人直挺挺的站着，

即刻有少數的人倒下了，射中了太陽穴或腦部，生者或死者都倒臥在一起，

殘廢和四肢不全者被埋葬在泥土裏，新來者看見他們在那裏，

有幾個半死的人企圖着爬開，

他們終於被刺刀殺死，被槍托打死，

一個不到十七歲的青年緊扭着他們的劊子手，直到別的兩個人來救了他，

三個人都被撕扯且滿身是這個孩子的血液。

到了十一點鐘開始焚燒這些人的屍體，

這便是四百十二個青年人的被殺的故事。

你願意聽着一次古代的海戰嗎？

你願意知道誰由於月光和星光而獲勝嗎？

那麼聽着吧，如同我的祖母的父親那個老水手所告訴我一樣的。

我告訴罷（他說）我們的敵人並不是潛伏在他的船艙裏，

他有着真正的英國人的胆量，再沒有比他更強的或誠實的，過去沒有，將來也沒有，在天晚的時候，他兇猛的來襲擊我們了。

我們逼近了他，帆桅紮緊了，砲轟擊了，

我們的船長很快的擊打着手掌。

我們在水中約受到了十八次的襲擊，

在我們的第二層砲艙上最初的開火，就有兩個巨彈爆炸了，殺死了周圍的人並飛到頭上去。

戰鬥到日落，戰鬥到黑夜，

在夜中十點鐘時，滿滿的月亮上昇了，據報船槽已有了缺口，並且已經水深五尺了，我們的軍械長鬆開了關閉着的俘虜給他們一個機會。

來回搬運着彈藥的人現在被哨兵阻止了，

他們看着這多的新奇的面孔，他們不知道誰是可信託的人。

我們的艦中升起火來，

對方問我們是否要投降？

是否我們已下了旗而戰爭已經終了？

現在我滿意的笑着，因為我聽到了我的小艦長的聲音了，

我們沒有下旗，他安詳的說着，我們正是纔開始了我們這方面的戰鬥。

祇有三尊砲可以用了。

一尊由艦長自己指揮，攻擊了敵人的主桅，兩尊發射葡萄彈和霰彈正沉默着洗浴了砲甲板。祇有橋樑上幫助着開火，尤其是主要的橋樑上，在全動作中他們都英勇的凝望着。

即刻虹管破裂了，火簇正迎着火藥。

又一個吸管被掃落了，大家都想着我們正在下沉。

嚴肅的站着小小的艦長，

他並不慌忙，他的聲音不高也不低，

他的眼睛比我們的船燈還給我以更多的光明。

到了十二點鐘，在月光中他們投降了我們了。

靜靜的直躺在月光中，

兩隻巨大的船殼動也不動的在夜的胸腹上，

我們的船已經漏穿，且漸漸的下沉了，準備着要渡到我們所征服了的另一隻船版上去，

艦長在後甲板上，從一張雪白如紙的臉面上，冷嚴的發布着命令。

附近則是在船艙中工作的孩子們的屍體，

一個老水手的死，臉上還帶着長長的白髮和用心捲曲過的鬚鬚，

雖竭盡了人之所能，火簍仍是上上下下的燃燒着，

兩三個官員的強力呼聲，正適當的盡着責任，

斷殘的肢體和死屍沖蕩着桅竿和浮筒，

船纜碎斷了，船帆搖擺着，平滑的海面上微微的波動着，

黝黑而頑真的巨砲，散亂的火藥包，強烈的氣味，

在頭上，幾點碩大的星星，沉默的悲哀的閃照着，

海風的微細的呼吸，岸旁的水草和水田的香氣，殘存者傳遞着死者的消息，

外科醫生的刀子微響，他的鋸子的割鏢，

喘息聲，咯咯聲，流血的飛濺，短而猛厲的尖叫，悠長而暗淡的低微的悲鳴，

這就是如此，這就是不可挽回的。

37

你們那裏守衛着的遲怠著喲！小心着你們的武器罷！

他們擁擠到被征服者的穴門！我被虜獲了呀！

和一切有罪的受苦的合為一體，

看看我自己在監獄裏如同別人一樣了，

也一樣的感覺到黯慘的無邊的痛苦，

犯人的看守者，肩上荷着馬槍，監視我。

這便是我，白天可以放出，晚間又關在監獄裏。

沒有一個暴徒帶着手銬到了獄卒那裏，但我却是帶着手銬並且和他並肩走着，
(那裏我是最不愉快的人，且是最沉默的人，煙繚的嘴唇上面流着汗滴。)

所捉到的盜犯沒有一個是年青的，但我却走到那裏去受到了檢判和定罪。

沒有一個患霍亂病的人奄奄一息的躺着，但我却奄奄一息的躺着，
我的面色如上，我的青筋扭結着，人們從我退去了，
求乞者將他們自己和我合爲一體，我也和他們合爲一體，
我伸出了我的帽子，滿臉羞愧的坐着，而且求乞。

38

够了！够了！够了！

我好像被弄得昏迷了，站開呀！

讓我的硬殼一樣的頭，休息片刻罷，昏沉，夢寐，渴望，
我發現我自己正臨於一種通常的錯誤。

我能够忘記了嘲笑和侮辱，

我能够忘記了浙澀澀的眼淚，和木棒，和鉄錘的打擊！
我能够以一種隔別的看法看着我的十字架和血的王冠！

現在我想起來了，

我恢復了我的長久的分裂，

石墓繁生了一切付託於它或任何墳墓的，

死屍站起來，創痕癒合，牢繫着的東西從我滾開了。

我懷着新生的超越的力加入於一種平均的無止的行列，

我們去到了內地和海邊，經過了一切的疆界，

我們的快速的儀式遍歷了全世界，

我們簪在帽子上的花朵是千萬年的長成。

學生們喲！向前來罷！我向你們敬禮！

繼續着你們的解答，繼續着你們的疑問！

39

友愛的流動的野蠻人，他是誰呀？

他期待着文明嗎？或者通過了文明而支配了文明？

是否他是門外生長的某種西南邊地的人，是否他是康納地人？

他是從密士失必的鄉下來的麼？從伊爾瓦，阿里貢，加里佛尼亞？

是山地的人？草原的生命，灌木的生命？或者從海上來的水手？

無論他到了那裏，男人和女人都接待他和願意他，

他們願意他如同他們一樣，接觸了他們，和他們說話，和他們同住。

行動如同雪片一樣的無規律，話語如同草原一樣的單純，散亂着頭髮的頭，歡笑而素樸，

步履沉着，平凡的面貌，平凡的态度和表情，

它們從他的指尖上成爲新的形式而降下來，

它們爲他的身體或呼吸的氣味所吹拂，它們從它的眼光中閃視中飛翔着出來。

4)

盪耀著的陽光喲！我並不需要你的籠罩上面的喧嘩，
你的光輝祇是表面的，我更深入了表面和深處。

大地喲！你好像觀望着我手中的某種東西，
說吧，頂髮的老者，你要些甚麼呢？

男人和女人喲！我可以告訴我如何的喜歡你，但是不能夠，
也可以告訴了我心中有甚麼，你心中有什麼，但是不能夠，
也可以告訴了我所有的那種刺痛，我日月所有的那種脈膊。

看哪，我不給與演說或一些小的慈悲，
當我給與的時候我給與我自己。

你在那裏無力鬆軟的跪下，
張開了你的包紮着的嘴，直到我放上了食物，

攤開了你的兩手，並掀開了你的口袋的蓋子，
我不被反對，我強迫着，我的存蓄十分充足，
我施捨了我所有的。

我並不問你是誰，那對我是不必要的，
除了我願意包圍你的你不能做甚麼，也不能是甚麼。

我斜靠着棉田的農奴或廁所的糞夫，
在他的右頰上我親吻着家人一樣的親吻，
在我的心靈之中我發誓我永不拒絕了他。

在婦人的懷妊的動作中我說孕了更碩大更敏慧的嬰兒，
(這日子我放射着更莊嚴的共和國的權威者。)

對於任何臨死的人，我飛快的趕去，拚動了門推，

將衾單遮蓋到床脚，

讓醫生和牧師轉回家去。

我抓着了沒落的人並以不可抗拒的意志高舉着他，
啊，失意者喲，這是我的頸子。

爲着上帝，你不應當下來！並讓你的全重量壓在我的身上。

我以強烈噓氣吹脹了你，讓你恢復過來，
房裏的每一間屋子我都放上了一具武裝的力量，
卽我的親愛的人，墳墓的破壞者。

睡下吧，我和他們都整夜的看守着，

無疑的沒有病患可以觸到了你，

我已經擁抱着你，並使你成爲我自己的，

當你次晨醒來你將看出了我所告訴你的是很對的。

41

我是正要來幫助病人的人，當他們仰臥而喘痛着的時候，對於強健正直的人，我也帶來了更必需的幫助。

我聽到了關於宇宙的言說，

幾千年來聽了又聽，

它亦多遠都是平常的泉水——但這便是一切了嗎？

崇高而適用，我求到了，

在開始時叫賣了古代的精細的競賣者，

我自己取了耶和華的最適當的一部份，

印刷了克諾斯，和他的兒子宙斯，他的孫子海克里斯，（7）

買下了阿西里斯，伊西斯，比魯斯，婆羅門釋迦牟尼的書稿，

在我的書夾中讓曼尼多散置着，阿拉在書頁上，十字架刻劃着，

還有阿丁，和釋面的麥西第，以及每個的偶像和神像，都接着他們真正的價值買下來，並不多用一分錢，

承認了他們曾經生存過，並在他們的時代做過了工作，

（他們都有着以小蟲餵養現在纔飛起來，並爲自己而歌唱着的稚弱的小鳥。）

接受了這粗糙了的神聖的速寫使它在我的心中更加完成，然後自由地贈給了我所遇到的
每一個男人和女人，

在一個建築者建築着一間房子的時候，發現他心中的更多的或更大的，

當他捲起了袖子揮錘或打釘的時候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並不反對特殊的啓示，想着一縷烟或我手背上的一根毫毛也是如同任何啓示一樣的稀
奇；

駕着救火機和攀援繩梯的童子，在我看來不見得不如古代戰爭中的諸神，

他們的呼聲在破壞的喧聲中響震着，

他們的雄強的肢體在燒焦了的木板上，他們的雪白的前額在熊熊的火焰中平安的移動
着；

在抱着嬰兒餵乳的機器匠的妻子旁邊，說服了每一個有血肉的人；

三把鐵刀三個腰上繫着短袖的壯美的天使，在田地裏沙沙的響着，紅髮獠牙的馬夫救贖着過去和未來的罪惡，

賣去了所有的一切，赤腳走到了律師那裏看顧了他的兄弟，並在他的兄弟被密商製造，僞幣的時候好好的坐在他的旁邊；

在最廣大的播散之中，播散了甚麼呢，甚麼沒有充滿呢，

牛和怪物不是崇拜一半就夠了，

糞穢和泥土比所夢想的還可羨慕，

無數的超自然，我自己期待着成爲超自然之一的我的時刻，

這日子是爲我而準備好了，當我如衆善者做了這多的善和這多的神奇；

由於我的生活的總集已經成爲一個造物者，

常常將我自己放在埋伏着的黑影的子宮裏罷。

42

在人叢中的一聲叫聲，

我自己的呼聲，快速而堅決的高朗的呼聲。

來呀，我的孩子們，

來呀，我的男孩和女孩子們，我的婦人們，我的家屬和我的至友，

現在演奏者開始沉靜了，他曾經奏過了他的在蘆管中的序曲，

很容易地寫下了隨手的調子，——我感覺到了你的頂點和終結的彈撥。

我的頭，在我的頸子上轉動着，

音樂在起伏着，但並不是從喉管中，

人們圍繞在我的周圍，但他們並不是我的家屬。

仍然是堅固的並不沉着的大地，

仍然是飲者和食者，仍然升起和下落的太陽，仍然是大氣，和無止息的海潮，

仍然是我自己和我的鄰人，新生的，有罪的，真實的，

仍然是古時的不可解答的疑問，仍然是刺傷的大足趾，仍然是發響的和渴想的呼吸，

仍然是使人惱怒者的怪聲！怪聲！直到我們覓到了這惹厭的人物所藏匿着的地方，並將

他拖出來。

仍然是戀愛，仍然是生命的嗚咽的眼淚，
仍然是額下的綳帶，仍然是死者的抬床。

這裏那裏眼睛矜矜的在散步着，

爲要餓飽了肚腹的饕餮，腦子却自由的在呼吸着，
買，賣，取得了票子，却永不去宴會去，

許多人流汗，耕田，打麥，却得到秕糠的酬賞，
少數的懶怠的私有者，他們不斷的要求了麥子。

這裏便是城市，而我仍是公民之一，

凡與其餘的人有關係的都與我有關係，政治，戰爭，市場，新聞紙，學校，
市長和議會，銀行，海關，輪船，工廠，貨倉，舖子，不動的財產，和私人的財產。

小小的富有的侏儒帶着燕尾服和領結子在周圍滑動着，

我知道他們是誰，（他們絕對的不是虫蛆和虱子，）

我承認了我自己的二重性，最脆弱的和最淺薄的，和我一樣的不死，

凡我所做的和所說的，它們也會是同樣的，

在我心中掙扎着每一種思想，在它們的心中也是同樣的。

我十分完全的知道我自己的自我，

知道我的多食的界繩必不描寫得更少，

並願意攫取了 you，祇要你對於我自己是豐富的。

我的這篇歌並不是常規的言語，

祇是率直的質問了從近處得來却投射到遠處的問題，

這是印好和裝訂了的書，——但印刷者和印刷局的孩子呢？

這些精美的照片，——但你的妻子和朋友緊密而堅固的在你的手臂裏了嗎？

黑色的船載着兵器，她的巨大的砲在她的砲塔裏——但艦長和工程師的牽曳呢？

在屋子裏碗碟用器和裝設——但男主人和女主人呢，他們眼中的觀賞呢？

那裏是高高的天，——但這裏，或者其次的門，或者橫過了一路呢？
歷史上的聖人和哲人——但你自己呢？

教條，格言，神學——但不可測度的人類的腦子，
甚麼是理性呢？甚麼是愛呢？甚麼是生命呢？

43

我並不輕視你們牧師們，在一切時，一切地，

我的信仰是信仰之最大者，也是信仰之最小者，

包括了古代和近代的崇拜以及在古代或近代之間的一切的崇拜，

相信着在幾千年後我會再來這世界上，

從神的啓示等待了感應，尊奉了諸神，禮讚了太陽，

以最初的岩石或樹木爲神並在禁咒了的圈子以內執杖祈禱，

幫助了喇嘛或婆羅門修整了神像前的聖燈，

通過了大街在一種陽物崇拜的遊行中舞蹈，在森林中成爲狂喜而無飾的赤脚的仙人，
從頭骨的酒杯中飲啜了蜜酒，成爲沙斯塔和維達的信徒並默誦了可蘭經，

走着血液所污染了的石頭或刀子的神壇，敲擊着蛇皮的鼓，

接受了福音，接受了被釘死十字架的人，確信地知道他們是神聖的，

和羣衆一齊跪下，或者和祈禱的清教徒一同起立，或者耐心的靜坐在一個蒲團上，

在我的顛狂的危機中吐着吐沫狂言，或者如同死人一樣的期待着直到的精神使我甦生過

來。

注視馬路和陸地，或馬路和陸地的外面，

是循環之循環的循環着。

是向心羣和離心羣的一份子，我轉回來並述說着如同在旅程之前留下職份的人。

碎心的，黯淡而拒絕了一切的，

脆弱的，陰沉的，暴躁的，激怒的，浮動的，失意的，無信仰著的懷疑者喲，

我知道了你們每一個人，我知道了苦痛，懷疑，絕望，和無信的大海。

巨鯨的尾如何的飛濺着水呀！

噴着血和水花，它們如何的划水如同電光一樣呀！

讓懷疑者和陰沉的暴躁者的鯨尾和平罷，

我在你們之中的位置如同在任何人之中一樣，

過去拒絕了你，我，一切都正是一樣的，

爲你，我，一切，所有的未試鍊過的和以後的也正是一樣。

我不知道什麼是未試鍊過的和以後的，

但我知道它將會輪到來證明了完全，且並不失敗。

每個想得到的，經過的，每個想得到的停留下的，並沒有一個人可以失敗。

死去且被埋葬了的青年人不會失敗，

死去且埋葬在他的身旁的青年婦人也不會失敗，

還有在門縫中窺望的小孩子一度縮回去就永不再見了，

還有無目的地活着的老人，感覺到比苦阻還要辛苦，

還有在破屋中由於苦酒和凌亂而生着結核病的人，
還有無數的被殺戮者，和落水者，還有被稱爲人類穢物的癩瘡的野蠻人，
還有僅僅張着嘴浮游着希望食物落在口裏的薩克人，
還有在地上的，或者在地上的最古老的墳墓裏的任何物，
還有在無數的星球上的任何物，還有居住在那上面的無窮無盡的任何物，
還有現在，還有所知道的最小的燐火，它們都是不會失敗的。

44

這是說明我自己的時候了——讓我們站起來罷。

我剝去了所知道的，

我使一切的男人和女人都和我進入到不可知的裏面。

時鐘指示着瞬間，——但永恆指示着甚麼呢？

因此我們有了過分耗竭了的兆兆萬的冬天和夏天。
在先頭有着兆兆萬，有着兆兆萬在它們的光頭。

生已經帶給我們以富足和變異，
別的生也將帶給我們以富足和變異。

我不能叫一物是更偉大的和更渺小的，
那充滿了它的期間和地位的是與任何物都是相等的。

我的兄弟，我的姊妹喲，人類會謀害你們或嫉妬你們的麼？
我對你們很抱歉，人類並不謀害我或嫉妬我，
一切對我很溫和，我不知道悲傷，

（我對於悲傷有甚麼用處呢？）

我是成就了的事物的一個極點，也是將成的事物的一個圈定者。

我的腳踏了梯子各級的最上一級，
每一步是年歲的一束，是步步之間的更大的一束，
一切在下的都好好的走過，而我仍然上進又上進。

在我後面的幻象不斷的起來鞠躬，
遠處的下面我看見巨大的最初的「無物」，我知道我甚至於在過那裏，
我常常是無所見的期待着，並在昏沉的霧靄中睡下，
並把握住了我的時刻，也並不受惡臭的傷害。

我被緊密的抱持着很久了，——很久很久了。

爲我而有的準備是宏偉的，
可靠的友愛的手臂會援助了我。

時代搖蕩着我的搖籃，起伏伏如同快樂的舟子一樣，因為要留出了我的地位，星星們都遠遠的在它們自己的軌道上，它們在後面看着那握持了我的。

在我從母親出生以前世紀即引導了我，我的胚胎永遠生長，無物能阻止了它。

爲着它，星星凝結成一個地球，

千萬年的地層堆積起來讓它可以棲息，

無限的植物供給了它的實體，

巨大的爬蟲將它送到它們的嘴裏並小心地保存起來。

一切的力量都堅定地用來完成了我和使我快樂，

現在，在這一點，我懷着我的健壯的靈魂站立起來了。

啊！青年的瞬間啣！永遠伸展着的彈力啣！
啊！人性啣！均勻的，鮮豔的，豐滿的。

我的愛人們，使我要窒息了。

堵着我的嘴唇，擁塞了我的皮膚的毛孔，

擁擠着我通過了大街和公共的大客廳，赤裸着，在夜中到了我的屋裏來，

白天從河岸的山上呼叫着，啊！迴蕩而鳴奏在我的頭上，

從花壇，從紆結在樹枝上面的葡萄藤叫呼着我的名子，

在我生命的每一瞬間放光，

以溫柔的香甜的親吻吻遍了我的身體，

當路過的時候悄悄的從心裏掏出了許多小包並將它們送給了我自己。

過去的崇宏的年歲升起來了！啊，歡迎呀！死去了的日子不可言說的壯麗！

每一種的情形都不僅僅是公告了自己，它公告了生長它自己之後和從自己生張出來的東

黑暗中的噓聲所公告了的也如別的一樣的多。

我在夜中打開了我的天竇並觀察了散布得很遠的星辰，

所有我看得到的這麼高，和這麼多，都不過祇是更遠的星辰的邊緣。

更廣更廣的它們散佈着，開展着，總是開展着，

伸出去，伸出去，永遠伸出去！

我的太陽又有着它的太陽，軌道順適的圍繞着它，

他和他的同伴加入了更超越的循環的一組，

成功了更偉大的一組，讓最偉大者的微小的星包圍在他們的裏面。

並沒有終止也不肯有終止，

如果我，你和世界以及一切在下的，或者在它們的表面上的，在這瞬間都回復到一種

白色的浮動，那它在長久的循環中便會是無用的。

我們必然的又會到了現在我們所站立着的這地方來，也必然地能去得更遙遠，更遙遠，更遙遠。

很少的億兆萬的年代，很少的億兆萬的立體的距離，並不足測量了空間或者使它難於久待，

它們祇不過是一部份，一切物都祇是一部分。

永遠的看出那麼遠，仍然有着無限的空間在它的外邊，永遠的計算得還多，仍然有着無限的時間圍繞着它。

我的集合地是被指定了，那是一定的，

上帝會在那裏，並且期待着直到我以最完全的條件來到，最偉大的伙伴，使我痛苦的最真實的愛人也會在那裏。

我知道我有着最優良的時間和空間，過去沒有測量，將來也不能被測量。

我走着永恆的旅程，（都來聽着罷！）

我的標識祇是一件雨衣，一雙皮鞋，和從樹上砍下來的一根棍。

我的朋友不能很舒服的坐在我的椅子上，

我沒有椅子，沒有教室，沒有哲學，

我不將人們領到餐桌，圖書館，交易所去，

我祇是領着你們每一個男子和每一個女人到一個小丘上，

我的左手擁抱着你，

我的右手指點着大陸的風景和公路。

我不能，別的任何人也不能爲你而走着那條路，

你必須你自己走着那條路。

那並不遙遠，它是可以達到的。

或者你一出生就在那路上了，祇是你不知道，

或者它就在水上的處處和陸上的處處。

可愛的孩子喲！背負着你的隨身的行李，我也背負着我自己的，讓我們迅速的走上前去，

當我們前進的時候，我們將取得了新奇的城池和自由的國土。

假使你疲憊了，將兩重負擔都給與我罷，並將你的手搭在我的肩上休息一會，在適當的時候，你也將對我盡了這同樣的義務，因為以後我們的出發我們再不能平行着走了。

今天在曙曉以前我爬到了一座小山上，並看着擁擠着的天空，

於是我對於我的精神說着：甚麼時候我們成爲這些星球的擁抱者，在其中的各物的快樂和知識，我們將以爲完全和滿足了麼？

但我的精神回答着：否，我們將跳過那、繼續的到更遠的地方去。

你也問我問題而我聽着你，

我回答了我不能回答的，你必須你自己來解答。

可愛的孩子喲！坐一小會罷，

這裏是可食的餅乾，這裏是可飲的牛奶，

但當你睡下又恢復了你自己而穿上了新衣，我便吻你以送別的親吻並開開了你可以出去的大門。

你夢想着你的沉思的夢想已經很久了，

現在我揩去了你眼睛中的眼糞，

你必須使你自己習慣於光的眩暈，你的生命的每一瞬的眩暈。

你胆怯的在海邊上緊抱着舢板已經很久了，

現在我將使你成爲一個勇敢的泅水者，

跳在海中間去，又起來呀，向我點頭，叫喊，並大笑地將你的頭髮，浸在水裏。

我是角力者的教師。

在我身邊的人有着比我更寬的胸部，證明了我自己的寬度，從我的風度學習的人，必須尊重我的毀滅了教師的風度。

我所愛的孩子，他不是由於獲得的力量成爲一個成人，而是由於他自己的權利，邪惡優於從習俗或恐懼得來的道德，

貪戀着他的愛人，充分的賞味了他的薰肉。

無酬賞的愛，或者輕輕的一割，比銳利的鋼刀的割削還壞，第一等的騎馬，決鬥，射擊，划船，唱歌或者表演五絃琴，

不如創痕和鬍子和臉子全是麻子的塗肥皂沫者，

在太陽中用心曬黑了的人也不如避去了日光的人。

我教訓着離失了我，但是誰能離失了我呢？

從現在起我跟着你們無論誰，

我的言語刺激着你們的耳朵直到你們理解了它。

我說着這些事情並不是爲着一塊錢，也不是爲等候船隻來消磨了時間，

（你的談話正如同我的一樣，我動作正如同你的舌頭，在你的嘴中它束縛着，在我却開始被解放了。）

我發誓我永不在一間屋子裏面述說着愛和死，

我也發誓我永不解說我自己，除非他和她在露天下親密的和我住在一起。

假使你願意了解了我，那末到山頭或水邊去罷，

最近的蚊蚋便是一種解說，水波的一滴或一動便是一把鑰匙，

鐵錘，車輛，鋸子補充了我的言語。

並不是活葉書的屋子和學校能够和我交談，

莽漢和幼小的孩子們比他們都強。

和我最親近的年青的機器匠他了解我很清楚，

身上背着斧鋸的伐木人將整天的帶着我和他在一起，

在田地裏耕種的農家的孩子感覺到了我歌唱的聲音很美，

在載着我的言語前進着的小船中，我和漁人和水手們生活並喜愛着他們。

在營幕或前進中的士兵便是我自己，

在未決的戰爭的前夜許多人覺到我，我也並不離開他們，

在那嚴肅的夜間（那或者是他們的最後的一夜了）那些知道我的也必能覺到了我。

我的臉擦着獵人的臉，當他獨自一人躺下來在他的地毯上，

趕車的人想着我必不在意於他的車輛的顛簸，

年青的母親和年老的母親能對我理解，

女兒和妻子將針停息了一會忘記了她們是在甚麼地方，

他們和一切的人都願意回想着我所告訴了他們的。

48

我曾經說過靈魂並不更多於肉體，

我也說過肉體並不更多於靈魂，

除了我自己，再沒有別的一切或上帝比自己還大，

無論誰沒有同情的行走過咫尺便是行走到他自己的墳墓裏去，

我和你錢囊中空無所有的人可以購買了地球上的精品，

一隻眼睛的瞥視，或顯示豆莢中的一粒豆，可以使一切時代的學問感到惶惑，

沒有購買或雇用，但青年人遵守着它可以成爲一個英雄，

沒有這柔軟的物質但它可以成爲循環的宇宙的中樞，

我也對任何的男人或女人說過譁你的靈魂冷靜而鎮定的站立在百萬個宇宙之前。

我也對人類說過別以上帝爲稀奇，

因爲我對於一切都感到稀奇的人並不以上帝爲稀奇，

（沒有名詞能說出來我對上帝和死是如何寧靜。）

我在每一物質之中聽見和看見了上帝，但至少還是不理解上帝，我也不理解比我自己能有着更多的奇異的人。

爲甚麼我會願意看見上帝優於看見今天呢？

我在二十四小時的每一小時看見了上帝的某物，其次每一瞬間，在男人和女人的面上，我看見上帝，在鏡子裏面的我自己的臉上，在大街上我得了上帝所擲下來的信，每一封信都有着上帝的簽名，但我留下了它們在來的地方，因爲我知道我要去的無論任何地方，別的人將永遠的永遠的如期地來到。

49

還有你們死，和你們道德的固執的偏見，要恐嚇了我那是一種無力的嘗試。

對於他的無可推讓的工作，助產醫生來到了，

我看見緊蹙的老年者的手接受了支持，

我靠在精緻柔軟的門邊，

標記了出口，標記了救濟和逃避。

還有你們死屍，我想着你們是風度美好的，那不能使我不快，

我嗅着生長着的芳香的白玫瑰花，

我接觸了葉子的嘴唇，我接觸了西瓜的光滑的胸脯。

還有你生命喲！我記着你是許多死的遺物，

（無疑的我自己以前曾死過了幾千萬次了。）

啊天上的星星喲！我聽着你在那裏低語，

啊太陽喲，——啊墓地的草葉喲，——啊永恆的轉移和活動喲，

假使你們不說着這些，我如何能說着這些呢？

這些在秋天的樹林的泥池，

黃昏時候步履蹣跚的從天上降下來的月亮，

白天和黑夜的閃光，——垃圾堆上的凋殘了的蘋果，
乾槁了的肢體上的悲痛的譫語。

我從月光中上昇，我從黑夜中上昇，

我覺出了遊蕩着的篝火乃是白天時候日光的反映，

是從大或小的誕生發到不變和中心去。

50

那是在我之中——我不知道它是甚麼——但我知道它是在我之中。

隨着我的身體，痙攣而出汗，安靜而冷却了，

我睡下——我睡得很久。

我不知道它——它沒有名子——它是一個沒有說出的字，
它不在任何字典裏，言語裏，符號裏。

它搖蕩着某種東西多於我所搖蕩着的地球，
創造是它的朋友，這個朋友的擁抱使我甦醒了。

或者我能夠說出更多的，綱要呀！我對我的兄弟和姊妹們誓約着。

我的兄弟和姊妹們喲，你們看見了麼？

它不是混沌和死，——它是構造，聯合，計劃，它是永恆的生命——它是幸福。

51

過去和現在的意願——我曾經充滿了它們，傾空了它們。

又前進而滿足了我的未來之其次的一層。

那裏的聽者喲！你們信託我甚麼呢？

當我嗅着黃昏的邊緣，看看我的臉。

（直切的說並不有別的任何人傾聽着你而我也祇是停留一分鐘之久。）

我和我自己衝突了嗎？

那末很好，我和我自己衝突罷，

（我是大的，我包容了多數。）

我專注意它們之最切近者，我在門板上期待着。

誰曾經做完了他的白天工作？誰很快的吃完了他的晚飯呢？

誰願意和我散步呢？

在我出發以前你想說甚麼？你證明了已經太晚了嗎？

52

蒼鷹在附近猛翔着，他斥責了我，他怨我的閒談和我的悠遊。

我過於沒有些須的馴順，我過於不可解說了，
我震驚着我的粗野的呼聲在世界的屋頂上。

白天的最後的急雨使我退回，
它在一切之後投擲了我的影子，如同在黑影的野地上別的東西一樣的真實，
它引誘我到霧靄和黑暗。

我如空氣一樣的離開了，我對逝去了的太陽搖蕩着我的白髮，
我展開了我的肉體在漩渦之中，如同帶形的雲一樣的漂流着。

我將我自己遺贈給從我所愛的草葉所生的泥上，
假使要再覓到我，那末從你的鞋底上看看我罷。

你將不容易知道我是誰，或者我的意義是什麼，
雖然我對於我將是很健康的，
要濾淨和補充了你的血液。

在開初不能得到我，仍保持勇氣罷，
在一處錯過了我可以到別處覓到了我，
我總是在某個地方停留着等待了你。

註(一)自I I N歌(Song of Myself)始發表於一八五五年，當時僅作爲一首序詩並無標題。至一

八五六年始改題爲一個美國人惠特曼之歌(A Poem of Walt Whitman an American)

一八六〇年則改題爲惠特曼，一八八一年始改爲現題，爲詩凡五十二章，其中不但可窺見
惠特曼對於自己即個人的看法，即對於人類，國家，都市，自然，戰爭，宗教，愛和死

等，亦可約略探知惠特曼對於這些問題的見解。詩題日譯者或作「自我之歌」，實則「自己」與「自我」其意義極相懸殊，故此處仍直譯「自己」。

(2) 此節之意思，Bucke 氏曾試為解說，謂屋子和房間，為古今文哲學者之各種學派及宗門，芳香則為彼等思想感情之種種相云。

(3) 此下一大段意極隱晦，不可索解，各家解說亦多異說。譯者於此處亦僅略就字面直譯而已。惠特曼詩歌多有神秘氣分，即此類是也。

(4) 開納克 (Kanuck) 即加拿大人之俗名；塔卡河本為祖乎沃答之一種菌類，此指維爾樂尼亞齊地之土人；可弗指美國南部黑人。

(5) 加塔霍支 (Chadahoché)，亞爾塔馬哈 (Alamahan) 美國佐治亞州兩條河川的名稱。

(6) 剝包會 (Huking)，美國風俗，玉蜀黍成熟，鄰人相聚，共助收穫，為一時農村盛會，稱為剝包會。

(7) 克諾斯 (Kronos)，希臘神話，大神宙斯之父。宙斯 (Zeus) 諸神之父。海克里斯 (Hercules) 希臘神話之英雄。阿麗里斯 (Osiris) 埃及神話中之太陽，司生殖，為農神伊西斯 (Isis) 人之夫。比魯斯 (Belus)，古代巴比倫人之大神，通常作 Bel。曼尼多 (Manito)

美國紅印第安人崇拜之神。阿拉 (Allah) , 護聖默德教徒呼神之名。阿丁 (Odin) , 古代北歐人最重要之神。

亞當的子孫

我歌唱帶電的肉體（一）

I

我歌唱帶電的肉體，

這些我所愛的隊伍，圍繞着我，我也圍繞着他們，

他們不讓我離開，直到我與他們同去，適應了他們，

配合了他們，並以靈魂的付託完全付託了他們。

那不是可疑的麼？那些敗壞了自己的肉體以遁隱了自己的人，

並且瀆污了生的人，不是如同瀆污了死者一樣的壞麼？

肉體所做的不是全然地如靈魂一樣的多麼？

假使肉體不是靈魂，那麼靈魂是甚麼呢？

2

男人或女人的肉體的愛，不能估計，肉體自身不能估計，男性的肉體是完全的，女性的肉體也是完全的。

顏面的表情不能估計，

但一個完美健全的男人的表情，不僅是在他的顏面上，

也是在他的四肢和連帶的各部，更奇特的在他的臀和胸的各部，

在他的漫步，在他的頸脖的運動，在他的腰膝的屈伸，衣飾並不能將他隱藏，他將強健甘美的性質從織物和衣布中投出來。

看着他傳達了這多或者更多的情意，如同最美的詩歌，

你依戀的看着他的背影，他的肩背和脖項的背影，

嬰兒們的豐滿活潑，婦人們的頰和胸部，她們的衣飾的褶痕，她們的舉止，當我們在街上走過，她們的形像的輪廓緩緩的過去。

裸體游泳者在游泳可以看見他在透明的碧綠的水波中游泳或者仰面浮着，靜靜的來去，一任水波的搖蕩和起伏，

在划子上的持槳者，在馬背上的騎士的俯身前進和後退，

女孩子們，母親們，主婦們。在她們一切的動作中，

成羣的工人們，在正午時候坐着，帶着他們露天飲食的茶壺，妻子們在旁邊照拂着，女性在撫愛着一個孩子，農夫的女兒在花園或牧場中，

年輕的漢子在鋤耕包米，雪車的車夫駕駛着他的六只馬匹通過了人羣，

角力者的角力，兩個學徒長得紅活結實，在日暮歇工時在腳地上，

外衣和帽子都擲在地上，愛與抵抗的擁抱，

上下地扭抱着，他們的頭髮披散着，且遮蓋了眼睛。

救火夫穿着特殊的制服前進，從潔淨的袴褂中的雄健的臂力的表演，

緩緩的從火場歸來，忽然警鈴交響了，小心地警戒着，

自然的美滿的各種的面貌，傾俯着的頭，弧形的頸子和報數。

我愛這樣的形相——我寬鬆了我自己，自由地通過：我和最幼小的嬰兒吸食着母親的乳

房，

和游泳者一同游泳，角力者一同角力，和救火夫一貫前進，並停下，凝聽，和報數。

3

我知道一個人，一個普通的農夫，五個孩子的父親，

也知道在他們之中的孩子們的父親們，他們之中的孩子們的祖父們，

這個人非常強毅，沉靜，有個人的美，

他的頭的形相，他的淡黃和雪白的頭髮和鬚子，他的黑眼睛的無限的意義，他的態度的

富裕和廣闊，這些，我常去訪問去，並且他也是智慧的。

他有六尺高，他已經八十多歲了，他的孩子們都高大，朗淨，多鬚，栗色，健美，

他們和他的女兒們都愛他，所有有見他的人愛他，

他們並不是由於約許而愛他，他們是以個人的愛而愛他，

他祇是飲水，但血液却如紫紅色的一樣，在他的額面的栗色的皮膚下面奔流着，他也常

常是一個獵者和漁人，他自己駛着自己的船，他有着一個船匠送給他的一隻精美的

船，他有着愛他的人們送給他的鳥槍。

當他和他的五個孩子和孫子們出去漁獵，你立刻可以看到他乃是這一羣之中的最美最有生氣的，你將希望着他常在一起，你將希望坐在船上的他的旁邊，而你可以交談。

4

我感覺到和我所歡喜的人在一起是滿足的，

在晚間和休息的人結伴在一起是滿足的，

爲美麗的，奇怪的，有生氣的歡笑的肉體所包圍是滿足的，

從他們中通過，或者接觸到某個人或者讓我的手臂有着片刻的時間，輕輕地圍繞在他或她的頸子上，那末這是甚麼呢？

我再不要求更多的歡樂了，我在其中游泳，如同在大海中一樣。

在和男人們或女人們親切的在一起，並注視着他們，並在他們的接觸和氣韻之中有着某種東西，使靈魂十分的快樂，

一切的東西都使靈魂快樂，但這些更使靈魂十分快樂。

這是女性的形體，

從它的頭到腳踵都發射着神聖的靈光，

它以強烈的不可抵抗的吸力，吸引着人，

我被它的氣息牽引着，就好像我祇是一種無力的氣體，除它和我自己，一切都消失了。書籍、藝術、宗教、時間，可看見的堅固的大地，及一切在天堂裏所希望的，在地獄所畏懼的，現在都消失了。

狂熱的纖微，不可控制的放射，從它發散出來，反應也一樣的是不可控的，

頭髮、胸脯、臀部、大腿的灣曲，放開了兩手的一切的鬆解，我自己也鬆解了，

愛流的不斷的刺激，愛的肉體的膨脹和微妙的痛楚，

熱愛的無限的清潔的噴射，愛的微顫的膠着，

愛的新婚之夜，支持到了疲憊的曙曉，

震動了意欲和生育的白天，

消逝於分劈開的緊抱着的和甘美的肉體的白天，

這樣的結胎，——其後這孩子被婦人誕生了，男子被婦人誕生了，這樣這生之洗浴，這大與小的混融，又再行出生。

婦女們都別害羞呀！你們的光榮包容了其餘的一切，其餘的一切的出路，你們是肉體的大門，你們也是靈魂的大門。

女性包藏了一切的性質，且調和了它們，

她在她的地位，以完美的天秤移動着，

她是合適的，遮蒙着的萬物，它是主動的也是被動的。

她孕育女孩如同爲男孩一樣，男孩也如女孩一樣。

就好像我看見了我的靈魂在自然中反映，

就好像通過了一層霧靄，我看見了一個人，有着難以言說的完全、神聖、和美麗，看見了低垂着的頭，和撫抱在胸前的兩手，我看見了女性！

男性並不少於靈魂，也不多於靈魂，他也是在他的適宜的地位，他也是一切的性質，他是行動和力量，

在他的心中有着可知的宇宙的副本，

侮蔑成爲他是優良的，嗜欲和反抗成爲他是優良的，

最粗野最大的暴怒成爲他是最高的祝福，最深的憂愁優良的，對於他便是一種驕傲。

男子的完全離開了的驕傲，對於靈魂是平靜的，是優美的，

知識成爲他，他常愛好知識，他使一切的東西供他的試驗，

凡是他所考察的，凡是他所觸擊的船或帆，最後祇是響澈了此地。

（除了此地他所觸擊的，曾在甚麼地方發聲呢？）

男子的肉體是聖潔的，婦人的肉體也是聖潔的。

無論它是誰，它都是聖潔的，——它是在工人隊伍中的最卑賤的麼？

它是才上了碼頭的呆鈍的移民中的一個麼？

每一個屬於此地或任何地的人都一樣的豐滿，都如同你一樣，

每一個人走在行列中，都有着他的或她的地位。

（一切便是一個行列，
宇宙便是有着節板和完美的運動的一個行列。）

你深知道你自己麼，你所講的最卑下的無知？

你想到了你有看好風景的權利，而他和她便無權一看麼？

你想到物質是結合在一起，而泥土祇是在地面上，而流水奔流着，植物生長着，
祇是爲你，並不是爲他或爲她麼？

7

一個男人的肉體在拍賣（2）

（因爲在戰前我常到奴隸市場看着這樣的交易。）

我幫助了拍賣者，這齷齪的傢伙大半不能明瞭他的職務。

紳士們看着這事驚奇了，

無論如何，投標者所出的標價，對於它總是不够高，對於它，地球在沒有動植物以前準備了兆億萬年，對於它，迴旋着的天體正確而堅定地圍繞着。

在這頭上，是摧毀一切的腦子，

在它之中或它之後是大英雄的製造。

試試這四肢罷，紅色、黑色、或白色，它們的肌肉和神經都是敏活的，它們可以剝開來讓你可以看見。

敏銳的感覺，有着生命的光輝的眼睛，有胆氣，有力量，豐滿的胸肌，柔活的脊骨和頸項，並不鬆緩的肌肉，勻稱飽滿的手臂和大腿。

並且其中還有着奇蹟。

在其中血液奔流着，

同樣的古老的血液呀！同樣的鮮紅奔流的血液呀！

那裏膨漲着並噴射着一個心，那裏有着一切的熱情、願望、希求、靈感，

（你以為因為他們沒有被表露在客廳和教室裏，遂以為它們並不存在麼？）
這不僅僅是一個男子，這是那些將輪流着做父親者的父親。

從他發生繁庶的國家和富裕的共和國，

屬於他，不可計算的不朽的生命，有着不可計算的形體和快樂。

你如何知道幾千年以後誰將從他的子孫的子孫生出來呢？

假使你能追溯到千萬年以前，你能覺到誰是你自己所從來的麼？

8

一個女人的肉體在拍賣着，

她也不僅是她自己，她是許多母親們的溫和的母親，

她是他們的生育者，他們將成長起來，且是母親們的配偶。

你會永久愛着一個婦人的肉體麼？

你會永久愛着一個男人的肉體麼？

你沒有看見這些正是與地球上各民族各時代的人人是一樣的麼？

假使有物是聖潔的，人類的肉體便是聖潔的，

一個男子的光榮、和甘美，便是丈夫氣的不可瀆污的標號，

在男人或女人之中，一種淨潔的強健的緊緻的肉體，比最美麗的臉面更美麗。

你看見敗壞他自己的生命的肉體的傻子了麼？或者看見她自己的生命肉體的女傻子了

麼？

因為他們不能隱遁了他們自己，也不能隱遁了她們自己。

9

啊我的肉體喲！我不敢在別的男人們和女人們之中遺棄了你的形相，也不敢遺棄了你的

部份的形相，

我相信你的形相和靈魂的形相始終是一致的，而它們便是靈魂，

我相信你的形相和我的詩歌始終是一致的，而它們便是我的詩歌。

男人的、婦人的、孩子的、兒童的、妻子的、丈夫的、母親的、父親的、青年的、少年

婦女的詩歌，

頭、頸、頭髮、耳朵、耳朵的耳擊和鼓膜，
眼睛、眼緣、虹彩、眉毛、眼皮的開閉和睡眠，
嘴、舌頭、唇、齒、口蓋、牙床、咬嚼筋，
鼻子、鼻尖、鼻胛，

臉、額顛、前額、下巴、喉嚨、頸背、頭椎，

強壯的兩肩，威嚴的鬍子、肩胛、後肩、廣闊的下頰，

上臂、兩腋、肘拐、下臂、臂筋、尺骨，

腰和小腰、手、手掌、指節、大指、中指、指紋、指甲。

寬闊的前胸、胸前的汗毛、胸骨、腰窩，

肋巴、肚子、脊骨的各部，

髀部、尾椎、髀部的裏外、辜丸、腎根，

強壯的大腿，很好地支持了身體，

下腿、膝、膝蓋、上腿、腳肘。

腳螺旋、腳背、腳踵、大趾、後踵。

一切的形象，一切的形象，一切屬於我的或你的肉體的，或者任何人的肉體的，男性

的、女性的，

肺的伸縮，骨的張弛，腹部的排泄，

在頭蓋裏面的腦子的褶皺，

同情、心瓣的開合、口蓋的蠕動、性愛、母愛，

女性與一切屬於女性的，一切生自女人的男子，

子宮、乳。乳頭、乳汁、眼淚、歡笑、低泣、愛的表情、愛的不安和興奮，

聲音，動作、言語、低訴、大叫。

食物、飲水、脈膊、消化、汗液、睡眠、散步、游泳，

臀部的平衡、跳躍、傾倒、擁抱、手臂的彎曲和攥緊，嘴的不斷的動作，和圍繞着兩眼

的變化，

皮膚，日晒的黑昏、雀斑、頭髮，

一個人所感到的奇異的同情，當接觸到肉體的手或裸露的肉，

血液循環和呼吸的出入，

腰肢的美，因此還有臀部，和膝部的一前一後的移動，

在你身中或我身中的稀薄的鮮紅的液汗、骨頭、和骨頭的骨髓，

健康的充分的表現；

啊我說這不僅僅是肉體的詩歌，是肉體的一部，並且便是靈魂。

啊我現在說這便是靈魂呀！

註(1)此詩原作於一八五五年，題爲：啊我的孩子呀！啊伙伴呀！(O My Children O Mates!)

一八五六年題爲「肉體之歌」(Poem of the body)，一八六七年改現題。

(2)一八五五年作「一個奴隸在拍賣，」次年始改爲「一個男子的肉體在拍賣」(蓋島時南老

美洲賣買黑奴之風，還正在盛行。

從羣衆——搖蕩着的海洋(1)

從羣衆的海洋裏，——一滴水溫柔地向着我低語：

「我愛你，在不久我死去以前；

我曾經旅行了迢遙的長途，祇是爲的是尋覓你，和親近你，

因爲除非我見到了你，我不能死去，

因爲我懼怕着我以後會失去了你。」

現在我們已經相會了，我們看見了，我們很不安，
我愛，和平地歸回到海洋去罷，

我愛，我便是那海洋的一部分，我們並不遙遠的隔別，
看哪，偉大的宇宙，萬物的聯繫，如何的完全！

祇是爲着我，爲着你，這不可抗拒的海，是分隔了我們，
祇是爲了一小時，使我們分離，但不能使我們永久地分離，
別焦急罷，——一小會，——你知道我敬禮空氣、海洋、和大地，

每天在日落的時候，爲着你，我親愛的原故。

註(1)此詩一八六五年發表，爲檸檬集中的一篇，一八六七年後則編入附錄中，一八七一年編入亞當的子孫，爲最後的編定。據云，此蓋惠特曼瀟華府時，與某婦人之戀愛詩，於一八六四年遂致某婦人者。

我倆，被愚弄如何的久(1)

我倆，被愚弄如何的久啊，

現在變質了，我們飛快地逃跑，如同大自然一樣的逃跑，

我們便是大自然，我們遠離很久，但現在我們又歸回來了，

我們變爲植物、樹幹、樹枝、樹根、樹皮，

我們睡在地上，我們是岩石，

我們是橡樹，我們在露天下並排生長，

我們吹着嫩草，我們是野獸羣中的兩隻，如任何野獸一樣的自然生長，

我們是兩條魚，雙雙的在大海中游泳，

我們是刺棟所開放的，我們早晚放散着香氣在巷子的周圍，

我們也是動物、植物、礦物的粗劣的黴菌，

我們是兩隻肉食的鷹，我們在高空迴翔並向下親視，

我們是兩個光輝的太陽，那正是我們平衡自己的圓形和星形，我們也如同兩顆行星，

我們在樹林中以利牙和四足尋伺着，我們猛撲虜獲物，

我們是午前午後在高空追逐的兩片雲霞，

我們是交混的海洋，我們是快樂的海浪的兩個，互相滾捲着，互相交濤着，

我們是大氣，明澈的、容受的、可透的、不可透的。

我們是雪、雨、寒冷、黑暗，我們每人都**是**地球的產物和影響，

我們周遭又周遊，直到我們又歸回到我們的家，我倆，
我們避去一切除了我們的自由，一切除了我們自己的快樂。

註(1) 作於一八六〇年，爲詩集「亞當的幼兒」之第七篇。一八六七年始被遺棄。在一八六〇年

時第一行之前尚有：

「你和我，——我們是大地。」

至一八六七年刪去。

第三行一八六〇年時作：

「現在快樂，變質，我們飛快地逃遁，如同大自然一樣的逃遁。」

至一八六七年始改定爲現在的第三行。

第十行以後，一八六〇年時尚有：

「我們是丁尼斯的交流漣濕的海浪，我們是布魯山的鑿擊，升起於維爾畿尼亞。」

至一八六七年刪去。

第十八行一八六〇年時「我倆」作「我們有兩個。」至一八八一年始最後改定。

蘆 笛 集

無論誰現在握着我的手的

無論誰現在握着我的手的，

失去一物，一切即將無用。

在你進一步試探我之前，我給你良好的勸告，

我不是你所想像的，却是更相反的。

那將成爲我的追隨者的人是誰呢？

誰將簽署自己作爲我的愛的候補者呢？

這道路是可疑的，結果是不確定的，或者是破滅的，

你不能不放下別的一切，祇希望着我成爲你的唯一的絕對的標的，

你的追求甚至於會是長久的，苦辛的，

你的生命之全部過去的學說，你周圍所有的生活的習俗都不能不放棄，

因此在你進一步使自己苦惱之前，放開我罷，讓你的手從我的肩頭放下，
放下而且離開了我，走着你的路罷。

或者悄悄的在樹林中嘗試，

或者在露天的岩石後面，

（因為我不在房子的密閉的小屋中出現，也不在衆人中閒，

在圖書館我却騎着如同啞子，如同白癡，或者未生者或死人，）

但却可能和你在一座高山上，首先注視着恐怕周圍幾里以內，突然有人出來，

或者可能和你航行在海上，或在海邊，或某處寂靜的島上，

這裏我許可你將你的嘴放在我的唇上，

親着伙伴或新郎的熱烈的親吻，

因為我便是新郎，我便是伙伴。

或者如果你願意，將我藏入你的衣衫下面罷，
那裏我可以感覺到你的心臟的劇動或者靠着你的腿骨休息，
帶着我前進，當你走過了海上或陸上，
因為祇有這樣親近你，是滿足的，是美好的，
這樣的親近你，我纔會安靜地熟睡，並永遠被攜帶着。

但你學習這些篇幅你便學習着冒險，

因為這些篇幅和我你將不會理解，

當初它們逃避着你，最後我也一定地逃避着你，

即使當你想着你是無疑地緊握了我的時候，看呀！

你看我已經逃脫了你了。

因為那不是我放置在裏面的，我寫在這本書裏，
也不是爲着你讀了你可以研究它。

也不是爲那些羨慕我，並誇讚我的人深知道我，

也不是我的愛的候補者（至多是極少數的人）證明了勝利，
也不是我的詩僅僅爲善，它們之爲善如同爲惡一樣或者更多些，
因爲假使沒有我所提示你隨時可猜而不中的，便一切卽成爲無用，
因此放下而且離開了我走你的路罷。

爲你，啊德模克拉西喲！

來呀，我願意使大陸不可分離，

我願意創造自來太陽沒有照耀過的光輝的民族，

我願意創造神聖的磁性的土地，

有着伙伴的愛，

有着伙伴的終生的愛。

我願意栽植友愛濃密，如同樹林一樣的，沿着美洲的河川，

沿着偉大的湖岸，並在所有大草原之上。

我願意使不可區分的諸城，以它們的手臂互相攬着彼此的脖子。

以伙伴的愛

以雄強的伙伴的愛。

爲你，啊德模克拉西哟，我以這些服役於你，啊母親哟，
爲你，爲你，我願歌着這些歌唱。

在春天我歌唱着這些（1）

在春天我歌唱着這些集合愛人們，

（因爲除了我，誰理解愛人們和所有他們的憂愁和快樂呢！

除了我誰是伙伴之詩人呢？）

集合着，我遍歷了花園，世界，但很快的通過了大門，

現在沿着池邊，現在作片刻的涉水，並不懼怕濡濕，

現在在橫木豎木的圍牆旁邊，那裏，古老的石塊從田野裏拾來，投擲在那裏，堆積在那裏，

（野蕪和蘆葦和蘆葦從石縫中長出來，並部分地掩蓋着它們，我越過了這些而通過，）
在很遠很遠的樹林裏或者徜徉在夏天的晚間，在我想着我要去甚麼地方之前，

孤獨的，嗅着大地的氣息，不時的在寂靜中停下來，

我獨一人想着，但即刻一羣人集合在我的周圍，

有些在我的身旁散步，有些在我的身後，有些迴抱着我的手臂或我的脖子，

他們死去或活着的親愛的朋友們的精神，他們集得越厚，一種偉大的人羣，而我便在當

中，

集合着，分散着，歌唱着，那裏我和他們漫步着，

採摘某物作為紀念，投給鄰近我的無論是誰，

這裏，紫丁香花，和一枝松枝，

這裏，從我的袋中，一畝我在佛羅里達從一棵活着的橡樹摘下的青苔，當它低垂的懸掛

下來，

這裏一些石竹和桂葉，和一握的麝香，

而這裏便是我現在從水裏抽出來的，當在池邊涉水的時候，

（啊，這裏，我最後看見他溫柔地愛着我，便離開我永不歸回來了，

而這，啊，因此這便是伙伴的紀念，這枝蘆根，

青年們互相交換着它呀！別將它弄碎呀！

而楓葉之枝，和一束的香櫟和胡桃，

酸栗之幹，梅花和香杉，

這些我被精神的濃厚的雲圍繞着，

漫步，當我通過的時候，指點或者接觸，或者散漫地擲投着它們，

指示每個人他所應有的，給某物於每個人，

但我在池邊從水裏所抽出來的我保留着，

我給與它，祇有對於那些愛着如同我自己一樣勝任於愛的人們。

註（1）一八六〇年爲蘆節集中之第四篇，至一八六七年始改爲現題。惠特曼的詩歌富於神祕的

想像，從這篇詩作中的意境，也可以看得出來。

——譯者

在日入時我聽着

在日入時，我聽着我的名字在國會中如何的被讚美歡迎，但對於我，隨着來的，並不是

一個快樂的夜，

或者當我豪飲，或者當我的計劃成功，仍然，我並不是快樂的，

但當天曉時，我從完全健康的床上起來，精神煥發，歌唱着，呼吸了秋天的成熟的氣

息，

當我看到西方的圓月發白，並在新曉的曙光中消失，

當我獨自一人遊行在海岸，赤裸着身體，和冰冷的海水一同歡笑，看着太陽的升起，

並且當我想着我的好友，我的情人，如何的在路上來着，哦，這時我是快樂的，

哦，這時，每一呼吸覺得更甜美，那一整天飲食得很好，美麗的白天也安適的過去，

隨着來了同樣的快樂，隨着在晚間，我的朋友來了，

於是那晚夜，當一切寂靜，我聽着海水幽緩地，繼續地捲到海岸上，

我聽着海水與沙礫的，激盪的聲音，好像對她表示以低語祝賀了我，

因為我所最親愛的人，睡在我的旁邊，在涼夜中，在同一的被單下面，

在秋夜月光的寂靜中，他的臉偏過來面對着我。

而他的手臂輕輕地圍着我，——而那夜我是快樂的。

在路西安納我看見一株活着的橡樹正在生長

在路西安納，我看見一株活着的橡樹正在生長着，

它孤獨地站立着，有些青苔從樹枝上垂下來。

那裏沒有一個同伴，它獨自生長着，發出許多蒼綠黝碧的快樂的葉子：

而且，它的樣子，粗壯，倔強，雄健，令我反省到我自己。

我驚奇着，它如何能發出這多的葉子，孤獨地站立在那裏，附近沒有它的朋友，也沒有它的情人，——因為我知道這在我却不可能。

所以，我摘下了一小枝，帶着幾匹葉子，且纏着少許的青苔，我將它帶回來，供在我的屋子裏。

這不是要拿它來使我想起了我自己的親愛的朋友們，（因我相信最近我是很少想到他們了，）

乃是它使我想起一種奇異的標誌——它使我想到了剛毅的愛，

因為，雖然這路西安納的活着的橡樹，孤獨地生長在那裏，在廣闊的平地上，

一生中發出這多的快樂的葉子，附近沒有一個朋友，也沒有一個情人，——我十分知道

這在我却不可能。

註：本篇如發表於一八六〇年的溫笛集（*Calamus*）至一八六七年始改爲現在的標題。詞句較之一八六〇年的原稿，亦略有出入，如第三行的「發出」（*Uttering*），在一八六〇年的原稿則作「因探着」（*Uttering*）。

三十一年九月附記

給一個陌生人

過路的陌生人啊！你不知道我如何渴望地盼望着你，

你必是他我所尋求的，或者她我所尋求的，（它好像成爲一個夢境，）

真的，我在某個地方曾經和你生活過一個快樂的生命，

一切都憶想起來了，好像我們會互相飛掠而過，自由的，熱愛的，貞潔的，成熟的，你曾經和我長成，和我是一個兒童，和我是一個女孩，

我和你一起食宿，你的肉體不僅僅成爲你自己的，

我的肉體也不僅僅是我自己的，當我們相遇，你給我以你的眼睛，臉面，膚肉的歡愉，

你也取了我的鬚子，胸脯，兩手，作爲報酬，

我並不是對你說話，我是想念着你，當我獨自一人坐着，或夜中獨自一人醒來的時候。我看出來，我不會失掉了你。

大地，我的相似

大地，我的相似，

雖然你看去是這麼泰然，飽滿，渾圓的在那裏，

現在我猜想，你心中有着凶猛的某種東西宜於爆發，

因為一個鬥士牽戀着我，我也牽戀着他，

但對於他，我心中有着某種凶猛而可怕的東西宜於爆發，

我不敢在文字中說着它，甚至於也不敢在這些詩歌裏。

我一個夢中做夢

我一個夢中做夢，我看見一座城池，不可克服的受着地球上其餘全體的攻擊，

我夢見那是「友愛」的新城池，

再沒有比雄強的愛還偉大的了，它領導着其餘的。

它可以每一刻被看見，在那塵埃濺的人們的行動之中，
在所有他們的言語和態度之中。

大路之歌（一）

（一）

我欣快地漫步走在大路上。

自由的，健康的世界展開來在我的面前，

遼遠的黃土的道路可引到我所想到的地方。

因此我不希求幸福，我自己便是幸福，

因此我不再啜泣，不再躊躇，我不要求甚麼，

收拾了室內的嗔怨，書本，和苛刻的批評，

我強健而滿足的走在大路上。

地球，那是已完全，

我不要求星星們更接近，

我知道它們所在的地位很適宜，
我知道它們使那些屬於它們的很滿足。

（但我在這裏，我仍然背負着我的精美的行囊，
我背負着他們，男人和女人，我背負着他們到我所到的任何地方。
我發誓，要我離棄了他們那是不可能的，
他們使我滿足，我也以使他们滿足回答了他們。

(二)

我走上了你們的路，並且四處觀望，我相信在這裏的不是你們的全體，
我相信在這裏仍有着許多沒有見到的，
這裏深奧的接待之課題，不偏愛，也不拒絕，
頭髮耗斃的黑人，罪犯，殘廢者，目不識丁的人，都不被拒絕，
誕生，延請醫生者的忙道，乞丐的蹣跚，酒醉者的搖擺，機器匠的譁笑，
羣，
逃亡的青年，富人的馬車，纨绔子弟，淫奔的男女，

早起趕集的人，板車，搬運家具到鎮上去又從鎮上搬運着回來，他們走過，我也走過，一切都走過，一切不能被禁止，一切不能被接受，一切對於我無不是可愛。

(三)

你們給我以呼吸和說話的空氣喲！

你們從我的意思得名，並給我的意思以具象的物體喲！

你們在均勻的陣雨中包被了我和萬物的光輝喲！

你們路旁崎嶇山洞中的荒廢了小道喲！

我相信你們蘊藏着不可視見的生命，你們對於我是這樣的可愛。

你們城市裏滿掛着旗幟的街道喲！你們邊地上的圍牆喲！

你們渡船，你們碼頭上的舢板和桅桿，你們木材堆積着的兩岸，你們遠方的船舶喲！

你們一排排的房子，你們有着窗櫺的鋪面，你們房頂喲！

你們走廊和入門處，你們山牆和鐵門喲！

你們玻璃框架，陳列着這多東西的大窗子喲！

你們門和台階和拱門喲！

你們馬路旁的灰色的石塊，你們十字路喲！

你們對於一切所接觸着你們的我相信你們都使之加入於你們的自己，現在這同樣的祕密地加入於我自己，因此這精神對於我是顯然而且可愛的。

(四)

地球從左邊和右邊擴張開來。

這活的圖畫，各部分都放着最美的光輝，

音樂在需要着音樂的地方演奏，在不需要音樂的地方停止，

這大路上的快樂呼聲，這大路上的快樂的新鮮的感情。

啊，我所行走着的大路喲！你不是對我說「別離開我」了麼？

你不是說「別冒險——假使你離開我，你便迷失」了麼？

你不是說「我已經準備好了，我已鍛鍊得很好，無不如意，別離開我」了麼？

啊，大路喲，但我回答你，我不是怕離開你，乃是我愛着你，

你之表白我，優於我自己之表白，
你比我的詩歌還多還美。

我想着英雄的事業都在露天下面產生，一切自由詩也一樣，
我想着我可以站在這裏，且表演出奇蹟，

我想着凡我在路上所遇見的我都喜歡，無論誰看到了我也將愛我，
我想着我所看見的無論誰都必快樂。

(五)

從此時起我使我自己自由而不受限制，

我走到我所喜歡的地方，我完全而絕對地主持了我自己，

聽着別人的話，考慮着他們所說的，

躊躇，探索，接受，冥想。

溫和底地，但必須懷着不可抗拒的意志從可以固持我的固持中解放了我自己。

我呼吸着一大片空間，

東邊和西邊屬於我自己，北邊和南邊也屬於我自己。

我比我所想的還巨大，美好，

我不知道我會有這多的善。

一切對於我都是美麗的，

我可以對男人和女人說了又說你們對我這麼好，

我對你們也要如此，

我要去補足了我自己和你們，

我要去散佈了我自己在男人和女人中間，

誰反對了我不能使我苦惱，

誰容受了我，他或她便被祝福，也將對我祝福。

(六)

現在，假使有一千個完全的男人出現，那也不足使我詫異，

現在，假使有一千個美麗的女人出現，那也不是使我吃驚，

現在，我已看透了優良人的製造之祕密，

我是在露天下面生長，並和大地一同食，息，

這裏一個偉大人物的行爲都有餘地，

（這樣的行爲把握着全種族的心

它的毅力和意志的流出可以粉碎了法律並嘲弄着一切的權威，和一切反對者的爭論。）

這裏是智慧的鍛鍊，

智慧究竟不是在學校才被試鍊，

智慧不能從有智慧的人傳到沒有智慧的人，

智慧乃是靈魂，不是可以贈與，它自身便是證明，

應用於一切時，一切物，一切性而無不足，

是現實之必然，是一切事物之不可滅，是一切事物之精義，

浮在一切事物的現象之中的一種東西將它從靈魂裏面導引出來。

現在我又再考慮了哲學和宗教了，

它們可以在講堂裏得到優良的證明，在流雲之下，在山水之間却不能全然證明，這便是現實，

這裏一個人籌算着，這裏他看出在他心中有着些甚麼，

過去，未來，威嚴，愛情，——假使它們對於你是空無的，那你對於他們便也是空無的。

祇是一切物的核心胎息着。

那撕去了你和我外皮的人在何處呢？

那對於你我不使用陰謀和蒙閉的人在何處呢？

這便是一種固着的力，那不是預先安排很好的。

那乃是一種巧合：

你知道那是甚麼，當你走過，你爲陌生的人所愛？

你知道那些轉動着的眼珠子說着些什麼？

(七)

這裏便是靈魂的流露。

靈魂的流出，來自樹陰隱蔽中的大門，並永久引起了疑問，

這些希望是爲着甚麼，在黑暗中的思考是爲着甚麼？

爲甚麼當男人女人們接近我的時候，溫熱即流到我的血液裏？

爲甚麼當他們離開了我，我的快樂的旗幟即已偃息？

爲甚麼我沒有在下面走過的那些樹也會給我以大而有節韻的思考？

（我想在那些樹上，冬季總是結着果實，當我走過，果實却落下來了。）

爲甚麼我如此迅速地和陌生的人交通？

當我和馬夫並坐着馳驅的時候那是甚麼？

當我在河岸走過且停息下來，一個漁夫拉着大網，那是甚麼？

對於一個男人和女人的好意給我以自由的是甚麼？對於我的好意給與他們以自由的又是

甚麼？

(八)

靈魂的流出是快樂，這裏便是快樂，

我想着它是彌漫在空中，隨時期待着，
現在它流向我們來了，我們正好接受着了，
這裏興起了流動的和依戀的性質，

這流動的和依戀的性質便是男人和女人的清鮮和甘甜，

（晨間的香草每天從它的根莖散發着清鮮和甘甜，不會多於它自己不斷地散發着的清鮮和甘甜。）

對於這流動的和依戀的性質滲透着老年人和青年人的愛的血汗，
從它的急流中蒸發着那嘲弄着美和功名的活潑，
對於它起伏着接觸之戰慄的渴望的苦痛。

（九）

走呀！無論你們中誰都和我同行罷！
和我同行，你們將永不會感到疲倦。

地球也永不會疲倦，

地球當初是粗糙的，沉默的，不可知的，自然在當初也是粗糙和不可知的，別退縮罷，繼續着前進，那裏有着深藏着的神聖的東西，我敢向你發誓，那裏有着神聖的東西比言語所能說出的還美麗。

走呀！我們必不要在此停留，

無論這裏的藏儲怎樣豐富，無論這裏的住宅怎樣舒適，我們不能在此停留，無論這裏的口岸怎樣建築得好，無論這裏的水面多麼平靜，我們必不要在此下錨，無論包圍着我們的款待怎樣的感動，我們也祇能有着片刻的應酬。

(十)

走呀！那種引誘將是更偉大的，

我們將航過了無邊無岸的大海，

我們將去到風吹浪打的地方，到美國人的海船張帆飛速前進的地方。

走呀！帶着力量，自由，大地，暴風雨，

健康，勇敢，快樂，自尊，好奇；

走呀！從一切的法規出來，

從你們的法規中，啊你們老鼠眼睛和物質主義的教徒喲！

腐臭的屍屍阻礙在路上——再不必行埋葬禮了。

主呀！但還得小心！

和我同行的人也需帶着熱血，肌肉，堅忍，

沒有人可以作這個訓練，除非他或她有着勇敢和健全，

假使你會經耗費了你自己的生命的最優點，即望你不必來此，

祇是有着快樂和堅定的身軀的人們可以來，

這裏不許可有病廢者，怪癖的喝酒者，和花柳病傳染者，

（我和我所有的不會被爭辯，比喻，詩歌所說服，我們祇是被我們的現前所說服。）

（十一）

聽呀！我將和你推誠相見，

我不給你以古老的平滑的獎品，祇給你新的粗糙的獎品，

你必會遇到這樣的日子；

你將不積蓄了所謂財富一類的東西，

你將以奢侈之手分散一切你所獲得和成就了的，

你祇是達到你被注定的那城池，你還沒有滿足地住下。

你又被一種不可抗拒的叫喚，叫你離開了，

你將被你後面的那些人譏笑和嘲弄，

你接受了愛情的招手，你祇有以別離時的熱情的親吻作為回答，

你將不讓那些向你伸着長手的人緊握着你。

(十二)

走呀！在偉大的同伴們之後並屬於他們罷！

他們也是在路上，——他們也是迅速而莊嚴的男人，——她們也是最偉大的女人。

寧靜的海和暴風雨的海的音樂家，

許多船艙的水手，走過了許多陸地的旅行者，

許多遠方國家的常客，遙遠的住地的常客，
男人和女人的信託者，城市的觀察者，孤獨的勞苦人，
叢草，花朵，海邊上的介殼的沉思者和徘徊者，
結婚舞的舞蹈者，新人的情郎，孩子的溫和的扶助者，孩子的抱持者，
叛亂的兵，守墓者，運柩夫，
連續的季節的長途旅行者，總是一年比一年更覺新奇，
旅行者，懷着自己的不同的態度，旅行如同同伴一樣，
旅行者，從不可知的嬰孩時代就隱約是一個邁步前進的人，
旅行者，快樂地走着，經過了青年，壯年，和老年，
經過了婦人的時代豐富，無比，和滿足。
旅行者經過了女人和男人的莊嚴的童年的時代，
耄老的時代，安靜，廣闊，呼吸着宇宙的岸然的呼吸，
耄老的時代，自由地和最切近的自由死同行。

走呀！向着那無始無終的地方走去，
要備嘗艱苦，白天行走，夜裏休息。

將一切他們所愛好的都消融於旅行之中，還有所愛好的白天和黑夜，

又將它們消融於他們的超越的途程之開始，

甚麼都不要看，祇是除了你可以達到和可以經過的，

不要上下觀望道路，道路自然會伸展在你的面前，

無論有多長，它終是伸展在你的面前，

不要看神的或甚麼的存在，你祇是也去到那裏就是，

不要求所有物，祇是你佔有了就是，

無勞值無代償地享受着一切，飲食着全席，不祇是啖嘗一嚮，

有着農人的最優良的農田，和富人的壯麗的別墅，和幸福的新婚者的純潔的福祉，和慕

實和花園中的花朵，

從稠密的城市中取需，當你經過的時候，

有着建築和街道，無論你到甚麼地方，

從人們的腦子裏，收集了他們的心，當和他們遭遇了的時候，也從他們的腦中收集了

愛，

也帶着你們的愛人們和你一同上路，因一切你們所離開了的將留在你們之後，要知道宇宙自身也是如同大路，如同許多大路，為旅行的靈魂所安排着的許多大路。

為着靈魂的前進，各部分都離得遠遠的，

一切宗教一切固體的東西，藝術，政府，——一切過去和現在出現在這個地球上，或任何地球上面的，在靈魂順着宇宙的宏大的道路前進之前，都已落在壁龕和角落裏了。

對於男人和女人的靈魂順着宇宙的宏大的道路前進，所有，別的前進，乃是必要的標幟和基礎。

永遠活着，永遠前行罷，

莊嚴的，肅穆的，悲哀的，後退的，挫折的，瘋狂的，騷亂的，怯弱的，不滿意的，腐敗的，驕傲的，寬縱的，疾病的，人所歡迎的，人所拒絕的，

他們都在走路，他們都在走路喲！我知道他們的走路，但我不知道他們的去處，

但我知道他們向着最佳之處——向着某種偉大的東西前進。

無論你是誰，前進呀！男人或女人們都前進呀！

你必不要在屋子裏貪睡和怠惰，雖然那屋子是你所建築的，是爲你而建築的，從黑暗的禁錮之中出來！從幕幔的後面出來罷！

申說是無用的，我知道一切，且要將它揭發。

從你看出你的壞處如同從別人一樣，

從人們的歡笑，跳舞，饗宴，飲啜，

從衣服和裝飾的裏面，從洗潔的，鑲嵌的外衣的裏面，

看出一種祕密的，潛藏的厭惡和無望。

沒有丈夫，沒有妻子，沒有朋友聽信着自由的言語，

別的一個自我，每個人的一個副本，固執着隱藏着它的去處，

無形，無聲，通過了城市裏面的街道，在客廳裏面殷勤而有禮，

在鐵道的車箱裏，在汽車，在公共會所，

在男人和女人的家庭。在桌子上，在寢室中，在無論何處，在盛裝時，面帶笑容，貌正直，在胸膛下面的死，在頭骨下面的滅亡，在絨布和手套下面，在緞帶和紙花下面，做得非常美好，絕不說到自己的一個字，說着別的一切的事，但絕不說到自己。

(十四)

走呀！也通過了爭鬥和戰陣罷！

已經認定了的目標不能被取消。

過去的爭鬥成功了麼？

成功些甚麼？你自己麼？你的國家麼？自然麼？

現在明白這罷——那是事物的精義中所具備了的，即無論怎樣的成功，都發生了某種東西，要製造出更偉大的必要的鬥爭。

我的號召乃是戰爭的號召，我培植了自動的反叛，

和我同行的人，必須武裝齊備，

和我同行的人常常攜帶着節餘的飲食，貧窮，激意和荒涼。

(十五)

乖呀！大路展開來在我們的面前了！

那是安全的，——我已經試驗過——我自己的兩足已經試驗過它是很安全——所以別再就延了呀！

讓還沒有寫過字的紙張都放在桌子上，沒有看過的書本也放在書架上罷！

讓機器留在工廠裏，讓金錢也仍然沒有到手罷！

讓學校都閉着，別管那些教師的叫聲！

讓說教者在教堂中說教，讓律師在法庭上爭辯，法官都解釋着法律。

伙伴喲！我給你我的手！

我給你以比黃金還高貴的我的愛，

我先於宣誓和法律給你以我自己！

你也給我以自己麼？你也來和我同行麼？

在我們的一生中，我們能緊握着而不分離麼？

註(1)原作於一八五六年，題爲「路之詩歌」(Poem of the Road)至一八七一年始改爲現
題。亦爲惠特曼詩歌中富有神祕意味，且難索解之一篇。

橫過勃洛克靈的渡船（1）

1

在我下面的浪潮嘯，我面對面的看着你呀！

兩邊的雲——那裏半小時高的太陽——我也面對面的看着你呀！

穿着普通裝束的男女人羣嘯，你們對於我如何的新奇呀！

在渡船上成千成萬的人渡過，正在回家，對於我也是比你們想到的還更新奇，

而你們，此後多年以後將從此岸渡到彼岸的，對於我，在我的默想中，也更比你能想到的還要新奇。

2

在每天所有的時間，從所有的舊物，我的不可觸知的糧食，

單純的，複合的，成爲完美的組織，我自己不能分開，每一物不能分開，但仍爲組織的

一部，

過去，相同的，還有未來相同的，

光榮，如同貫着的珍珠一樣在我的最微小的眼光和聽覺，在大街上的散步，在河邊上的過路，

海流這麼迅速地和我一起湧激，一起游泳到遠方，

別的人跟隨着我的，我與他們之間的紐帶，

別的人的真實，別的人的生命，愛情，視覺，和聽聞。

別的人將進入渡船的大門，並從此岸渡過到彼岸，

別的人將注視着浪潮的湧湧，

別的人將看到瑪哈屯北面和西面的船渡，和南向東向的勃洛克靈的高度，

別的人將看見大大小小的島嶼，

五十年以後別的人將看見它們，當他們橫渡過的時候，太陽有半小時高，

一百年以後或者這樣的幾百年以後，別的人將看見它們，

將享受日落，浪潮的湧進，和小泡沫的又退到大海裏去。

3

那是無礙的，時間或空間，——距離也是無礙的，

我和你們一起，你們一世代的男人和女人，或者這樣的幾世代以後，

恰如你所感覺到的，當你眺望着這河流和天空，我也是如此感覺，

恰如你們中任何一人都是活着的羣衆的一人，我也是羣衆中的一人，

恰如河流的快樂與光明的流動使你們清新，我也清新，

恰如你站立着依憑着欄干，但仍如迅急的海流一樣的忙迫，我也站立着而且忙迫，

恰如你眺望着木船的無數的桅桿，和汽船的充塞的水管，我也眺望着。

我也屢次屢次的橫渡了古代的河流，

注視着十二月的海鷗，看牠們在高空凝翅浮動，並搖動着牠們的身體，

看着燦爛的黃光如何地照出牠們身軀的一部，而使其餘的留在濃重的黑影裏，

看着悠緩的環形的飛行，然後漸漸的沿着邊緣向南方飛去，

看着夏季天空在水裏面的反光，

由於霞光的浮動，使我的雙目眩暈了，
看着美麗的幅射形的光帶環繞着陽光照着的水上的我的頭的影子，
看着南回和西南向的山上的霧靄，
看着蒸氣，當它一絲絲地飛過，帶着淡藍的顏色，
看着下面的港口，注意着船舶的來到，
看着它們來到，看着那些和我鄰近的人的上岸，
看着雙桅船和划子的白帆，看着船舶的下錨，
水手們拉着大索，或者跨過甲板，
圓形的桅桿，擺動着的船身，細長蜿蜒的船旗，
活動着的大大小的汽船，舵工在掌航室裏，
船過後留下的白色的浪花，輪軸的十分迅速的轉動，
各國的國旗，在日暮時候的降落，
在黃昏時候的海扇形的濤浪，有柄的杯，歡樂的浪頭並且閃爍着，
更遠的伸出去，更朦朧了，船塢上巨大貨倉的灰色的牆，
在河上人羣的影子，軸板兩側的引曳器，稻草的船，入夜的燈光，

在鄰近的岸上鑄造廠的煙肉，火光噴得很高。在黑夜中閃爍着，對照着強烈的紅光和黃光，投擲着搖動的黑煙，在屋頂，並落到街口上。

4

這些及別的一切之對於我如同他們之對於你一樣，我熱愛着這些城市，熱愛着莊嚴地流動着的河流，我所看見的男人和女人對於我都很鄰近，別的人也一樣，——別的人回望着我，因為我向前看着他們，（時間將會來到，雖然今天今夜我站立在這裏。）

5

那末，在我們之間的那是甚麼呢？
在我們之間，幾十年或幾百年的計算是甚麼呢？

無論那是甚麼，那是無礙的，距離無礙，地點亦無礙，

我也生活過，充塞着山巒的勃洛克靈是我的。

我也曾經在瑪哈屯的大街上漫步，並在環繞着牠的海水裏面洗澡，

我也曾感覺到新奇的突然的疑問在我心中激起，

在白天在人羣中有時候它們向我來了。

在黑夜中我步行回家，或者當我躺在床上的時候它們向我來了，

我也會經常為表面的固執的解釋所打擊，

我也曾為我的身體接受為一致，

所以我知道我是我的身體，我也知道我應當是我的身體。

6

黑暗的陰影，不單是臨到你，

黑暗也將它的陰影投落給我，

我曾經做過的最優良的在我看來好像是空白和疑問，

我的偉大的思想，當我設想到它們的時候，在實體上它們不是貧瘠的麼！

知道甚麼是惡的人也不單單是你，

我是那知道甚麼是惡的人，

我也接合了古代的矛盾之結，

我不敢說曉舌，颯頰，憤怒，說謊，偷盜，怨恨，憤怒，鞭欲，熱烈的願望是過錯，任性空虛，貪婪，淺薄，狡詐，怯懦，凶暴，豺狼毒蛇和豬性，我心中並不缺少，

欺騙的樣子，輕佻的字，邪淫的忿念，也不缺少，

拒絕，仇恨，拖延，懦弱，懶怠，這些都不缺少，

個人和其餘的一起，和日子和其餘的偶然之事，

我的最親切的名字，被少年人的明朗的高聲叫出來了，當他們看見我來到或走過的時候，

當我站着的時候我感覺到他們的手臂圍繞着我的脖子，或者當我坐着，他們身體的隨便依凭抵觸着我。

我看着這多我喜愛的在大街上，在渡船上，在公開的會所，但卻沒有告訴他們一個字，和其餘的人過着同樣的生活，同樣的古老的歡笑，咬嚼，睡眠，

表演了那仍然男演員或女演員的那一部分，

那同樣古老的脚色，那我們所造成的脚色，如我們所喜歡的那樣偉大，

或者如同我們所喜歡的那樣渺小，或者都同樣的偉大和渺小。

7

但我更近的臨到你了，

現在你對我所有的思想，如我對你所有的一樣多，——我前進時我存貯着，我悠久而嚴肅地想到你，在你誕生以前。

誰知道甚麼會來到我家裏呢？

除我正享受着這個，誰會知道呢？

所有的距離，因為你不能看見我，除我現在正盼望着你，誰知道呢？

8

啊，在我看來，還有甚麼能比桅樁圍繞着的瑪哈屯更莊嚴更可愛呢？

河流和落日和海潮的扇形的浪？

海鷗搖擺着牠們的身體，在黃昏中的稻草的船，還有黑夜的燈火？

甚麼神能超越了這些用手緊握着我的，並用我所喜愛的聲音活潑地大聲地叫喚着我的親

蜜的名字，當我來到了的時候？

甚麼還比這更精緻呢，那連結了我和看着我的臉面的男人和女人？

現在甚麼將我混融於你，並將我的意思傾注給你？

那麼我們知道，而不願知道麼？

所有我許諾的我不說出來你們便不能接受麼？

凡研究不能告知，凡說教不能完成的，不是已被成就了麼？

9

向前流呀！河流喲！和海潮一起湧流和浪濤一起激起水花，

快樂的前進呀，高起的海浪和扇形的海浪喲！

日落時候壯麗的雲喲，用你的光輝浸浴我，或者我以後的世代的男人和女人！

從此岸橫渡到彼岸的無數的過客羣衆喲！

站起來呀，瑪哈屯的高聳的桅桿喲！站起來呀，勃洛克靈的美麗的山巒喲！

觸動，用心，和好奇的頭腦，擲開疑問和回答呀！

永久膚淺的解釋，在此處和任何處停下來呀！

在屋裏，在街上在公共會所裏的凝視，熱愛，和渴望的膜吻！

大聲叫出呀，青年人的聲音！大聲地，有韻節地用我的最親密的名字呼我呀！

生活，古老的生命！表演了回望着男演員與女演員的那部分罷！

表演古老的脚色，那脚色的偉大和渺小依於人對於它的創造！

想想，你們追隨我的人，我能在知名的路上注視着你呢！

河流上的欄干堅固地支持着那些懶散地凭依着的人但仍如迅速的河流一樣的迅速！

向前飛呀，海鳥！從側面飛，或者在高空迴旋一個大圈；

你流水，接受了夏的天空，並虔信地保持着它直到一切向下投視的眼睛，有時將它從

你取去！

從日落時水上的我的頭影或任何人的頭影的差異或光的美麗的輻射！

前進呀，下一港口來的船舶！通過或下去白帆的雙桅船，划子，燈光！

炫耀着離開了，各國的國旗呀！在日落時很適宜的降落呀！

鑄造廠的煙囪，將你的火燒得更高呀！在日暮時投出了黑影呀！投出紅光和黃光在屋

頂上呀！

現在或以後外貌表明了你是甚麼，
你必須堅定，繼續包封着靈魂，

爲我，我的身體的周圍，爲你，你的身體的周圍，必須佩帶了我們的最神聖的芬馨，
繁榮、城市——帶着你的貨物帶着你的展覽會，廣大而富裕的河流，
擴張，或者比任何事物更精神的，
保持了你的地位，物品，比任何物更持久。

你曾經期待，你總是期待，你無言的美麗的僕役哟，
最後我們懷着自由思想接受你，並且無鑿足的前進，
你將不再能使我們迷惑，或者你自己拒絕了我們，
我們需要你將你舍棄——我們永遠樹立你在我們的心裏，
我們不測度你，——我們看你——在你之中也有着完全，
你向着永恆裝備你的部分，
偉大的或渺小的，向着靈魂裝飾了你的部分。

註(1)本篇一八五六年時標題爲「日落之詩」(Sun Down Poem)，至一八六〇年始改爲現在的標題。此所指之渡船，卽由紐約至勃洛克靈之間的渡船，至現時則已有鐵橋搭駕，不復是惠特曼時代的舊觀。

歡樂之歌（一）

啊，作最歡樂的歌唱呀！

充滿音樂，——充滿男子氣，女人氣，赤子心呀！

充滿普通用具，——充滿了穀物和樹木。

啊唱着動物們的聲音，——啊唱着魚類的靈巧和平衡呀！

啊在一首歌裏唱着雨滴的淅瀝呀！

啊在一首歌裏唱着陽光和濤浪的流動呀！

啊我的精神之歡樂呀！——它是無束縛的——它投射着如同閃電！

它不滿足僅有這個地球和一種限定的時間，

我願意有着千萬個地球和全部的時間。

啊機師的歡樂呀！和火車頭前進呀！

聽着蒸氣的噴氣，快樂的尖叫，氣笛的嘯聲，歡笑着的火車頭呀！
無可抗拒的推進並飛快的消失到遠方。

啊在田野和山隙之上的歡快的遊樂呀！

最平凡的雜草的葉和花，樹林裏面的潤濕鮮爽的寂靜，
黎明時大地之微妙的清香，直貫澈了午前。

啊男騎士與女騎士的快樂呀！

鞍轡，疾馳，坐墊上的壓抑，耳際和髮上的涼風。

啊救火夫的歡樂呀！

我聽到死寂之夜的警報，

我聽到鈴聲，呼叫，我通過人羣，我奔跑着！

火燄的光景使我歡狂。

啊強腕的鬥士的歡喜，兀立在完好的場地上，感覺到威力，渴望着遇到他的對手。

啊宏大的基本同情的歡樂，那祇有人類的靈魂纔能產生和流露如同凝定而無限的洪流一樣。

啊母親的歡樂呀！

同心，有恆，珍惜的愛，苦惱，忍耐地撫育的生命。

啊增加，生長，恢復的歡樂呀！

撫慰和解的歡樂，諧和和一致的歡樂。

啊歸回到我所誕生的地方罷，

再聽到鳥雀的歌唱，

再漫步於屋舍和倉房的周圍，再漫步於田野之上，

再通過了果樹園，並走着古老的小道。

啊，曾經在海港，在沼澤，在溪水上，或者在海邊成長，

在那裏繼續着並被雇用我的全生命，

鹽性的潮濕的氣味，海岸，淺水中露出的海藻，

漁人的工作，捕鰻者和拾蚌者的工作，

我帶着我的蚌鏟和鋤來了，我帶着鰻又來了，

海潮退去了麼？我加入在沙地上拾蚌的人羣，

我和他們一起歡笑和工作，我從事我的工作如同一個生氣蓬勃的青年。

在冬天，我持着鰻筐和鰻叉，徒步行走在冰上，——我有一柄敲擊冰孔的小斧，

看着我裝束整齊，快樂地出去，或者在黃昏時歸來，和我一類倔強的青年們伴隨着我，

和我一類成長或半成長的青年們，他們和別人在一起不如愛和我在一起，

白天和我一起工作，晚夜和我一起睡眠。

在別的溫暖天氣的時候，乘着小舟，撈起隨着巨石沉沒下去的海蝦的筐兜，（我知道浮標呢，）

啊五月清晨的甜美，當我在日出之前向着浮標划行在水上，
我傾側着拽起柳條的筐兜，暗綠色的海蝦用腳爪掙扎着垂死的掙扎，我盡兩鬢結合之處
插入木釘。

我一處又一處的去到所有的地方，然後划着船回到海岸來，
那裏在滾水的大鍋裏，海蝦們將被煮着直到牠們的顏色變為紫紅。

別的捕捉鱈魚的時候，

瘋狂貪食的向着釣鉤，鄰近水面，有幾哩的水面上全充滿牠們；

別的捕捉石魚的時候在卡沙匹克海灣，我便是棗紅色顏面的船員之一；

別的在巴門諾克海外追逐鱈魚的時候，我以緊張的身軀站着，

左腳踏在船舷上，右手撒着細繩的網。

在我的周圍看見急轉和突進的五十隻小船，我的同伴們。

啊在河上的擺船呀！

航程直下聖羅陵斯，壯大的景色和汽船，

船航行在沙參羣島，隨時隨到遇筏和持着長槳的筏夫，

筏上的小屋，冒着青煙當他們晚炊的時候。

（啊有毒和恐怖的某些事物呀！

離弱小而虔信的生命很遠的某些事物，

未證明的某些事物，在迷惘中的某些事物，

從隱處逃遁並自由馳驅着的某些事物。）

啊在礦洞裏的工作，或鑄鐵，

鑄造廠的鑄造，鑄造廠的自身，粗糙而高聳的屋頂，廣大而陰暗的空間。

鑄鐵爐，炙熱的熔液傾瀉着奔流着。

啊再說兵士們的快樂呀！

感覺到一個勇敢的指揮官出現，——感覺到他的同情，
看着他的嚴肅，——在他的微笑的光輝中，感到溫暖。
出去臨陣，——聽着擊鼓和喇叭的吹奏。
聽着大砲的爆炸，——看見刺刀和步槍在日光中的燦亮。
看着人們倒下死亡而無怨言，
嘗着血液的野蠻之味——變成如此狠毒，
凝視着敵人的受傷者和死者。

啊捕鯨者的快樂呀！啊我又航遊我的古老的航遊！
我覺到下面船隻的動盪，我覺到大西洋的海風吹拂着我，
我聽到從桅頂上傳下來的叫喊「那裏——她吹着水氣呀！」
我躍上轆轤和其餘的人跳望着，我們下來懷着昂奮的粗暴，
我跳到小船上，我們向着我們的虜獲物所躺着的方划去，
我們悄悄地靜靜地來到，我看渾噩的，曬晾着的山形的巨物，
我看見銛手站起來，我看見鯨又從他的強力的手臂上投擲出去，

啊，負傷的鯨，在迅疾的遠遊，迎着風，時行時沉拖拽着我，我又看見他升起來呼吸，我們又划攏去，

我看見矛頭穿入他的腦下的深的創口，

我們又退回後，我看見他又沉下去，生命很快的就要離開他了，

當他升上他噴着血，我看見他遊行的圈子漸漸的縮小又縮小了，迅疾地切着水，——我看見他已死去，

他在水波中盪擊的一跳，然後平平地浮起來，在血沫之中。

啊我的老年我的一切中最高貴的快樂呀！

我的孩子和我的孫子們，我的白髮和我的鬍子，

從我的生命的擴張和延長，我的廣大、平靜、威嚴。

啊婦人的成熟的快樂呀！啊最後的幸福呀！

我已過了八十歲，我是最可尊敬的母親，

我的心情如何的明淨，所有的人如何的親近着我！

那比先前更高的誘惑力是甚麼呢？甚麼花朵更多於青春的花朵呢？

那起伏於我身上的美是甚麼呢？

啊演說者的快樂呀！

挺着腦部，從腦部和喉嚨演出了巨雷的聲音，

使人民隨着你自己憤怒、歎息、仇恨、和願望，

引導着亞美利加，——以偉大的喉舌說服了亞美利加。

啊我的靈魂依於自身而取得均衡的快樂，接受物質的一致性，並熱愛着它們，觀察着特質，並吸收它們，

我的靈魂從它們而向我反撥，從視、聽、觸、推理、表白、比較、記憶、和嗜好，

我的感覺和肉體之真實的生命超越我的感覺和肉體，

我的身體以物質而成，我的視覺以物質的眼而成，

今天以超越的強辯爲我證明，最後看見的不是我的物質的眼，

也不是我的物質的身體最後愛戀、行走、歡笑、呼叫、擁抱、產生。

啊農人的快樂呀！

哦哈哦人的，伊里諾西亞人的，維斯康新人的，卡納德人的，伊阿瓦人的，廣西亞人的，米梭里人的，阿里哥尼人的快樂呀！

新曉時候起來敏捷地進行着工作，

在秋時爲冬天播種的穀物耕犁着土地，

在春時爲玉蜀黍耕犁着土地，

在秋時修整果園，爲樹木接枝，採集蘋果。

啊在游泳池中洗澡，或者在沿着海岸的最適宜的地方，

濺潑着水呀！涉着沒踝的海水，或者赤裸着沿着海岸賽跑。

啊實現化的空間呀！

一切的豐足，那是無邊際的，

出現，並成爲青天，爲太陽，和月亮和流動的雲，就好像它們是一個整體。

啊一個男子自立的歡樂呀！

不奴役於任何人，不屬於任何人，不屈服於任何已知或未知的暴君，

昂然的行走，輕快而自得的邁步，

以寧靜的注視或以光輝的眼睛觀望，

從寬闊的胸脯傾吐着豐滿而嘹亮的聲音，

以你的人格面向着大地之上的所有其他的人格。

你知道青年人的最優勝的歡樂麼？

親愛的伙伴，甜蜜的言語，和歡笑的顏面的歡樂麼？

欣快的光輝的白天的歡樂，舒展的競賽的歡樂麼？

美麗的音樂的歡樂，電炬下的球室和舞蹈者的歡樂麼？

盛宴，馳驅和狂飲的歡樂麼？

但是，啊我的至上的靈魂呀！

你知道靜默思想的歡樂麼？

自由而寂寞的心，溫柔憂鬱的心的歡樂麼？

孤獨的走路，低頭然而高傲的精神，受難者和鬥爭者的歡樂麼？

痛楚、恍惚、莊嚴的沉思着的白天和黑夜的歡樂麼？

「死的思想」，「時」與「空」的大界的歡樂麼？

更高更優良的愛的理想，尊嚴的妻，甜蜜、永久、完全的伴侶之神性的歡樂麼？

所有你自己的不朽的歡樂，值得你，啊靈魂的歡樂呀！

啊，當我生活着爲生命的主宰，而不是奴役，

如同有強力的勝利者一樣的應付生命，

沒有憤怒，沒有煩悶，沒有怨恨或可憎厭的批評，

對於這些大氣，流水，陸地的尊嚴的法則，證明了我的內部靈魂的不可克服，

外部的任何物不能支配我。

因爲我不僅歌唱着生命的歡樂，也反復着——死之歡樂呀！

「死」之美麗的接觸，剎那的撫慰和麻痺，

我自己放棄我的遺體，火化，成爲灰塵，或者埋葬，

我的真實的身體無疑的爲我留存在另一世界裏，我的無用的肉體於我不再是甚麼，轉爲淨化，更高遠的任務，大地之永恆的應用。

啊比引力更多的引力呀！

我不知道那是如何，——但是看呀！那不依從於其餘的某物，

那是攻取而不是防備，——但那如何地吸引着。

啊對於偉大不平等的反抗，勇敢的迎接敵人們！

完全單獨的對付着他們，看看一個人能支持得多久！

正視着鬥爭、苦痛、監獄、普遍的責難，面對面呀！

絕對漠然的走上斷頭台，向着砲口前進！

成爲一位真「神！」

啊乘着船，揚帆在海上呀！

離棄這堅定的不可忍的陸地，

離棄市街，步道和房屋的疲憊的單調，

離棄你，啊你凝固的不動的土地而上了船，

揚帆前進前進呀！

啊因此有着一首生命的新歡樂的詩歌！

跳舞、拍手、雀躍、歡呼、踢着、跳着、滾着前進，盪漾着前進呀！

成爲向着一切口岸的世界的水手，

一隻船的自身（真的看我在陽光和大氣中張開來的這些帆）

一隻迅速而龐大的船，充滿了豐富的言語充滿了歡樂。

註（1）一八六〇年作「歡樂之詩」，一八六七作「歡樂之詩篇」，至一八八一年始改爲現題。

內容亦作最後的改定。

！

斧頭之歌

1

合適的、裸露的、雪亮的武器，

從母親的肚子引出頭來，

木質的肉，金屬的骨，祇是一個肢體，祇是一片嘴脣，

從高熱生出的青灰色的葉，從播下去的一粒小種子生出的柄，

放置在草中或草上，

倚靠着，又被倚靠着。

堅強的形體，和堅強形體的屬性，

男性的職務、光亮、和聲音，

一種象徵之長的變化的列車，音樂之輕擊，

大音樂家在大風琴的鍵盤上的彈奏之指頭。

2

歡迎一切大地的土地，一一依於它的種類，

歡迎松樹與橡樹的土地，

歡迎檸檬與無花果的土地，

歡迎黃金的土地，

歡迎小麥與雀麥的土地，歡迎葡萄藤的土地，

歡迎麩與米約土地，

歡迎棉花的土地，歡迎馬鈴薯和甘薯的土地，

歡迎山岳、平地、沙漠、樹林、草原，

歡迎河流的肥沃的流域、台地、曠野，

歡迎無邊的放牧地，歡迎果樹園、亞麻、蜂蜜、大麻的可貴的泥土。

及如同別的一樣，歡迎更崎嶇地面上的土地，

豐富的土地如黃金的土地或者如小麥和果木的土地，

鑛山的土地，雄偉的和峻峻的鑛石的土地，
煤、銅、鉛、錫、銻、的土地，
鐵的土地，——斧頭所造成的土地。

3

木堆上的木材，斧頭由它而支持，

森林中的小屋門前的籬笆，作花園用的打掃出來的空地，

暴雨過後雨水滴落在樹葉子上的錯落的滴聲，

斷續的哀哭與悲歎，海之思想，

在暴風雨中粉碎、沉沒、並折斷桅樁的船的思想，

古式房屋和倉庫的巨大木材的感傷，

回想起來的繪畫和記載，人、家、族、貨物的冒險的航行，

登陸，新城市之建造，

那些覓覓新英蘭並發見新英蘭的人們的航行，任何地方的出發，

亞爾康薩斯、科洛拉多、阿塔瓦、維拉米特的住居，

悠緩的前進，稀疏的乘客、斧頭、來復槍、鞍囊，

一切勇敢和冒險的人們的美，

沒有刮臉的樵夫和伐木童子的美，

獨立、離別，依於本身的行動的美，

對於法令與儀式的亞美利加人的蔑視，對於東縛的不能忍，

散漫的性格隨便的諷喻，堅強，

屠場裏面的屠夫，小帆船和獨桅船的船員、樂筏者、先驅的人，

在冬時的帳幕中假寐的人，森林中的曙曉，樹枝上的冰條，突然的折斷，

自己的快樂而響亮的聲音，甜美的唱歌，森林中之自然的生活，強壯的白天的工作，

黑夜的燦亮的火，晚餐的美味、談話、松枝和熊皮的床，

在城市或任何處工作的房屋的建築者，

準備好的接頭，方塊，鋸形，箱口，

上梁，將它們推到適當的地方，安穩的將它們放下，

將梁柱逗上準備好的箱口，

木槌，鐵錘的打擊，人的姿勢，他們的彎曲的肢體，

傾身，直立，跨上梁柱，打釘，以木樁和繩索緊拉着，

手曲臂抱着木板，另一隻手臂却揮着斧頭，

釘地板的人使木板靠緊，可以釘釘，

他們躡着，將武器投下給運載的人，

響激於空曠的建築物中的回聲，

在都市中的巨大的倉庫正在建築着，

六個建造工人，兩個在中間，兩個在兩端，都用心地在肩上扛着做橫梁用的沉重的木柱，擁擠的木匠，右手各持着泥鏟，塗壘着二百英尺的長牆的側面，

背部的柔軟的起伏，泥鏟扣擊着磚石的連續的聲音，

磚石一塊疊一塊的適宜的砌上它們的位置，並用泥鏟的木柄敲擊着，

材料的堆積，石灰在灰板上，並為石灰匠堅定的補充，

在泥石工場的泥瓦匠，長成的學徒的擁擠的行列，

向方形木材揮着他們的斧頭，要使它成爲桅柱，

鋼鐵斜穿入松材的短促的響聲，

乳白色的碎片的細條和木片，散亂的飛舞着，

着青通裝束的紫黑年青的腕臂的輕軟的動作，
靠海的碼頭，橋梁，橋樑，渡頭，浮板的建造者，
城市的救火夫，在稠密區域突然爆發的火，
來到的救火機，嘶嘎的叫聲，輕捷的步履和勇敢，
消防喇叭堅強的命令，整隊，上下着手臂的壓水，
細長的，濺水的，雪亮的噴水，帶着火鉤和梯子開始他們的工作，
粉碎並割斷連結鉤的木架，或者地板，如果地下冒着火燄，
羣衆帶着發光的臉注視着，火光和濃黑的陰影，
熔鐵爐後面的鐵匠，鐵匠後面的用鉄人，
大小斧頭的製造人，鍛接人，和錘鍊人，
選擇者吹氣在冷鋼上，並用大拇指試着鋒刃，
削柄並將它堅牢地嵌入斧孔裏面的人，
還有過去使用者的肖像的陰暗的行列，
最初的堅忍的機匠，建築師，機器手，
遙遠的亞述人的建築，米日拉的建築，

在執政官前面的羅馬的官吏，

在戰鬥時執着斧頭的古代歐洲的戰士，

高舉的手，打擊在戴盔的頭上的聲音，

臨死的叫聲，麻瘋病者蹣跚的身體，向着友人和敵人的奔突，

爲要求自由而謀反的臣民的包圍，

御召投降，攻擊古堡的大門，休戰和談判，

在當時一個古代城池的掠奪，

傭兵與狂徒的焦躁和無秩序的動亂，

咆嘯，大火，流血，酗酒，瘋狂，

從家宅和廟堂自由掠奪的贓物，在強盜捕獲之下的婦女的尖叫，

隨軍行商的狡獪和盜竊，男人的奔跑，老年人的死去，

戰爭的地獄，教條的殘酷，

所有公正或不公正的執法官的言行的表冊，

公正或不公正的人格的力量。

筋肉和永久的牽引嚙！

何等的生之激勵，和死之激勵，

死者之進行，正如生者之進行一樣，

未來之不確定正如現在一樣，

大地和人的粗糙所包含的如大地和人的精微一樣多，

除了個人的品質無物可以持久。

你對於持久怎麼想法呢？

你想着一個偉大的城池持久麼？

或者一個豐裕製造的國家？或者一種準備得很好的憲法？或者優良建造的汽船？

或者花崗石與鉄的大旅館？或者機器的建築，砲台，軍備？

去罷！這些的本身並不被珍愛，

他們填滿了他們的時間，跳舞者跳舞，音樂家爲他們而演奏，展覽會過去了，一切都充分地進行得很好，一切都做得很好，直到人輕蔑的一閃。

一座偉大的城池乃是有着偉大的男人和女人的城池，
即使它祇是幾間破敝的茅屋，它仍然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城池。

5

一座偉大的城池所在的處所並不僅僅是伸長的碼頭，船塢，製造場，製造品貯積的地方，
也不是不斷的向新來的人或拔錨離去的人敬禮的處所，
也不是最高最奢華的建築，或商品，販賣商品給世界各地的處所，
也不是有最優良的圖書館和學校，也不是充滿金錢的處所，
也不是人口最多的處所。

這城池在於有着演說家和歌者的最健壯的種族的處所，

這城池在於爲人所愛又以愛和理解作回答的處所，

那裏除了普通的言行並沒有爲英雄而建立的紀念碑，

那裏有勤儉，那裏有謹慎，

那裏男人和女人不看重法律，

那裏沒有奴隸，也沒有奴隸的主人，

那裏平民立刻起來反對選舉人的無底止的違法，

那裏凶猛的男女奔赴死之汽笛，如大海之噴濺着它的廣泛的破裂的海浪，

那裏外部的權力總是跟隨在內部的權力之後，

那裏公民總是頭腦和理想，總統，市長，州長總是有報酬的雇用人，

那裏孩子們被教育自己管理自己，並自己依靠自己，

那裏事件總是平靜的解決，

那裏對於心靈的追求被鼓勵着，

那裏婦女在大街上公開遊行，如同男子一樣，

那裏她們進到公共的會所，取得席次如同男子一樣，

那裏虔信的朋友們的城池，
那裏立着兩性的純潔的城池，
那裏立着最健康的父親們的城池，
那裏立着最健美的母親們的城池，
這裏立着偉大的城池。

6

在大膽的作爲之前，議論的表現如何的貧乏啊！
城市的物質的豐饒，在男人或女人的風範之前，如何的萎縮啊！
一切都懶怠地期待和前行直到一種強健的生命出現，
一種強健的生命是種族與宇宙之能力的證明，
當他或她出現，物質便被抑制着，
心靈的不調和終止了，
古代的習俗和言語，被對撞着，倒轉着，或者放下了。

現在你的賺錢是甚麼呢？那能做甚麼呢？

現在你的尊榮是甚麼呢？

現在你的神學，教育，社會，傳說，法令，是甚麼呢？

現在你的對於生命的斥責是甚麼呢？

現在你的對於心靈的苛求是甚麼呢？

7

荒寬的地面掩蓋了礦石，對於一切人還如禁地一樣的美好，

這裏是鑛區，這裏有鑛工，

有熔鐵爐，熔解正在進行着，冶工在附近，帶着他的鉗和錘，

凡要服役和被役的都在附近。

再好的服役便是對一切的服役，

服役於流暢之舌與精緻的感覺的希臘人，久遠以前的希臘人，

服役於建造不朽的建築物的建造，

服役於希伯來人，波斯人，最古的印度斯坦人，

服役於密士失必河的茅堤人，那些在中美留着紀念物的人，
服役於森林中和平原上的有着不雕鏤的柱頭和異教徒的寺廟，
服役於斯基的納維亞冰雪掩蓋着的山上，人工建造的空曠，崇高，靜默的岩塊，
服役於那些在亂不清楚的年代，在花崗岩的岩壁上描畫太陽，月亮，星星，船舶，海濱
的人們，

服役於哥德人進犯的道路，服役於畜牧民族和遊獵民族，
服役於遠方的契爾特人，服役於波羅的海上剛強的海盜，
在任何伊莎匹西的可敬和善良的人們的面前服役，
服役於遊覽艦或戰艦的鉅的製造，
服役於一切陸上的偉大工程一切海上的偉大工程，
爲中世紀和中世紀以前服役，
不僅僅爲現在這樣的活着的人服役，也爲死者服役。

8

我看見歐洲的劊子手，

鋒刃和柄都乾淨了，

它們不再飛濺歐洲貴族的血液，它們不再砍斷皇后的頸子。

我看見劊子手引退，並且成爲無用，

我看見斷頭台荒廢，且生羣苔，我不再看見上面有任何斧頭，

我看見我自己的種族，最新最大的種族的力量之強大而友愛的象徵。

（亞美利加喲！我並不矜驕對於你的我的愛，

我有我所有的。）

斧頭跳起來了呀！

堅固的樹林說出流暢的言語，

它們倒下它們起立，並且成形，

小屋，帳幕，上陸，測量，

棒，犁，鐵棍，鶴嘴鋤，板鋤，

木瓦，橫木，柱，壁板，戶柱，板條，派板，山牆，
城堡，天花板，沙龍，學院，風琴，博覽室，圖書館，
飛簷，格子，壁柱，講台，窗，小塔，走廊，
耙，木鏟，叉子，鉛筆，板車，竿，鋸，鉤，槌，楔，把手，
椅子，桶，箍，桌子，小門，風標，窗架，地板，
工作箱，櫃子，絃樂器，船，框架，
諸洲會議室，諸洲國民會議室，
馬路上的莊嚴的長列，孤兒院，或貧病醫院，
瑪哈屯的汽船和快艇，駛到一切的海上。

形象出現了！

任何使用斧頭的形象，和使用者，和一切鄰近於他們的，
將木材砍倒的人和拽引木材到皮諾斯科或開尼貝克的人，
加里福尼亞山中或小湖畔，或者科倫比亞小茅屋裏面的住居者，
幾拉，或里奧格那達南岸的住居者，友愛地集居，性格和風趣，

沿着聖羅陵斯河，或加拿大北方，或耶洛斯頓下遊的住居者，海岸或離海岸很遠的住居者，捕海豹者，捕鯨者，兩極航海家破冰前進。

形象出現了！

工廠，兵工廠，製造場，市場的形象，

鉄路的兩條鉄軌的形象，

大橋的枕木，巨大的骨架，橋樑，穹門的形象，

小船，曳船，湖和運河船，江船的急駛的形象，

沿着東方海洋西方海洋和在許多海港和附近的船塢和船塢，

橡樹的龍骨，松木板，圓木，盤曲的木料，

正在航行着的船，斷頭台的行列，內外忙碌着的工人，

放在周圍的工具，大的螺鑽與小的螺鑽，手斧，大釘，繩，方規，圓鑿，和鉋子。

形象出現了！

測量，鋸，削，接合和染色的形象，

棺材的形象，使死者穿着屍衣躺在裏面，

在各處所的形象，在車床上的形象，在新婦床上的形象，

小槽的形象，搖椅的形象，赤子的搖籃的形象，

地板，為舞踏者的足面有的地板的形象，

家庭，親愛的父母和孩子們的家庭的木板的形象，

幸福的少男和少婦的家庭的屋頂，臨於美滿結婚的少男少婦之上的屋頂的形象，

臨於貞潔的妻子所快樂地烹調的晚餐之上的屋頂，並為貞潔的丈夫所享受，在他的整天

工作之後，感到了滿足。

形象出現了！

在法庭上犯人的位置，關於他或她坐在那位置上的形象，

為年青的酗酒者和年老的酗酒者所倚凭着的酒吧間的形象，

為卑劣的步履所踐踏着的可恥和憤怒的樓梯的形象，

猥邪的睡椅，和邪淫的不健全的配偶的形象，

有着不正當的輸贏的賭博台的形象，

定罪並宣判謀殺者，有着憔悴的顏面和纏縛着的兩臂的步梯的形象，

執行官和附近的他的代理人，沉默的慘白嘴唇的羣衆，絞索之絞首的形象。

形象出現了！

使許多人出入的門戶的形象，

被冷落的朋友迅速地閃出的門戶，

報告好消息和惡消息的門戶，

自信而傲慢的兒子從此離開了家庭的門戶，

在長久而侮辱的別離之後，患病，失敗，不純，無意義，他又從新歸回來的門戶。

11

她的形象出現了，

她少被保護，但却更被保護，

她在不潔和污穢之間移動，却不會使她不潔和污穢，

當她經過，她知道思想，無物可以從她隱瞞，

因此她並不是不深思或友愛的人，

她是最被愛者，那沒有例外，她沒有理由懼怕，她並不懼怕，

當她經過，咒罵，爭論，呃逆的歌唱，猥邪的表情，對於她是無聊的，

她沉默，她領有她自己，他們不侵犯她，

她接受他們，如同自然法則一樣地接受他們，她是強壯的，

她也是一種自然的法則，——再沒有比她還堅強的法則。

12

主要的形象出現了！

全部德模克拉西的形象，世紀之結果，

永遠投影於別的形象的形象，

繁華的雄壯的城市的形象，

全大地上家庭建造者和朋友們的形象，

擁抱大地被全大地擁抱的形象。

註(1)一八五六年標題爲「斧頭詩」(Broad Axe poem)，一八六〇年改爲「德懷克拉克西讚歌」(Chanto Democratic)，至一八六七年始改爲現題，「斧頭之歌」(Song of the Broad Axe)。又在惠特曼的文稿中曾發見關於這詩的下列的附註：

「斧頭，——最初從地裏面的粗鐵鑄中來，——然後被溶化，被鑄造成可以工作的有用的形式，——然後成爲古代的斧頭類的武器，——戰斧，——砍頭斧，——木匠的斧頭，」此以下則是一大段敘述關於斧的用途，從略。

轉動着的大地之歌

一

一首轉動的大地和相應的言語之歌，

你想着那便是言語麼，那筆直的線，那弧形，角度，點齊？

不，那不是言語，本質的言語，乃是在地裏和海裏，

它們在空氣中，它們在你的心中。

你想着那便是言語麼，那從你的朋友們的口裏出來的精美的聲音？

不，真實的言語比它們還更精美。

人類的肉體便是言語，言辭的舊舊數，

（在最美的詩歌中再現了肉體，男人的或女人的，形象完美，自然，快樂，各部分都有能力，能動，能受，沒有羞恥，也沒有羞恥的必要。）

空氣，泥土，水，火，——那便是言語，

我自己便是和它們一起的一個字，——我的性質透入它們，——我的名字對於它們並不
算甚麼，

雖然我的名字用三千種文字說出來，空氣，泥土，水，火，怎麼會知道它呢？

一種健康的面貌，一種友愛的或命令的姿勢，便是言語，是說明，是意義，

有些男人和女人的僅一見面，就感到歡樂，也是說明，也是意義。

靈魂的工作便是由大地的無聲的言語而完成，

大著作家知道大地的言語，並且應用它們多麼可知的言語。

改善便是大地的言語之一

大地不遲滯也不急遽，

它自始卽在它自身中潛藏着它所有的屬性，生長，效果，

它不僅不是半美的，缺陷和多餘的表現，正如同完全的表現一樣。

大地並不把持，它是十分的大量，

大地的真理繼續地期待着，它們並不如此隱藏，

它們是平靜，精緻，不能由印刷傳達出來，

它們包含在自願輸送它們自己的一切事物之中，

輸送一種感情和邀請，我說了又說，

我不言語，但如果你們不聽見我，我對於你們還有甚麼呢？

缺少負荷和優良，我還是甚麼呢？

（生產，生產化呀！

你願意你心中的自己的果實腐爛麼？

你願意在那裏潛伏着窒息麼？）

大地並不爭論，

並不激動，亦沒有安排，

並不叫囂，悻悻，說服，壓迫，許諾，

不故爲差別，沒有可預料的失敗，

不閉拒何物，不放手何物，

一切力量，目的，狀態，它揭示，並不放走。

大地並不表現自己，亦不拒絕表現自己，有着在下的齊靜，

外表的聲言，英雄的壯大的合唱，奴隸的哀泣之下，

愛人的蜜語，咒咀，臨死者的殘喘，青年的歡笑，實質人的聲調之下，

有了這些，言語永不會失敗。

對於她的幼子，象的暗啞的偉大的母親的言語永不會失敗，

真實的言語不會失敗，因爲運動並不失敗，反射並不失敗，

白天和黑夜也不失敗，我們所追尋的海程也不失敗。

無數的姊妹們，
姊妹們的不休止的蹈舞，
向心的和離心的姊妹們，年長的和年輕的姊妹們，
我們知道，美麗的姊妹和其餘的一起跳舞。

以她的寬博的背部向着每一個抱持的人，
有着青春的誘惑，和年齡的雄辯的誘惑，
她坐下，安詳的坐下，我愛她也如其餘的人一樣，
舉起持鏡的手，她的兩眼即在它的後面閃光，
她坐着，閃着目光，不邀請任何人，也不拒絕任何人，
白天夜晚，總是不倦的，持着一面鏡，在她自己的面前。

從近處看見或從遠處看見，
每天二十四時適當的公開出現，
適當的來去，和他們的許多伴侶，或一個伴侶，

並不是從他們自己的容貌觀看，乃是從那些伴隨着他們的人們，

從孩子們的容貌，或婦人，或男子的容貌，

從動物的露出的容貌，或者從無生物，

從陸地或水，或者從天空之優美的幻想，

從我們的面容，我的和你的，虔信地返於他們，

每天在公開出現的沒有失敗，但和同樣的伴侶却永沒有第二度出現。

擁抱了人，擁抱了一切，進行着三百六十五次無可抗拒地迴繞着太陽；

擁抱了一切，撫慰着，支持着，密切的跟隨着最初的三百六十五次的迴旋，如它們一樣

的確實而必要。

堅定地倒轉，並不恐懼，

日光，暴風雨，冷，熱，永遠的支持，通過，運載，

仍然遺傳着靈魂的現實和決定，

流動的真空的周圍和上面，仍然進入和分裂，

無阻障妨礙，無錨停泊，無岩石崩擊，
迅速，歡喜，滿足，並不掠奪，亦無物遺失，
隨時都能並準備着給出精確的計算，
神聖的船舶航行在神聖的海上。

二

無論你是誰！轉動和反射總特別地爲你，
神聖的船舶航行在神聖的海上也是爲你。

無論你是誰，你是他或她，大地總是爲他而堅固而流動，

你是他或她，太陽和月亮爲他而懸在天空上，

因爲無人更比你還是現在和過去，

因爲無人更比你是不朽的。

每個男人對於他自己，每個女人對於她自己都是過去和現在的一個字，永恆之真實的

字；

沒有人能爲別人獲得。——無一人，
沒有人能爲別人生長，——無一人。

歌唱是對於歌者，而更多的又對他歸回來，
教育是對於教師而更多的又對他歸回來，
謀殺是對於殺人者，而更多的又對他歸回來，
盜賊是對於盜賊而更多的又對他歸回來，
愛情是對於愛人而更多的又對他歸回來，
裏物是對於給與者，而更多的又對他歸回來，——它不會失敗，
演說是對於演說者，表演是對於男演員和女演員並不是對聽衆，
無人能理解任何的偉大和美好除了他自己，或者他自己的指示。

三

我誓言大地將對於他或她，那將完全的人是完全的，

大地祇有對於他或她，那仍然是凋殘破碎的人，纔仍然是凋殘和破碎。

我誓言沒有偉大或能力不能與大地的偉大和能力競爭，

不會有任何種的理論，除非它確認了大地的理論，

政治，歌唱，宗教，行爲，或其他，沒有價值，除非它可以和大地的廣闊相比，除非它面對了大地的精確，活力，公平，和正直。

我誓言我開始看到有着更甜美的激奮的愛情勝於回應的愛情，

它滿足於它自己並不邀請也不拒絕。

我誓言我開始看到在可聽見的言語裏有很少的東西或者一無所有，

一切消失於大地的無言的意義之表現，

消失於歌唱肉體和大地之真理的歌唱的人，

消失於編纂不能印刷的言辭的字典的人。

我誓言我看到甚麼是更好，甚於說最優者，
最優者常是留下不能述說。

當我開始要說最優者，我看出我不能，
我的舌頭在它的轉軸上是無用的，
我的呼吸不能服從它的官能，
我成爲一個啞啞的人。

無論如何大地的最優者是不能說的，全或無都是最優者，
它不是你的先見，它是更廉賤，更容易，更鄰近的，
事物不能從原先所在的處所移去，
大地恰如它以前一樣的肯定而直接，
事實，宗教，進步，政治，商業，如同先前一樣的真實，
但靈魂也真實，它也是肯定而直接，
沒有理論，沒有證據建立了它，

無可否認的生長建立了它。

四

這些響應靈魂的音調，和靈魂的言語，

（假使它們不曾響應靈魂的言語，那末它們是甚麼呢？
假使它們不是特別關涉到你那末它們是甚麼呢？）

我誓言我此後永不相信述說最優者，

我僅僅相信讓最優者不能說出。

說下去呀，談說者喲！唱下去罷，歌唱者喲！

發掘呀！範鑄呀！積累大地的言語呀！

一年一年的工作下去並無所失，

那會期待得久，但那一定有用，

當物質都預備和準備好，建築家就出現了。

我向你誓言建築家將出現不會失敗，

我向你誓言他們會理解你並辯正你，

他們中之最偉大者必是最知道你的人，包容一切並對一切都虔信，

他和其餘的將不會忘記你，他們將覺到你不是比他們更小的——一個小種，

你將在他們中有完全的榮耀。

註（一）此詩一八五六年時標題為大地的言語的述說者之詩（Poem of the Sayers of the Words of the Earth），一八六〇年改為給言語之述說者（To the Sayers of Words），一八七

一年改為言語之頌歌（Carol of Words），至一八八一年始改為現題。

青年、白天、老年和夜

強大、健壯，可愛的青年喲，——充滿美麗，活力和夢想的青年喲，
你知道在你以後來到的老年，也有著同樣的美麗，活力，和夢想麼？

完全成熟而光榮的白天，——碩大的太陽，行動，野心和歡笑的白天喲，

逼近來到的夜，也有着千千萬萬的太陽，和安睡，和回復的幽暗●

候 鳥 集

宇宙之歌

繆司說，來呀，

爲我唱一首詩人還沒有歌唱過的詩歌，

爲我歌唱着宇宙。

在我們的這廣席的大地，

在無邊的粗糙和熔渣之中，

它的中心是密閉而安全，

孕育着完全的種子。

每個生命都有或多或少的一分，

已生者以外的未生者，隱者或顯者，這種子正在期待着。

一一

看呀！眼鏡的高峯着的科學，

如同從高峯上觀察着現代，

發生相續的絕對的命令。

但是再看呀！靈魂，在一切科學之上，

因為它有歷史圍集在周圍，如同地殼之圍繞了地球，

爲它，全都無數的星星迴轉在天空。

遠遠的迴繞着迴旋的路，

（如在海上的一只迂迴的航船，）

爲它，部分向着永恆的大流，
爲它，現實趨赴着理想。

爲它，神祕的演化，

不單是合理被辯正，我們所謂的惡也被辯正了。

無論怎樣，從他們的假面具向前，

從巨大的膿潰的實體，從奸計，過惡，和眼淚，
發現健康和歡喜，宇宙的歡喜。

出自空洞，疾病，和淺薄，

從壞的多數，從諸州和人們的不同的不可計算的詐偽，

却電火似的防衛似的固附着充溢着一切，
祇有善纔是宇宙。

三

在疾病與憂愁的山嶽上，

一隻不能捕捉的鳥永遠翩飛着翩飛着，

在高處的更純淨更快樂的空氣裏，

從缺陷的最暗黑的雲，

總是投射出來一線完全的光輝，

天國之光榮的一閃。

對於時髦和習慣的不調和，

對於狂亂的巴貝爾的會場，喧鬧的惡宴，

平靜了每一會的歇息，聽到一種旋律，分明的聽到，

從某處遙遠的海岸，最後的合唱發聲了。

啊祝福的眼和快樂的心喲，

順着巨大的迷宮，

那會看見，會知道，這麼精緻的導引的絲線。

四

而你，亞美利加，

爲着經營的頂點，它的思想和它實現，

爲這些，（並不是爲你自己）你已經到達了。

你也環繞了一切，

擁抱，負持，歡迎着一切，

你也由廣廓的新的大路走向理想。

他國的可知的信仰，過去的宏偉，

並不是爲你，而是你自己的宏偉。

神性的信仰，和豐富，吸收理解了一切，
對一切的適宜。

一切，一切爲着永生，

愛如同光輝一樣靜靜的包被了一切，

自然之改善祝福了一切，

時代之花朵和果實，神聖的確實的果園，

對於精神的形象，成熟了形體，目的物，生長，人道。

啊，神吶！使我歌唱那種思想呀！

給與我，給與我所愛的他或她，這種不滅的信仰，

在你的總體之中，無論抵制甚麼，總不要抵制我們，

信仰着你的，包藏在時間和空間裏的計劃，

宇宙的健康，和平，得救。

那是一個夢麼？

否，乃是缺少了這一個夢，

缺少了生命之學問和健康的
一個夢，
而整個的世界是一個夢。

開拓者啊開拓者喲（1）

來呀，我的面目黎黑的孩子們，

順着秩序，也預備了你們的武器，

你們帶着手槍了麼？你們帶着利斧了麼？

開拓者喲！啊開拓者喲！

因為我們不能久待在這裏，

我們必須前進，親愛的喲，我們必須冒過了當前的艱險，
我們年青的血液的種族，一切全靠著我們，

開拓者喲！啊開拓者喲！

啊你們青年人們，你們西方的青年，

這樣的忍耐不住，有活力，有着男子的驕傲和友愛，

我看出你們西方青年的坦白，我看出你們走向最前去！

開拓者喲！啊開拓者喲！

衰老的種族都停頓了麼？

他們放下且終止了他們的課題，對於海外很倦怠了麼？

我們永久支持着工作，責任，和這課題罷。

開拓者喲！啊開拓者喲！

我們離開了所有的過去，

我們開創着一個更新的，更強的變化的世界！

我們把捉着新鮮的，強健的世界，勞動和前進的世界！

開拓者喲！啊開拓者喲！

我們分隊出發，

走下岩邊，經過狹道，攀登陡山，

征服，佔據，冒險，前進，當我們走着陌生的新路，

開拓者啲！啊開拓者啲！

我們砍伐原始的森林，

我們填塞了河川，發掘了深礦，

我們測量了廣闊的地面，掀起了荒山的泥土，

開拓者啲！啊開拓者啲！

我是科羅拉多的人，

我們從巔絕的山峯，從大沙漠和高原，

從礦山，從狹谷，從獵場中來，

開拓者啲！啊開拓者啲！

從尼布拉士加，從亞爾康沙斯，

我們是中央內地的種族，從米梭里，我們切斷了大陸的血，
所有同伴的手，都緊握着罷，所有的南方人和北方人，

開拓者喲！啊開拓者喲！

啊不可抗拒的不休止的種族，

啊全體都可愛的種族喲！啊我的心胸，以懷着對全體的熱愛而焦痛，
啊我悲哀而又狂喜，對於全體的愛，使我發狂，

開拓者喲！啊開拓者喲！

喚起強力的母親爲主婦罷，

高揚着美麗的主婦在所有燦爛的主婦之上，（都低頭致敬罷，）
喚起武勇的戰鬥的主婦，嚴肅的，泰然的，武裝的主婦，

開拓者喲！啊開拓者喲！

看看我的孩子們，果決的孩子們，

我的後隊，有着這多的人，所以我們必不要退讓或躊躇，
我們的後面無數萬老人的憂戚，也鼓勵了我們，

開拓者喲！啊開拓者喲！

密集的隊伍前進又前進，

永久準備着罷，死了的空額又迅速地填補了，
經過了苦難，經過了失敗，仍然前進不止，

開拓者喲！啊開拓者喲！

啊，死於前進呀！

我們中有些人敗死了麼？這時刻來到了麼？

那末，我們死於前線最適當，這缺空不久就會補充了，

開拓者喲！啊開拓者喲！

全世界的脈搏，

都爲我們跳動，和西方運動一起跳動，

無論是單獨或是全體，堅決地向前推動，一切都爲着我們，

開拓者喲！啊開拓者喲！

生命乃是一種複雜而變化的賽會，

一切的形狀和表示，一切在工作中的工人，

一切的水手和農人，一切的主人和他們的奴隸，

開拓者喲！啊開拓者喲！

一切不幸的沉默的戀人，

一切監獄中的囚犯，一切的正直者和惡人，

一切的快樂者和悲哀者，一切的生者和死者，

開拓者喲！啊開拓者喲！

我也和我的靈魂，我的身體，

我們一種新奇的三人組，也走上了我們的路，

經過了黑夜中的海岸，爲一切的幻象所逼迫，

開拓者喲！啊開拓者喲！

看哪，那投射的，旋轉的星球，

看哪，周圍的星星兄弟們，一切發光的太陽和星宿，

一切光明的白晝，一切充滿了美麗的神祕的夜，

開拓者喲！啊開拓者喲！

那是屬於我們的，他們是和我們一起的，

一切都爲着最初的工作，當後來的從者還在胚胎之中，

我們現在先須前行，我們先開闢了行走的路途，

開拓者喲！啊開拓者喲！

啊你們西方的女兒們，

啊，你們年青和年長的女兒們，啊，你們母親們你們妻子們！

你們也必不可分開，來和我們的隊伍結合在一起罷！

開拓者啊！啊開拓者啊！

在草原之中的歌者，

（包裹着異地的屍衣，你們休息了，你們已作完了你們的工作，）

不久我聽着你們歌唱着前來，不久你們也起來加入於我們的隊伍，

開拓者啊！啊開拓者啊！

不要求快樂的甘甜，

也不要褥墊子和拖鞋，也不要和平和博學，

也不要飽足和安全的財富，也不要溫馴的享樂，

開拓者啊！啊開拓者啊！

飽食的人飽食了麼？

肥胖的睡眠者睡熟了麼？他們闔上門，且下鍵了麼？

仍然讓我們食着粗食，將毡毯鋪在地上罷，

開拓者喲！啊開拓者喲！

黑夜來到了麼？

遲夜的路，這樣的艱難麼？我們站在路上無力前進了麼？

但就讓你在你的路上，休息片刻，

開拓者喲！啊開拓者喲！

直到喇叭吹奏，

達達的，達達的，天明的信號，——聽呀！我聽得這麼清楚，

快走到隊伍的前面，——快呀！躍到你的地方去！

開拓者喲！啊開拓者喲！

註(1) 開拓者嗚喇開拉喇(Pioneers! O Pioneers!)最初發表於一八六五年在紐約出版的鼓吹集(Drum Taps)。這好像是一個新民族開拓新的國土，創造新的未來的進行曲。作風的新鮮，然而自然，樸實，也好像令人嗅到了強健的陽光灼熱地照着廣大的草原和泥土所蒸發出來的氣息。有着汗液和泥土的滋味，然而絕無疲勞。通過了黑夜裏也祇是看見了美夢和星光，絕沒有夜的陰影。一種單純的調子，也貫注了全篇的健實而樸茂的和諧。Pioneers日譯或作先驅者，這在文中的意思，當是開闢草萊的開闢者，或開拓者。所以在這裏，即選用了最後的這個譯名。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

海 流 集

從永久搖蕩着的搖籃裏

從永久搖蕩着的搖籃，

從反舌鳥（1）的歌喉——這音樂的核，

從清秋九月的夜半，

在寧靜的沙上，在遠處的田野，

一個孩子從床上爬起來，

光頭赤腳，孤獨的漫走着，

月光下面的神祕的影子，

動亂着如同活人一樣，

而且也就在長滿了荊棘和烏莓的小徑，

從對我唱歌的那鳥的記憶，

從對於你的記憶，你，我，的悲哀的兄弟（2）啾！

從我所聽到的起伏的歌聲，

從遲遲升起好像飽和着眼淚的黃色的半輪明月，

從霧氣中的那些希望和愛的剛開始了的歌聲，

從不斷的我心中的千種的反感，

從這引起來的無數的言語，

從比一切還強烈還精美的文字，

從現在所驚醒了的這再現的景象。

（如同一羣綿羊，搖動着，起伏着，從頭上過去，匆匆地逃避了我，）

一個成人，但由於這些眼淚，他又是一個孩子了，

投擲自己在沙灘上，面對這海浪，

我，這悲哀和歡樂的歌手，現在和未來的接合者，

我以全心利用了它們，但也快速地超過了它們，

我唱這一隻回憶的歌。

從前在巴門諾克，(3)

當紫丁花的香氣飄散在空中，

五月草正在生長，

在荆棘中的這裏的海岸，

從亞爾巴瑪(4)來的兩隻小鳥雙棲着，

有他們的小巢，有四個淡青色的小卵，

卵上有着褐黃色的斑點，

每天，雄鳥在附近來回的飛翔，

每天，雌鳥孵着卵，靜靜地，

閃灼着明亮的小眼睛，

每天，我，一個好奇的孩子，不敢太逼近他們，

也不敢擾亂了他們，

祇是用心地窺望，凝視，猜想。

陽光！陽光！陽光！

傾瀉了你的光燜，你偉大的太陽！
當我們負暄取暖我倆的形影成雙。

形影成雙，

和風吹自北方，和風吹自南方，

白晝來了，黑夜來了，

故鄉，故鄉的河流，故鄉的山崗。

時時都歌唱，忘記了時光，

當我們雙棲着，我們的形影成雙。

後來突然為她的伴侶所不知，

或者她是被害了，

在上午的時候，雌鳥不復在巢中孵卵，

在下午時候也不見歸來，

以後也是如此，

再沒有看見了她的影子。

因此，一鞭夏，在海浪的喧聲之中，

在寧靜的皎月的夜裏，

在涵湧的海上，

或者在白天，飛突在荆棘與荆棘之間，

我不斷的看見，也聽見了這後死者，

這隻雄鳥，這隻亞爾巴瑪的孤獨的鳥的歌聲。

吹罷！吹罷！吹罷！

吹起了巴門諾克沿岸的海風，

我期待又期待，直到你將我的伴侶吹回來！

是呀，當星光燦亮，

在暴浪衝激着的木樁上，

停息着這感人流淚的寂寞的歌者，
一整夜的歌唱。

他叫喚着他的伴侶，

他傾吐着我比一切都懂得的意義，

是呀，我的兄弟，我知道你，

比別的人都知道你，

因我會經理解了每一音符的豐富的涵義，

不止一次，我陰沉地走在海岸上，

屏息着，避着日光，將我自己蔭蔽在陰影裏，

現在回想着這模糊了的影像，

這種回聲，還有這同類的聲音和情景，

從不倦地澎湃着的巨浪的海港，

我，一個赤腳的孩子，

海風吹拂着我的頭髮，

聽了很久很久。

聽了能够記憶，能够歌唱，我現在譜出了這歌聲，
跟隨着你，我的兄弟喲。

撫愛！撫愛！撫愛！

後浪親密地撫愛着前浪，

別の後浪，更親密地撫愛着後來的，

並且歡躍，而且擁抱，

但我的愛侶，却不來撫愛我，不來撫愛我了！

新升上來的月亮低垂着，

它蹣跚着走路，——啊，我想它的心中。

當也是爲愛而沉重，爲愛而沉重。

啊，瘋狂的海，也是懷着愛，懷着愛，
擁抱向陸地。

啊，清夜喲！我不是看見我的愛侶飛翔在浪頭上了麼？
在後浪中的那小小的一點黑影子是甚麼呢？

大聲罷！大聲罷！大聲罷！

我大聲叫喚着你，我的愛侶喲！

我投射我的高昂而分明的歌聲在海浪中，
真的，你必會知道誰在這裏，在這裏，
你必會知道我是誰，你，我的愛侶喲！

你低垂的月亮，

在你的黃光中，那小小的黑子是甚麼呀！

啊那是她的影子那是我的愛人的影子麼？
啊月亮哟，不要讓她再離開了我罷。

陸地哟！陸地啊！陸地哟！

無論我向那裏去，啊，我總想着，

你會將我的愛侶送回來，祇要你願意，

因我好像真的看見了她陰沉地

在我所凝視着的每一條道上。

啊，你高處的天星，

或者我渴想着的人必會升起，

和你們星星一同升起。

啊，你歌喉，你顫抖着的歌喉哟！

在大氣中叫出了更高昂的歌聲罷！

讓那聲音深入了大地，刺透了樹林！

那或者會使你聽見，你，我最渴望着的人！

也唱出了我的哀歌，

這裏寂寞的夜之哀歌，

孤獨的愛者之哀歌，死之哀歌喲，

啊，在月下，月亮差不多要沉墜到大海，

啊，無限絕望之哀歌喲！

但靜靜地放低了聲音罷！

讓我低語着，

你停一停，你喧嘩的海，

因為我好像聽見我的愛人在甚麼地方回答了我，

這樣的輕微，所以我必得安靜，用心細聽，

因為假使不是一切都安靜，她不會即刻來到我這裏。

這裏，我的愛人喲，

我在這裏，這裏喲！

我用着這種歌聲招呼了你，

這種溫柔的叫喚招呼了你，

你，我的愛人喲。

別再迷誤罷：

那是海風呼嘯，那不是我的呼聲，

那是浪花浪花的激盪，

那是樹葉影子。

啊，黑暗喲，啊，一切都徒然！

啊，我是如何的痛苦而悲哀。

啊，天上月亮的黃光，滴落到海上！

啊，在大海之中的苦痛的反光！

啊，歌喉啞，啊劇痛着的心！

我徒然的歌唱，整夜徒然的歌唱。

啊，過去了！啊幸福的生命！啊快樂之歌！

在大氣中，在樹林中，在田地上，

愛過了，愛過了，愛過了，愛過了，

但我的愛侶已不再，不再和我在一起！

我們已不再雙宿和雙棲！

哀歌沉寂了，

一切都如故的進行着，

星光燦亮着，

海風以老母親的憤怒的悲嘯，

吹送着這隻悲歌的回聲，

就在這巴門諾克的沙沙的海岸上，

黃色的半輪明月也好像膨大了，

低垂着，垂着，差不多要接觸到海面，

這失神的孩子，海浪冲刷着赤腳，

海風吹拂着頭髮，

久久幽閉在心中的愛，現在解放了，

現在忽然爆發了，

這哀歌的意義，這聽官和靈魂，都很快地凝聚起來，

奇異的淚，從頰上迸流而下，

對於這個悲鬱的孩子，

對於這個最初的歌者，

那裏訴說着兩人的對談和三人的合唱，

訴說着低調，也訴說着老母親的悲憤的號哭，

也訴說着一種朦朧的密祕的歎息。

你是鳥，或者幽靈，（孩子的靈魂說話了，）

你真的向着你的愛侶歌唱麼？

或者乃是真的向着我？

因為我，我那時還是一個孩子，我的歌喉封閉着，
現在我聽過了你了，

在這一瞬間，我覺醒了，我知道我是爲甚麼？

已經有一千個歌人，一千種詩歌，

比你的更高亢更激越，更悲哀，

一千種的顫抖着的回聲，驚醒了我的生命，

並且永久永久也不會消沉。

啊，你寂寞的歌者；你自己的歌唱，却投中了我，

啊，我寂寞的聽着，

我將永久爲你保存着，

我也不逃避，

這種缺陷的愛的哀歌和呼聲，

也將永不會從我心中消逝，

從這夜晚起，我也不再如以前一樣，

是一個和平的孩子，

在昏黃的月光照着的海上，

在我心中透露了靈火和地獄，

和不可知的缺陷，和我的命運的消息。

啊，給我以這導引的線罷，（它或者是藏在這裏的夜裏，）

啊，假使我已有了這多，讓我再有着更多的。

那是一個字，（因為我願意獲得了它，）

這究竟的一個字，超越一切，

這麼微妙，我聽到了！

那是甚麼呢？

你海浪嘯，

你時時低語着的就是這麼！

那是從你的銀色的浪花和潮溼的沙土得到的麼！

你大海嘯，如是回答了罷，

不匆遽，也不遲遲，

在這夜間，在日出之前，

爲我分明地低語，

說着這精微的字「死」，

說了又說，死，死，死，死，

有韻調的說着，

不要像那隻歌鳥，也不像我跳動的心，

祇是悄悄地逼近我，沙沙地在我的足下，

堅定地爬到我的耳中，並薰沐了我的全身，

死，死，死，死，死。

這我不會忘記，

我祇是要溶化了這黑色的幽靈，我的兄弟的歌聲。

他向我歌唱着，在月光照着的巴門諾克的海岸，

這時我自己的歌聲也覺醒了，我以一千種的歌聲回應着，

從這種歌聲，

海浪吹來了這一柄鑰匙，這一個字，

一切歌中最美的歌聲的一個字，

這強烈而微妙的一個字爬到了我的脚下，

（或者如同老婦人之屈身搖蕩着身邊的搖籃）

這大海也在我的身邊低語。

註（1）反舌鳥（Mocking bird）產於美國南部及墨西哥一帶地方的一種善歌的鳴禽，能模仿

其他鳥獸的鳴聲，略如中國的白靈鳥。

（2）指反舌鳥。

(3) 巴門諾克 (Paumanok) 惠特曼的故鄉，在紐約市之東，隔東河 (East River) 之

島，所謂長島 (Long Island) 者即是。地形如魚。巴門諾克蓋紅印第安人土名云。

(4) 亞爾巴瑪 (Alabama) 美國在南部臨墨西哥灣一洲。

一九三四年冬。

淚 滴

淚啣！淚啣！淚啣！

在黑夜中，在孤獨中，淚啣！

在白色的海岸上，滴着，滴着，為沙所吸收，

淚啣，沒有一顆星的閃光，一切黑暗和荒涼，

潤濕的淚，從遮蒙着的頭的眼睛流出來了，

啊，那黑影是誰呢？那在黑暗中流着眼淚的形相是誰呢？

那在沙上彎着腰，蹲伏着的不成形的塊狀，是甚麼呢？

迸湧的淚，嗚咽的淚，為粗獷的號哭哽塞住了的苦痛，

啊，暴風雨成爲形相，升起來，沿着海岸，快步急走，

啊，粗獷而陰慘的黑夜的暴風雨，夾着風，啊，憤激而絕望啊！
啊，白天這麼沉着和適度的影，有着安靜的面貌，和規則的步履，
但是，當你在黑夜中消逝，無人看見，——啊，這時解放了的淚的海洋，
淚啊！淚啊！淚啊！

黑夜中在海岸上(一)

黑夜中在海岸上，
一個孩子和他的父親一起站着，
望着東方，望着秋的天空。

從黑暗中，
橫暴的雲，埋葬了一切的雲，黑壓壓的散開來了，
越低沉了，並且很快地從天空橫掃下來，
包圍了還殘留在東方的潔白透明的光帶，
蓋過了巨大而轟靜的燦爛的宙比特，(一)

夜逼迫了，祇有在不很高的地方，
還閃爍着貝麗亞德的姊妹的星羣，（3）

那些埋葬了一切的黑雲，勝利的低垂下來，不久也就吞食了一切。
在海岸上，這孩子緊緊地握着父親的手，
看着，默默地潸泣起來了。

別哭，孩子，

別哭，我的寶貝，

讓我以親吻來移去了你的眼淚罷，

這橫暴的雲並不是長久勝利的，

它們不能長久佔有了天空，它們吞食了星星祇是虛幻的，

等待着罷，再到明天的夜裏，宙比特會再出來，貝麗亞得們會再出來，

它們是不朽的，所有這些金的星星和銀的星星會重新放光的，

巨大的星星和微小的星星都會重新放光，它們忍耐着，

碩大的不朽的太陽和長久隱忍着的慘淡的月亮都會重新發光。

那末可愛的孩子，你祇是爲宙比特而悲傷麼？

你祇是懷想着被埋葬了的早星麼？

有些東西，

（我以我的親吻撫慰着你，並低低地對你說，

我給你這個第一的提示，這個問題，和這個指點），有些東西甚至於比星星還要不朽，

（許多被埋葬了，許多的晝夜過去了，）

有些東西甚至於比燧燿的宙比特還要長久地忍耐，

比太陽或任何循環着的星座，

或閃射着光芒的貝羅亞德姊妹的星羣，

還要長久地忍耐！

註：（1）原作於一八七一年，收入「海岸回憶集」（Seashore Memorios），其中第十行及

三十二行的「姊妹們」原作「兄弟們」。

(2) 宙比特 (Jupiter) 星名，即木星。

(3) 昆麗亞德 (Pleiades) 牡牛座中的一星羣，與宙比特同為古代希臘神話故事中的人物。

路邊之歌

我坐而眺望(一)

我坐而眺望世界的一切的憂患，和一切的壓迫和羞恥。

我聽到青年人們懷着自己的苦痛，事後悔恨的祕密的抽搐的哽咽。

我看見在貧賤生活中的母親爲她的孩子們所折磨，死亡，被輕視，絕望，消瘦。

我看見被丈夫虐待的妻子，我看見青年婦女們的無信義的拐騙者，(2)

我注意到企圖隱祕着的嫉妬和無報償的戀愛的苦痛，我看見大地上的這些形象，

我看見戰鬥，疾病，暴君的工作，我看見殉教者和囚徒，

我觀察到海上的饑饉，我觀察到水手們拮据決定被殺害來維持殘餘的人們的生命，

我觀察到倨傲的人們在勞動者，窮人，黑奴和此類人們之上投擲侮蔑與輕視，

我坐而眺望着一切這些——一切沒有止境的醜陋和痛苦，

看着，聽着，而沉默了。

註：（1）一八六〇年爲草葉集中之第十七篇，一八六七年爲草葉集中之第五篇，至一八七一年始加上現在的標題，收入路邊之歌。

（2）「青年婦女們」，一八六〇原作爲「青年婦女」，可知惠特曼詩作，卽三字的改訂也是經過前後一二十年的斟酌的。

譯者

美麗的婦人們

靜坐，或來去移動着的婦人們，有些年老，有些年青，年青的是美麗的，——但年老的比年青的更美麗。

母親和嬰兒

我看見熟睡的嬰兒安息在母親的懷裏，
熟睡的母親和嬰兒，——微喘着，我觀察了他們很久很久。

溜過一切之上

溜過一切之上，逆過了一切，
通過了「自然」「時間」和「空間」，
如同一只船一樣的在水面上前進，
靈魂的旅程，——不僅是生命，
死，我將歌唱着許多的死。

給老年人

我看出在你心中那莊嚴地擴大並開展着自己的海港，好像它在大海中傾注着一樣。

桴鼓集

一八六一年

武裝的年代，——鬥爭的年代，

爲你恐怖的年代，沒有精緻的韻律或感傷的愛情詩，

你也不像一些蒼白的詩人，坐在書桌上哼着微弱的低吟，

却如同一個強壯的男子一樣站起來，一身藍衣，前進着，肩上打着來復槍，

有着操鍊得好的身體和日晒的面龐和兩手，腰帶裏帶着一把刀子，

我聽着你高聲叫吼，你的高昂的聲音響震着越過大陸，

你的男性的聲音，啊年代喲，那好像從城市升起，

從馬哈屯人中，我看你如同馬哈屯的住民，工人們中的一個工人，

或者大踏步的走出伊利諾斯和印第安納的大草原，

飛快地以活躍的步態橫過西方，並從亞里根尼斯山下降，

或者沿着大湖下去，或在賓夕爾維尼亞，或者在沿着哦咳哦河的船板上，
或者沿着丁尼斯或康伯爾蘭的河川南下，或者在加泰諾夏的山頂上，
我看見你的步態，也看見你筋肉飽滿的四肢穿着藍衣，背負着武器，強壯的年代喲，
聽着你一再的發生堅決的聲音，
突然地以圓唇砲口歌唱着的年代喲，
我重複念着你，忙迫的，蟲烈的，悲愁的，動亂的年代喲！

敲呀！敲呀！鼓啊！

敲呀！敲呀！鼓啊！——吹呀！號啊！吹呀！

透過窗子，——透過門戶，——爆炸着如同粗暴的力量，（1）

進入莊嚴的教堂，並驅散羣衆。

進入學者們正在研究着的學校裏，

也不讓新郎安靜，——現在不讓他和新娘有着幸福，

和平的農夫也不再和平，耕犁着田畝或收穫着穀粒，

這麼凶猛的蟲蜂着，迴蕩着，你鼓啊，——你號啊，這麼尖聲的吹着。

敲呀！敲呀！鼓啊！吹呀！號啊！吹呀！

越過城市的道路，越過大街上車輪的響聲，

在屋子裏爲夜中睡眠者的床榻已預備好麼？不讓睡眠者睡在這些床上，

不讓交易者在白天交易，不讓掮客或投機商人，——他們會繼續着麼？

談話者會談話麼？歌唱者企圖歌唱麼？

律師會在法庭裏站起來在法官面前陳述他的案情麼？

那麼更快更有力的敲擊着，鼓啊，——你號啊，更凶猛的吹着！

敲呀！敲呀！鼓啊！吹呀！號啊！吹呀！

不要談判——不要因勸告而終止，

不理怯懦者，不理低泣者或求祈者，

不理年老的人對年青的人懇求，

不聽見孩子們的聲音，也不聽母親們的哭訴，

甚至於使担架搖擺着正在躺下等候着柩車的死者，

這樣的強烈，你隆隆的敲呀！啊恐怖的鼓喲，——這樣的高聲，號啊，你吹呀！

註（1）一八六七年時始作：

「爆炸着如同粗暴的男人們的一種強力，」最後改定如現在的第三行。——譯者

從田地裏來的父親

從田地裏來的父親，這是從我們的彼德寄來的一封信，
來到了前門的母親，這是從你的親愛的兒子寄來的一封信。

看哪，天氣正是秋天，

看哪，那裏的樹，更綠，更黃，也更紅了，

樹葉子在和風中搖蕩着的冷靜而甜美的哦哈哦的村落，

那裏果樹園中成熟的蘋果，籐蔓上的葡萄低垂着，

（你嗅到葡萄籐上葡萄的香味了麼？

你嗅到蜜蜂最近嗡嗡着的蕎麥了麼？）

在一切之上，看哪，雨後的蒼天是這樣的寧靜，明澈，有着奇妙的靈，在下面也一樣，一切寧靜，一切有生氣而美麗，農田也長得很茂盛。

在田地裏也一切長得很茂盛，

但現在從田地裏來了父親，由女兒的叫喚而回來了，也來了入口處的母親，來到了前門。

她儘速的忙迫着，某種的不吉之兆，她的步履顫抖着了，她來不及梳掠她的亂髮，和整理她的帽子。

邊急地撕開信封，

啊，這不是我們的兒子的筆跡，但却有着他的署名，啊，一隻陌生的手爲我們親愛的兒子寫的字，啊，震擊了母親的靈魂了！一切在她的眼前浮動，發黑，她祇看到重要的字，

不成句法的「槍彈貫入前胸，」「騎兵突擊戰，」「運到醫院，」「目下危險，」「不久可以恢復。」

噲，現在我看見這唯一的一人，

在潤濕而富庶的有着所有的城池和農田的哦哈哦
顏色慘白，頭腦遲頓，十分疲憊

斜倚着一棵門柱。

「別這樣，親愛的母親，」（剛剛長成的女兒哽咽的說着，
年小的妹妹們沉默而失望的擁擠在周圍，）

「看罷，親愛的母親，信上說着彼德不久就可以恢復。」

唉，可憐的孩子，他永不會恢復了，（也不必恢復那勇敢而單純的靈魂！）
當他們站立在家裏的門口，他已經死了，
這唯一的兒子已經死了。

但母親需要恢復，

她瘦削的形體最近穿上了黑衣，

白天不吃飯，夜晚睡覺也是清醒着，

夜半醒着，低泣着，渴望着一種深的渴望，

啊她會不被發覺的引退，靜靜的從生命逃遁和引退，

去追隨，去尋覓，去和她的親愛的死了的兒子在一起。

在我下面戰慄而搖動着的年代

在我下面戰慄而搖動着的年代！

你的夏日的風是十分溫暖的，但我呼吸的空氣却使我寒凍，

一層濃重的陰鬱從陽光下降，黑暗包圍了我，

我必須改變我的勝利的歌唱麼？我對我自己說，

真的，我必須學習着歌唱那些失意者的淒冷的哀歌麼？

和那些失敗者的悲愴的聖詩麼？

愛莎比亞人向旗幟致敬（1）

你是誰呢，黑色婦人，這樣的老邁不成人形，
有着你的白髮，和包帕的頭，和裸瘦的兩足的？
爲甚麼從這裏的路邊站起來，你向旗幟致敬麼？

（那正是我們的軍隊排列在加羅林的沙地和松林裏的時候，
從你的茅屋的門裏走出，向我走來，你愛莎比亞人，
當時在剛毅的薛爾門將軍麾下我向着海上前進。）

「我的主人已一百年使我離開我的祖先，
一個小孩子，他們捉住我，如同野獸的被捉住一樣，
於是殘酷的奴隸販賣者帶我到這裏來，橫過了海洋。」

她不再說下去了，但却整天躑躅着，

她搖着高昂的包帕的頭，並轉動着灰暗的眼，
她向大隊致敬，當旗手走動着向前。

這是甚麼呢，這惡運的婦人，眼睛昏暗，不成人形，
爲甚麼你抖動着你的包紮着黃，紅，綠帕子的頭？
是否你看見或已看見的這些事物使你驚奇而陌生呢？

註（1）一八七一年作，原註：一八六四年的一種回憶。始收入「在戰爭的香氣中沐浴。」最後收入桴鼓集。這是 北戰爭解放黑奴，參加行軍時的一種回憶。愛森比亞原爲非洲地名，以後以爲黑人的通稱。——譯者

伙伴喲，當我的頭躺在你的膝上（1）

伙伴喲，當我的頭躺在你的膝上，
我重復說着我的懺悔，我重復說着我對你和蒼天所說過的，
我知道我不安，也使別人們不安，

我知道我的言語充滿了危險，充滿了死亡的凶器，因為我面對着和平，安全，及一切既定的法則，要推翻了它們，我是更堅決，因為一切都反對我，甚於我過去一切都歡迎我，我不在意，過去也永不在意任何的經驗，警告，大多數，和侮蔑，而所謂地獄的威脅，在我看來是微末或不足道，而所謂天國的誘惑，在我看來也是微末或不足道，親愛的伙伴吶！我懺悔我曾經激勵你和我一同前進，而仍然激勵你毫不在意於我們的命運，

或者無論我們將要成功，或者完全毀滅和失敗。

註(1) 最初發表於一八六五——六年桴鼓集續篇(Sequel to Drum-Taps)，至一八六七年始編入桴鼓集。一八六七年時第四行之後，尚有如下兩行：

「真的，我自己纔是真實的戰士，

那不是他，那裏，帶着刺刀，也不是赤體的砲手。」

至一八八一年最後編定，始行刪去。

林肯總統紀念集

當紫丁香花在庭園中最近新開了的時候(1)

(一)

當紫丁香在園中最近新開了的時候，(2)

大的星星在西方的天空沉落了，

我悲哀了，且將和永遠去而復來的春光一同悲哀。

永遠去而復來的春光喲，真的，你帶給我三件東西：

斷續開放的紫丁香花，西方天空沉落的星星，

還有對於我所敬愛的人的迴想。

(二)

啊，西方天空的沉落的巨大的星星，

啊，夜的陰影，——啊，悲鬱的泣涕的夜喲！

啊，巨大的星消失了，——啊隱沒了星光的黑暗喲！

啊，無力把握着我的殘酷的手，——啊，我的無助的靈魂喲！

啊，那不能使我的靈魂自由的周圍的苦痛的靈喲！

(三)

在一間古老農舍的前面的庭園裏，鄰近於粉刷得潔白的柵欄，

那裏生長着紫丁香花，有着這繁茂的心形的綠葉，

有着開放得這麼美麗的花朵，有着我所喜愛的這麼強烈的芳香，

每一匹葉子都是一個奇蹟，——就從這庭園的花叢中，

有着這麼美麗的花朵和繁茂的心形的綠葉的花叢，

我摘下了帶着花朵的一小枝。

(四)

在大澤中的僻靜的深處，

一隻生怯而隱藏着的小鳥唱着一隻歌，

這孤獨的鷓鴣，他自己隱藏起來，離去了人間，（3）

自己唱着一隻歌。

唱着嘴角帶血的歌，

唱着死之生的消逝之歌，（因為，親愛的朋友，我知道，（4）

假使你不能生而歌唱，你真正的情願死亡。）

（五）

就在這春之懷中，在天地，在城市之中，

在山徑上，在古老的樹林之中，那裏紫羅蘭花，

也在山徑兩旁的田野的綠草之中，

經過了無邊的綠草，

經過了鋪着黃金的麥穗的田野，

經過了開着紅白花的蘋蘗樹的墓園，
搬運着一具棺木，日夜行走在道上，到了它可以永遠安息墓地。

(六)

棺木經過了大街小巷，
經過了白天和大而黑的雲影隱蔽了大地的黑夜，
城市裏的旗幟的行列都纏上了黑布，
全國如同一個穿着喪服的婦人，
長長的蜿蜒的行列，持着無數的火炬，
萬衆的頭和臉面如同沉默的大海，
還有待候所，和運到了的棺木，和陰沉的臉面，
整夜唱着輓歌，萬衆的聲音起伏着，
雄壯而嚴肅，
輓歌全部的悲呼
都傾瀉到棺木的周圍，

燈光暗淡的教室，悲顫着的琴聲，
無論你視到那裏，總是如此，
喪鐘徐徐地，徐徐地鏗鳴着，
這裏棺木也緩緩地通過，
我獻上了我的紫丁香花的花枝。

(七)

(並不是獻給你，僅僅你一人，
我將花枝獻給了一切的死者，
如同晨光一樣的清新，我如是爲你歌唱了一首讚歌，
啊，你健全而神聖的死喇！
我以所有的玫瑰花的花束，
啊，死喇！我遮蓋了你以玫瑰花和早開的百合花，
尤其是現在這枝最先開放的紫丁香花，
我摘下了最繁茂的一枝，從花叢中摘下了一枝。

我持着獻給你，
你死者，一切的死者啲！

(八)

啊，西方的月球徘徊在天上，
現在我知道你必會明白甚麼是一個月的意義，當我走過。

當我沉默地走過在薄明的黑夜之中，

當我看見你好像要告訴我些甚麼，你每夜低垂下來，

當你好像從天上降落，降落到了我的身邊，（別的星星則觀望著）

當我們共同徘徊在莊嚴的夜中（因為好像有一種我所不知道的東西使我十分清醒，忘記了睡眠，）

當夜深了，我看見了在天邊，你是如何地充滿了悲愁，

當我站在高地上，在薄明的夜的寒風之中，

當我看著你漸漸逝去，並消失在夜的黑暗之中，

我的靈魂也在它的苦痛中沉落了，如同你一樣，

你悲愁的月球哟，

如同你一樣，完結，而墜落到黑夜，且在黑夜中消失了。

(九)

那裏，在大澤之中，唱下去吧，

啊，羞怯的，溫柔的歌者哟！我聽到了你的歌聲，我聽到了你的叫喚，

我聽了，我現在來了，我明白你：

但我要延遲一會，因為晶燦的星星阻止了我，

這晶燦的星星，我的就要分別了的朋友，握着我而且阻止了我。

(十)

啊，我將如何地爲我所敬愛的死者韻聲歌唱？

我將如何地爲已逝去的大而美的靈魂莊嚴了我的歌聲？

在我敬愛着的死者的墳墓我將獻給了甚麼樣的馨香？

海風從東方吹來，自西方吹來，
自東方的海上吹來，自西方的海上吹來，
直到在這裏的草原上相遇，
我將以這些和我的讚歌的氣息，
來馨香了我敬愛着的死者的墓地。

(十一)

啊，我將以甚麼懸掛在靈堂的牆壁上？
我將以甚麼樣的圖畫懸掛在這裏的牆壁，
來裝飾了我所敬愛着的死者的永息的幽宅？
那將是新生的春天和農田和房舍的圖畫，
還有四月間日落時候的黃昏，有着清澄而明亮的烟雲，
有着壯麗的，搖曳的，下沉的落日的金光，
燃燒在空中，燃燒在天上，
有着足下的甘芳的芻草，有着繁生的樹的淒涼的綠葉，

在遙遠的河面上，也這裏那裏的有着風標，
河岸上有着一排排的連山，也有着許多的伸展到天上的雲影，
也有着黃昏，有着附近密居着的城池，還有無數的煙囪，
還有一切生命和工廠和工人行走在回家的路上的景象。

(十二)

看哪，身體和靈魂——這塊陸地，
我們的有着教堂和汹涌而閃光的海潮和船舶的馬哈丹地方，
這複雜而又豐裕的陸地，在左邊，南去是阿海哦的海岸，北去是米梭里的水鄉，
並且永遠在廣大的草原上滿鋪了青草和稻粱。

看哪，最美的太陽也是這麼和平這麼岸然，
藍色和紫色的清曉吹拂着微微的和風，
慢慢地舒展着的無限的光輝，
奇蹟開始了，正午的太陽照耀着一切，

隨後則是美麗的晚霞，是可祝福的夜和星光，
一切都包蔽了人民和大地，照耀在我們的這城市之上。

(十三)

唱下去罷，唱下去罷，你灰褐色的小鳥喲！

從大澤中，從僻靜的深處，從叢樹中傾瀉了你的歌聲，

從無限的薄暮中從無限的松杉和柏林，

唱下去罷，最親愛的兄弟喲！如蕭管之聲一樣的歌唱着。

啊，寧靜，舒適而溫和！

啊，使我們的靈魂自由而放肆了，——啊，你奇異的歌者喲！

僅僅我一人聽着你，——但不久終於要離去的星星却緊握着我，
發散着芬芳的紫丁香花也緊握着我。

(十四)

現在，我又在白天的時候，坐着向前眺望，

在黃昏的時候，春天的田野裏農人們正從事着耕作，
在有着大湖和大林的不自覺的美景的地面上，
在天空的華麗之中（在狂暴的風雨之後），
在午後剛剛過去的穹窿的蒼天之下，
有着婦人和孩子們的聲音，
有着涵湧着的海潮，我看見船舶如何地過去，
豐裕的夏天是漸漸來到了，農田中人們勞忙着，
無數的隔別的屋宇，他們如何地都走進去了，
帶着每天的飲食和瑣屑的日用品，
大街上如何地擁擠又擁擠，然而城市被封閉着了，
看哪，就在那裏，
降落在所有一切之上，也在一切之中，將我和其餘一切都包蔽住，
出現了一片的雲，出現了那迢迢遙遙的黑色的烟縷，
我知道了死，死的思想 and 死之神聖的知識。
這時，遺死之知識，好像緊纏在我身邊的同行者，

死之思想也緊隨在我的身邊，
我夾在他們之中如同在同伴中一樣，也好像緊握着同伴的手，
我忙着前去，到隱蔽的地方，
到了水邊，到了濃密大澤附近的小道，
到了黝黑的松杉和巨大的柏林，這樣的莊嚴，沉靜的地方，
接受了那無言的黑夜。

這對於一切都感到羞澀的歌者都歡迎了我，
我知道，這隻灰褐色的小鳥，他歡迎了我們三個人，（5）
他唱着死之讚歌和一種對於我所敬愛着的死者的哀辭。

從幽邃而隱蔽的深處，
從這麼沉靜的芳香的松杉和巨大的柏林，
傳來了這隻小鳥的歌聲。
歌聲的和美使我銷魂，

就好像在黑夜中我握着我的同伴的兩手那樣，
我的心的聲音也合拍着這隻小鳥的歌聲。

來罷，可愛的慰藉的死喲！

來包圍了世界，寧靜地來到了，來到了，

在白天的時候，在黑夜的時候。

走向一切人，走向每個人，

或遲或早的微妙的死喲！

讚美這無限的宇宙，

讚美生命和快樂，讚美一切新奇的知識和事物，

讚美愛，最甜美的愛——但更讚美，讚美，讚美罷，

讚美冰冷的死之擁抱着的兩臂。

黑色的母親總是悄悄地走近來了，

沒有人唱着一隻全心歡迎的讚歌，來讚美你麼？

那麼我來讚美你罷，我讚美你超於一切之上，

我獻給你一隻歌，當你必然來到的時候，你不躊躇地來到了。

來到了，你大小的解放者喲，

當你取去了死者，我歡欣地歌唱着死者，

消失在你的可愛的漂流的海洋裏，

沐浴着你的祝福之河流，啊死喲，

我爲你，唱着快活的小夜曲，

我爲你而盛飾，且開慶祝的歡宴，

天上的和地下的風景正配合着，

還有生命和田野，和大而深思的黑夜。

黑夜無聲地在無數的天星之下，

海岸和我所熟習的海浪的聲音正低語着，

這時靈魂正向着你那裏去，啊你無限而隱藏着的死喲，
身體也如何地以接近你而得到極可祝福的休息。

我從樹梢上吹送着一隻歌給你，

飄過了起伏的海浪，

飄過了無數的田地和廣闊的草原，

飄過了密居着的城市和成列的碼頭和街道，

我吹送了這快樂的讚歌歡迎你，啊死喲！

(十五)

合拍着我的靈魂，

這灰褐色的小鳥，大聲地歌唱着，

清越而悠然的歌聲，彌漫和充滿了大的黑夜。

在濃密的松杉和柏林中大聲地唱着，

在芳香的大澤和清新的霧氣中清晰地唱着，
而我和我的同伴，在夜間，却停留在那裏。

當視線逼近，我的眼睛却睜開了，

我好像看見這種景緻的長卷——

我看見了無數的軍隊，

我如同在無擾的夢裏一樣，看見了千百面的戰旗，

來回在砲火之中並為流彈所射穿了，

奔忙着，這裏又那裏，被撕碎了，且浴着血，

最後僅僅剩下了旗桿下的破布，（一切都沉寂了，）

這些旗桿也已碎斷而劈裂。

我也看見了無數戰士的死屍，

我看見了青年人的白骨，

我看見狼藉着的被殺死了的戰士，
但我知道他們好像都不再有知覺了，
他們完全休息了，他們無痛苦，
祇是生者的感到痛苦，母親們，
和他們的妻子和沉思着的同伴，
還有那些還在活着的戰士。

(十六)

通過了這種死景象，過了黑夜，
通過了，但不能擺脫我的同伴的緊握着的兩手，
也通過了隱藏着的小鳥的歌聲，和我的靈魂的合拍的歌聲，
勝利的歌聲，死之消逝的歌聲，永遠複雜而變化的歌聲，
低抑而悲哀，也清晰而分明，起伏着，流過了黑夜，
也悲哀地低沉，微妙，令人心驚，
最後又成爲歡樂而爆發了

音被了大地也填滿了天空，

如同和所聽見的那深愛的強力的聖歌一樣，

過去了，我獻給你以這帶着心形的綠葉的紫丁香花，

我獻給你，在這裏滿開着花，有着去而復來的春光的庭園中。

我要停止了對於你的歌唱了，

我要停止了眺望着西方，最遠的西方，和你交談，

啊，在黑夜中，有着燦麗的銀面的同伴喲！

每個人，也是一切人，都從黑夜中恢復，（6）

這歌聲，這灰褐色的小鳥的神奇的歌聲，

還有這合拍的歌聲，我的心的深處的回應，

還有滿懷着悲愁的發光的沉落的星星，

聽着了小鳥的召喚而緊握着我手的我的同伴，

是的，我的同伴，我夾在他們中間，我永遠想起他們來，

因為對於死者我是這樣的敬愛，

爲着我一生中，我們的全土的最美最智慧的靈魂，
爲着親愛的他的原故，

在那裏，在芳香的松杉和濃密的柏林的深處，

紫丁香花，星星和小鳥和我的深心的讚歌都融混在一起了。

註(1)在一八七一年時，惠特曼將所寫下的紀念林肯總統的四篇詩歌，總稱之爲「林肯總統的葬曲」(President Lincoln's burial Hymn)至一八八一年始改爲「林肯總統紀念歌」(Memories of President Lincoln)故日本有島武郎亦譯作「林肯總統追頌歌。」

(2)「當紫丁香花在庭園中最近新開了的時候」即四篇詩歌中的最長的一篇，以巨大的星星和參天的松柏和心形的紫丁香花三種象徵。悲愁而抑揚地歌唱出了對於林肯總統的深擊而美妙的輓歌，爲惠特曼所作的名詩之一。

(3)鶉鳥(Thrush)美國的一種有着美音的歌鳥。

(4)此處所謂的朋友指歌唱的小鳥而言，下文所謂親愛的兄弟，亦同。

(5)三人，即前所謂的死之知識，死之思想，和作者自己。

(6) 每個，一切，似指死，海和黑夜。在惠特曼詩歌中，死，海和黑夜，總是被微妙的配合着，深沉的被歌唱着，表示了惠特曼詩風裏一種特有的意境。

啊隊長我的隊長喲！

啊隊長，我的隊長喲！我們的可怕行程已經終了，
船舶會經朽爛了每一索架，我們追求錦標，已得到了，
口岸逼近，我聽到鐘聲，人們都歡呼了，
在萬目睽睽之下，這堅定的船舶威嚴而且勇敢。

祇是，啊，心喲！心喲！心喲！

啊鮮紅的血滴喲！

那裏在甲板上，我們的隊長躺下，

冰冷而死寂的躺下了。

啊隊長，我的隊長喲！起來並聽聽鐘聲罷，
起來，——旗幟爲你而飛舞，——號角爲你而吹奏，

這些花束和花環都是爲你的，——岸上的人爲你而擁擠，爲你，他們叫喚着，這擴大着的羣衆，他們的熱情的臉面轉動着。這裏，隊長，親愛的父吻！

手臂擎在你的頭下，

在甲板上，那是在做夢

你已經冰冷而死寂的躺下了。

我的隊長不回答，他的嘴唇慘白而安靜，

我的父，不感覺到我的手臂，他沒有脈膊，也沒有知覺，

船舶安全而實在的下錨了，它的航行，終了而且完結，

從可怕旅程，這勝利的船，達成目的歸來了。

啊海岸，歡呼啊，鐘聲都響着呀！

祇是我以悲哀的重步，

行走在我的隊長躺下，

冰冷而死寂的倒下了的甲板上。

曾經是人的這泥土⁽¹⁾

曾經是人的這泥土，

在這人的謹慎的手下，慈愛，坦白，正直而堅決，

反抗了遺臭於任何時，任何地的歷史上的最可恥的罪惡，

曾經救助了這些諸邦的聯合。

註(1) 此詩作於一八七一年，亦為紀念林肯總統而作，曾收入「林肯總統紀念集」。

譯者

秋之溪水

牢獄中的歌手(1)

1

「啊可憐，羞恥，悲鬱的景象喲！」

「啊可怕的思想，——一種罪徒的靈魂喲！」

沿着監獄的長廊，響着這樣的復唱，

屋頂，高懸着天之穹窿，

傾注着悲調的洪流，這樣的強烈而淒涼，好像自來沒有聽過，

達到了遠處的憲警和武裝的衛兵，他們停止了脚步了，

使聽者，感動而驚愕的屏息着。

2

一個多時的白天，太陽低沉在西方。

在國內的強盜和罪徒中間的狹窄的過道，

（那裏有千百人坐着，顏色憔悴的殺人者，邪惡的偽造者，

集合在獄牆裏面的星期日的教堂，看守們圍繞着，衆多，全副武裝，以警戒的眼監視

着，）

一個婦人沉靜地走着，兩手抱着一個幼小的純潔的孩子，

她坐在講台上的她身旁的他們的長檯子上，

她開始用樂器奏着一種低沉而悠揚的前奏，

用壓倒一切的聲音，唱出了一首古雅的聖歌。

「一個禁錮和鎖閉着的靈魂，

呼叫着，救助呀！啊救助呀！並揮動着她的雙手，

她的眼睛看不見，乳房下垂着，

覓不到赦免，沒有安息的慰藉。

她來回不斷的走着，

啊痛心的白天呀！啊悲愁的夜晚呀！
沒有友朋的手，沒有親愛的顏面，
沒有歡喜的人來，沒有慈悲的語言。

那犯罪的不是我，
無情的肉體拖拽了我，
雖然我長久勇敢地掙扎，
肉體究竟勝過了我。

親愛的被囚禁的靈魂
遲早必會沐到神恩。
神聖的赦免的死來到
釋放並帶着你歸回到家園。

不再犯罪，不再羞恥，不再悲愁，

離開了——一個神許的自由靈魂！〔2〕

3

歌者停止了，

從她的明澈安詳的兩眼的一瞥，掃過了所有這些仰望着的臉面，

囚犯的臉面，千差萬別的、狡猾的、獷悍的、刀痕的、美麗的臉面之新奇的海，

然後退下去沿着他們中間的狹窄的過道，

當她的外衣在沉默中絛絛的摩觸到他們，

她抱着她的孩子在黑暗中消失了。

這時在囚犯和武裝的看守移動之前，

（囚犯忘記在監獄裏，看守忘記所背負着的武裝，）

一種沉默而寂靜的神奇的瞬間來到，

深沉的哽咽和惡人的低頭與歎息的聲音，

青年人抽噎着的呼吸，故鎮的回憶，

母親的催眠歌聲，姊妹的看護，快樂的兒時，

長久閉閉着的精神重新甦醒了，

於是一種神奇的瞬間，——以後在淒寂的夜，對於那裏的許多許多的人，

多年以後，甚至於在臨死的時刻，這悲沉的歌調，這聲音，這言辭，

再回復了，高大安詳的婦人行走在狹窄的過道，

悲咽的旋律，在牢獄中的歌手的歌聲：

「啊可憐，羞恥，悲鬱的景象喲！」

啊可怕的思想——一種罪徒的靈魂喲！」

註(1)作於一八六九年，至一八七一年收入到印度之路，最後編定始收入於秋之漢水。

(2)在一八七一年時，聖詩每節後的復唱是各節不同的。如

第一節：

「啊羞恥，和苦痛，和悲鬱的光景喲！」

「啊可怕的思想——一種罪徒的靈魂喲！」

第二節：

「啊可憐，陰沉，和悲觀的光景呀！」

「啊文冕和一個無助的靈魂呀！」

第三節：

「啊生命，沒有生命，祇是凄苦的悲觀呀！」

「啊燃燒，鞭打。辱刑的靈魂呀！」

第四節：

「不再犯罪，不再羞恥，不再悲愁，

離開了——一個神許的自由靈魂！」

給被釘十字架的人

親愛的兄弟呀，我的精神和你的精神在一起，

別在意，因為許多人宣揚着你的名，而不理解了你的，

我並不宜揚你的名，但我理解你，

我懷着歡喜選擇了你，哦伙伴，並致敬你，和那些和你一起的，以前的，此後的，和未來的，

我們集在一起工作，傳導了同一的責任和傳統，

我們少數人是一致的，無分於時代，無分於地域，

我們一切大陸，一切階層的包含者，一切神學的容許者，

人類的博愛者，理解者，共鳴者，

我們沉默的行走，在論爭者與主張者的中間，但並不擯斥論爭，和任何的主張，

我們聽到詬罵和惡言，我們被各方面的異見，嫉妬，責難所攻擊，

他們專橫地逼近我們，並包圍着我們了，我的伙伴！

但我們無礙的，自由的，行走在世界上，上下的旅行着，直到我們在不同的時代印上了

我們的不磨的足跡，

直到我們浸潤了時代，使所有種族的男女，未來的年歲，可以證明如同兄弟和愛人如同我們一樣。

火炬

在我的北西海岸，在深夜中，一羣漁夫，站攏來看望着，從展開來在他們的面前的湖上，別的漁夫們在叉着鮭魚，獨木舟，一種陰沉的，濃影一樣的東西，移動着，橫過了黝黑的水面，至船首帶着的一隻火炬熾燃着。

睡眠的人們（一）

1

我整夜的在我的幻思裏漫遊，
輕輕地走路，迅速地無聲地舉步和停息，
用睜着的兩眼俯看着睡眠的人們的緊閉着的眼睛，
漫遊而迷惑，忘失了自己，錯亂，矛盾，
屏息，凝視，俯身和停息。

那裏他們的樣子，伸展而平靜，如何的嚴肅，

小孩子們在他們的搖籃裏，他們的呼吸如何的安靜。

倦怠的人的困苦的臉，死屍的蒼白的臉，酗酒者的發育的臉，自瀆者的灰白的臉，戰場上的重傷的人體，在緊閉着門戶的屋裏的狂人，神性的癡呆，從大門出現的新生者，從大門出現的臨死的人，夜遮蓋着他們並包被着他們。

新婚的配偶，在他們的床上恬靜地熟睡，他的手放在妻子的腰肢上，她的手放在丈夫的腰肢上，

姊妹們並排着可愛的熟睡在她們的床上，男人們並排着可愛的熟睡在他們的床上，母親擁抱着小心包裹着的幼小的嬰兒熟睡着。

盲人熟睡，聾子和啞子熟睡，

犯人在監牢裏睡得很熟，逃跑的兒子也熟睡，

明天就要被絞殺的謀殺者，他如何能睡呢？
被刺殺的人，他如何能睡呢？

無報償的愛戀的女性熟睡，
無報償的愛戀的男性熟睡，
成天計算着賺錢者的頭腦也熟睡，
狂妄和奸詐的部署，一切的一切都熟睡。

我在黑暗中，站在最受苦難，和最疲憊者之旁，低眉俯視，
我在咫尺外撫愛地來回移動着我的兩手，
疲憊者沉入於他們的床裏，他們舒適地睡眠了。

現在我穿入黑暗，新的存在又出現了，
大地離開我到深夜中去，
我看見它是美麗的，我也看見凡不是大地的也是美麗的。

我從床邊到床邊，我輪流着和別的睡眠者密密的熟睡，
我在我的夢中，夢着別的睡夢者的一切的夢，
我也成爲別的睡夢者。

我是一個跳舞——在那裏跳呀！節拍使我迴轉得多麼迅速呀！

我是永久的歡笑，那是新月和夕陽，

我看見狂歡者的隱藏，我所看的任何道上，我看見輕捷的幽靈，
在海和陸的深處，在非海非陸的深處，潛藏又潛藏。

那些神聖的旅人美滿的盡着他們的職務，
祇有對於我，他們不能隱匿任何事物，即使他們能，他們也不願意，
我認爲我是他們的領頭，而他們使我成爲在身旁的一個寵兒，
當我步行的時候圍繞着我，引導我，並跑在我的先頭，

舉起他們的巧妙的掩護物，用伸長的兩臂指示我，又繼續着走路，我們前進着，一種狂徒之快樂的羣呀！有着歡呼的音樂和猛烈翻飛的旗幟！

我是男演員，女演員，選舉人，政治家，移民和放逐者，站在被告台上的罪人，現在有名的他，今天以後將要有名的他，口吃者，身體健美的人，殘廢或低能的人。

我是她，在期待地裝飾了自己，並結疊着她的頭髮，我的遊惰的戀人來到了，而天是黑暗的。

黑暗喲，你自己加倍，並接受了我，接受了我，也接受我的情人，他不會讓我去不和他去，我在你身上轉動我自己，如同在一張床上，我向黑暗投入我自己。

我所叫喚的他回答了我，並取得我的情人的地位，他和我一起靜靜地從床上起來。

黑暗喲，你比我的情人還要溫柔，他的肉體流汗且喘息着，我覺到熱的濕氣，但他却留下給我。

我攤開兩手，我從各方面揮動着它們，我願向着你正在旅行着的黝黑的海岸發聲。

黑暗，小心呀！那已經觸到我用的是甚麼呢？我想着我的情人已離去，別的黑暗和他乃是一人，我聽到心的跳動，我跟隨着，我消逝了。

2

我降落到我西方的路，我的筋力衰憊了，芳香和青春從我通過，而我是它們的遺迹。

黃縐的不是老婦人的面孔，而是我的，

我深沉的坐在草墊的椅子上小心地爲我的孫兒補襪子。

那也是我，不眠的孀婦眺望冬天的深夜，

我看見星光閃照着冰雪和慘白的大地。

我看見屍衣而我便是屍衣，我包裹着屍體並躺在棺材裏面，

這裏在地下是漆黑的，這裏沒有過惡和痛苦，這裏是空白的，沒有理性。

（在我看來，在光亮和空氣中的每一物都應該是幸福，

無論誰，沒有在他的棺材裏和黑暗的墳墓，讓他知道他是滿足的。）

3

我看見美麗的巨人一樣的游泳者赤裸的在大海的漩渦中游泳，

他的褐色頭髮緊貼，在他的頭上，他搏擊着勇敢的雙臂，並用兩腿推進着自己，

我看見他的雪白的身體，我看見他的勇毅的眼睛，

我憎恨急流的漩渦，那會使他的前額碰擊在岩石上。

你兇惡的赤血浸滴着的海浪喲，你做甚麼呢？

你將殺死這勇敢的巨人麼？你將在他的盛年的時候殺死他麼？

他堅決而長期的掙扎着，

他受挫，被擊打，受傷了，他支持着當他的精力還能支持，

激盪的漩渦染上他的血液，它們將他帶走了，它們滾捲着他，擺動着他，迴轉着他，

他的美麗的身體捲在圓形的漩渦裏，它不斷地從岩石上碰傷，

這勇敢的屍體迅速地消失了。

4

我轉動着但不能解救我自己，

混亂，過去的回憶，別的，但仍然是黑暗。

海岸爲如割的冰風所隔斷，難船的槍聲響了，
暴風雨停止月，亮從漂流物中升起。

我眺望着那裏，船舶無助地露出頭來，我聽見它碎破的響聲，
我聽見絕望的叫號它們漸漸的微弱微弱了。

我不能用我的緊握着的手指援助，

我祇能躍到激流裏讓它浸濡我並使我寒慄。

我和衆人一起搜尋，我得到的船員沒有一人是活着的，
在早晨，我幫助着清點屍體，並將他們並排停放在倉房裏。

5

現在是古代的戰爭，在勃洛克靈的戰敗，

華盛頓站在火線內，他站在有着戰壕的山上，在一羣軍官之中，他的臉面冷肅而陰沉，他禁不住流着淚，他不斷地舉起望遠鏡放在眼睛上，他失去臉上的血色，他親眼看見被他們的父母交託給他的南方勇士的屠戮。

同樣的支持到最後，最後和平終於宣布了，

他站在古舊旅舍的屋子裏，十分可愛的士兵都從那裏通過，軍官們都無言的慢慢的輪流着走近前來，

這領袖用手臂摸著他們的脖子，並親吻著他們的面頰，他一個一個的輕輕的親吻著他們的潤濕的面頰，並和他們握手，和軍隊告別。

6

現在是我的母親所告訴我的，當我們坐在一起用餐的時候，那時她將成爲一個長成的女孩子，和她的父母居住在古舊房屋的家裏。

一天吃早飯的時候，一個紅印第安女人來到了古老的舊宅，她背負着一捆燈草藝椅所用的燈草，她的頭髮勁直，有光，粗糙，濃密，半遮蓋了她的臉面，她的步履自由而有彈力，當她說話的時候聲音也很優美。

我的母親很快樂也很高興的看着這個新來的客人，她看着她的高額骨臉上的肌肉，和她的豐滿而有韌性的肢體，她越看她，越更愛她了，她自來沒有看過這麼可驚的美和純潔，她讓她坐在火爐旁邊的棧子上，做飲食給她吃，她沒有工作給她做，但她給她以回憶和慈愛。

這個紅印第安女人，停留了整整一上午，直到下午過去了一半，她纔走開了，我的母親如何的不願意她走開呀！

整整一星期她想念她，有幾個月她盼望着她，

有幾個冬，天幾個夏天，她回憶着她，
但這個紅印第安女人却永沒有歸來，也永不再聽到她了。

(7)

一種夏之溫柔之表露，——不可見事物之接觸，——一種陽光和空氣的愛戀，
我懷着深情，羨慕着且被傾倒了，

我自己願意出去與陽光和空氣冶遊。

啊，愛和盛夏喲，你們在夢想中，且在我的心中，

秋冬在夢想中，農人有着他的收穫，

家畜和糧食增加，穀倉裝得滿滿的。

物質在黑夜中隱沒，船舶在夢中前進，

水手張帆，放逐者歸回到家裏，

流亡者無恙的歸來，移民幾月幾年之後歸回來，

可憐的愛爾蘭人，和他所熟知的鄰人和面孔，生活在兒童時代簡陋的屋子裏，

他們熱烈地歡迎他，他赤裸着腳，他忘記了他是不幸，

荷蘭人航海回家，蘇格蘭人，威爾士人航海回家，地中海的土人航海回家，

英國，法國，西班牙的每一口岸都有滿載的船舶駛入，

瑞士人履踐着他的山地，普魯士人走着他的路，匈牙利人走着他的路，波蘭人走着他的

路，

瑞典人歸來，丹麥人和挪威人也歸來。

向本國航行和向外國航行，

美麗的失沒了的游泳家，疲頓者，自瀆者，無酬償戀愛着的女性，賺錢者，

男演員和女演員，那些已上演過的，那些等待着上演的，

熱情的孩子，丈夫和妻子，選舉人，當選的候選人，落選的候選人，

已經知名的偉人，今後任何時可以成名的偉人，

口吃者，病人，身體完全的人，平常的人，

站在被告台上的罪人，坐着並宣判他的法官，有辯才的律師，陪審官，傍聽者，

笑者，泣者，跳舞者，中夜的寡婦，紅印第安的女人，

肺癆病者，患毒症者，白癡，做錯事的人，

地球相對面的人，在兩者中間的每一人，在黑暗中的人，
我誓言現在他們是平等的，——沒有一個人比別人優異，
夜和睡眠都喜愛他們，並使他們恢復。

我誓言他們都是美麗的，

睡眠的每個人是美麗的，在微光中的每一物是美麗的，
最野蠻的和最殘酷的已經過去，一切都是和平。

和平總是美麗的，

天國的神祕表示了和平和靜夜。

天國的神祕表示了靈魂，

靈魂總是美麗的，它或多或少的出現，它來到或落後，
它從樹蔭密蔽的花園中來，並快樂的眺望着自己，並包被了世界，
生殖器射出以前完全而潔淨，子宮凝結也完全而潔淨，

頭顱十分勻稱的長成，關節，和內臟，和勻稱結合的關節。

靈魂總是美麗的，

宇宙的秩序是恰當的，萬物各在於它的位置，

凡來到的都在它的位置，凡期待的也將在它的位置，

挫折的頭蓋骨期待，潤濕的或腐敗的血液期待，

貪食者或花柳疾者的孩子長久的期待，酗酒者的孩子長久的期待，酗酒者的自己也是長久的期待，

生生死死的睡眠者期待，前進得很遠的人輪流着前去，落後很遠的人輪流着來到，不同者並無不同，但他們將流動而結合，——現在他們是結合了。

(8)

睡眠者是十分美麗，當他們無遮蓋的躺下的時候，

他們手牽手的從東方到西方，流動在整個大地之上，當他們並無遮蓋的躺着的時候，亞洲人和非洲人手牽着手，歐洲人和美洲人手牽着手，

有學問的人和無學問的人手牽着手，男人和女人手牽着手，女子的裸臂橫過了她的愛人的裸露的腦髓，他們無慾的緊抱着，他的嘴脣緊貼着他的脖子，

父親懷着無限的愛，在他的手臂上抱着已經長成或還未長成的兒子，兒子也懷着無限的愛在他的手臂裏抱着父親，

母親的白髮在女兒的雪白的手腕上閃光，

兒童的呼吸和大人的呼吸一致，朋友被朋友的手臂擁抱着，學生親吻着教師，教師親吻着學生，謬誤者被糾正了，

奴隸的職務，乃是和主人一致的職務，主人應向奴隸致敬，罪人從監獄走出，狂人成爲清醒者，病人的苦痛被解除，

流汗和發熱停止了，暗啞的喉嚨發聲了，肺病者的肺復元了，可憐的困憊者的頭顱輕舉了，

風濕病者的關節如平常一樣的活動並比以前更活動了，

窒息和通道打開了，麻痺者舒適了，

膨脹者和逆擊者和充血者自己，回復了知覺，

他們通過夜間的生長，和夜間的化合，並清醒過來了。

我也通過了夜，

啊，夜哟，我在遠處停息一會，但我仍要歸回你，並愛你。

我爲甚麼畏懼將我自己交託給你呢？

我並不懼怕，我被你安適的攜帶着前進。

我愛着豐富的飛跑的白天，我不離棄她，在她心中我停留了這久，

我不知道我如何來到你這裏，我也不知道我和你到何處去，但我知道我來得很好也去得
很好。

我願意和夜一起僅僅停留一會，到時候就起來，

我願意適當的通過白天，啊我的母親哟，並且適當的又歸回到你。

註一：此詩作於一八五五年，無標題。一八五六年始題爲夜之詩(Night Poem)。一八六〇年改
爲睡眠之追逐(Sleep-chasing)。至一八七一年始改爲現題。 睡眠的人們。(The Sleepers)

神聖的死之低語

現在你勇敢麼，啊靈魂啲(1)

現在你勇敢麼，啊靈魂啲！

和我走向不可知的地方

那裏土地不適用於步履，也沒有道路可以遵循！

那裏沒有地圖，沒有指南，

沒有人聲，沒有人手的接觸，

在那地上沒有歎息，沒有嘴唇，沒有眼睛。

我不知道它，啊靈魂啲！

你也一樣，一切在我們之前是一張空白。

在那地方，那不可接近的土地，一切都是夢想不到。

直到束縛解除，

一切除了「時」「空」以外，

沒有黑暗，引力，思想，沒有任何限制束縛了我們。

於是我們猛進，我們浮遊，

在「時」「空」之中，啊靈魂喲，為它們預備

同樣最後的裝配（啊快樂，啊一切的快樂喲）充實了它們，啊靈魂喲！

註（1）此詩作於一八六八年。一八七一年收入於到「印度之路」，一八八一年最後編定，篇

「神聖的死之低語」中之第一篇。詩中所謂不可知的地方，似指死的境界。——譯者

神聖的死之低語

我聽見囁囁着的神聖的死之低語，

夜之臂音的言談，喉音的合唱，

步履輕輕地上升，神祕的微風輕緩地移動着，

不可視見的河川的微波，一種海潮的漫流。永遠的漫流，

（或者那是淚滴的流漣麼？人類眼淚的不測的淵海麼？）

仰望着天空，我看見巨大的雲堆，

它們悲哀地，悠緩地舒卷着，無聲地擴大而且混合，

不時，一種半明暗的悲愁的遠方的星，

出現而且消逝了。

（有些真願分婉，有些莊嚴不朽的誕生，

在眼所不及的前方，

有些靈魂正通過着。）

一匹無聲的堅忍的蜘蛛

一匹無聲的堅忍的蜘蛛，

我看出牠在一小小的半島上和四面隔絕，

我看出牠怎樣的在天空中在廣大的四周探險，

牠從自己飄散出一縷一縷一縷的絲來，

永遠解織着——永不疲倦地忙迫着。

而你，啊，我的靈魂哟，你在那裏？

周圍爲無限的空間的海洋所隔絕，

不斷地冥想，冒險，探索，尋覓着星星們，要將它們連接起來，

直到你所放出的遊絲緊握住了某個地方，啊，我的靈魂哟！

註：本篇原爲「聖神的死之低語中」之一篇，一八七一年附刊於「到印度之路」，當時第七行「所隔絕」(Detached)原作「所圍繞」(surrounded)至一八八一年始最後改定和編定。

三十一年九月附記

大草原之夜

大草原之夜，

晚餐過去了，火在地上低燃着，

疲怠的移民熟睡，包裹着他們的毯子，

我獨自行走着，——我立而觀察了星星，現在，我想着那是我從來所不認識的

現在我吸食着永生和平，

我羨慕着死，並考驗着問題，

如何的衆多喲！如何的精神的喲！如何的回復着喲！

同樣的古老的人和靈魂——同樣的古老的渴望，同樣的滿足。

我會想着最光榮的白天，直到我看見夜的顯現，

我會想着這星球是很滿足，直到我的周圍無聲的湧出了千萬個其他的星球。

現在當空間和永恆的偉大的思想充滿了我，我願意由它們來測量我自己，現在且接觸到別的星球的生命。那些生命的來到如大地的生命一樣的遙遠，或者期待着來到，或通過，比大地上的生命去得更遠。

因此我不再漠視它們甚於漠視我自己的生命，或者大地上的生命，來到如我的生命一樣的遠，或者期待着來到的生命。

啊我現在看出生命不能向我顯現了一切，如同白天一樣，我看出我也是在期待着那些死所顯現了的。

最後的祈願

最後，輕柔地，

從強力防禦着的屋子的牆壁，

從鎖鑰的密閉，從固封的大門，

讓我移動着。

讓我無聲地溜過，

用溫柔的鑰匙，開了鎖鑰，——用一種低語，
打開了大門，哦，靈魂喲！

柔地——別燥急，

（你的固持是強力的，哦人間的肉體喲！

你的固持是強力的，哦愛喲！）

從正午到星光之夜

臉

(一)

在大街上徘徊，或者在鄉村的小道上馳過，看哪，這多的臉面呀！

友愛的臉，謙嚴的，深思的，懇懇的，理想者的臉，

精神的預感者的臉，總是迎着普通的福澤者的臉，

音樂的歌唱者的臉，後腦廣闊的律師與法官的威嚴的臉，

前額凸出的獵人與漁人的臉，剃刮得很乾淨的正教市民的臉，

純潔的，誇張的，渴求的，疑問的藝術家的臉，

某些美麗靈魂的醜陋的臉，

美妙的卑鄙或可憎恨的臉，

嬰兒的聖潔的臉，幾個孩子們的母親的發光的臉，
愛戀者的臉，渴仰者的臉，

如同夢一樣的臉，如同堅定的巖石一樣的臉，
褪盡了善與惡的臉，一個去勢者的臉，
一個慄慄的鷹，他的雙翼為剪翼者所剪割，
最後終於聽命於閹割者的刀與皮套的大雄馬。

這樣在大街上徘徊，或者橫過不斷來去的渡船，這多的臉呀，臉呀，臉呀，
我看着它們，並不懷怨，我對於所有的它們都滿足。

(二)

你以為假使我想到了它們的究竟，我對於所有的它們還會滿足麼？

現在對於一個人，一張臉是太可悲的，
有些要求着離開的，等寄生虫都固附在上面，

有些鼻子的寄生虫却歡喜在上面蛀蝕。

這臉便是一匹狗子嗅着塵芥的突鼻，

毒蛇在口裏面做窩，我聽見了嚇嚇的叫聲。

這臉乃是比北極海更淒寒的冷霧，

當它們走過，它的睡眠的和搖擺着的冰山嚼咬着。

這是苦刺叢的臉。這是嘔吐者的臉，它們不需要招貼，

又有更多的藥棚，毒劑，橡膠或肥猪肉的臉。

這是癩癩病者的臉，它的不能說話的舌頭叫出非人世的叫聲。

它的頸子上的脈管，膨脹着，它的眼睛轉動着直到全是白眼，

牙關緊咬着，拳曲的指甲透進了掌心的肉裏，

這人倒在地上掙扎着，吐着白沫，而意識是清醒的。

這是爲惡鳥和毒虫咬傷了的臉，

還是帶着半出鞘的刀子的謀殺者的臉，

這臉差欠了打鐘人的最淒涼的薪金，

一種無止的喪鐘在那裏響着。

(三)

和我一樣的特點，你會以你的總褶的死色的前進而欺騙我麼？

好的，你不能欺騙我。

我看見你的完全的不被抹去的流動，

我看見在你的憔悴與卑賤的邊緣之下的假裝。

如你喜歡張開而絞紐着，如魚類或鼠類之纏紐着前肢，

你將要被解除了口套，你一定願意。

我看見在瘋人院裏最污垢的滿是唾沫的白癡的臉，我知道他們不明白我的慰藉，

我知道那空廢和損傷了我的弟兄的管理人，同樣的人等待着清除了破落的住屋的塵芥，我將在二十年或二十年的二倍一再注意着，我也將遇見真實的完美無損的土地主，每一寸都如同我自己一樣的美好。

(四)

神人前進又前進，

總是在陰影的前面，總是伸出的手扶起了落後的人。

從這臉上出現了旗幟和戰馬，——啊壯麗呀！我看甚麼正在來到了，

我看見先驅者的高冠，看見急走者的隊伍清除街道，

我聽到了凱旋的鼓聲。

這臉乃是一艘救生船，

這是威嚴的濃鬚的臉，

它不問餘人的閒事，

這臉乃是準備啖食的佳果，

這健康的高貴的青年的臉，乃是一切善的綱領。

這些臉帶着睡眠或覺醒的證明，

它們顯示出它們乃是神自身的子孫。

我所說的話我沒有例外，——紅人，白人，黑人，都是神性的，
每一家室都是子宮，千年之後它纔生育。

在齋子上的污點或龜裂並不使我煩惱，

後面站立着高大完全的人向我示意，

我讀了這諾言並忍耐地期待着。

這是盛開的百合花的臉，

她向着靠進圍牆根直着腰肢的男人說話，

「近來呀，」她紅着臉叫呀，「來我這裏，直着腰肢的男人，

「站在我旁邊，直到我靠着 you，如你一樣高，

「以白蜜充滿了我，向我俯首呀，

用你的剛硬的濃鬚撫摩我，撫摩我的胸脯和我的雙肩。」

(五)

幾個孩子們的母親的年老的臉，

聽着呀，我完全滿足了。

星期一的清晨，霧靄沉靜而過緩，

它懸掛在籬旁的列樹上面，

它薄薄的懸掛在列樹的黃樟，野櫻和蒺藜上面。

我看見在夜會中的盛裝的貴婦人，

我聽着歌者的長久的歌聲，

聽着美麗的青春從白色的水沫和青色的水波中躍出。

看看這個婦人呀！

她從奎克派教徒的帽子中窺視，她的臉比青天還要清朗和美麗。

她坐在農家的曬廊的躺椅上，

太陽正照着她的老年人的白頭。

她的上衣是米色的葛布，

他的孫兒們在理着亞麻，女孫們則在線桿及紡輪紡織。

大地的和美的性格，

其完全超過了哲學之所能成就，
這人類的辯正的母親。

原
书
空
白
页

別離之歌

近代的年代

近代的年代喲，還未表演過的年代喲！

你的地面昇起來，我看見它的逝去，是爲更偉大的劇作；

我不只是看見亞美利加，不只是自由的民族，我也看見別的民族也在準備着了。

我看見了神奇的上場和下場，新的結合，種族的團結。

我看見了一種力量以不可抗拒的強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在前進！

（古代的力量，古代的戰爭會演完了它們的戲劇了麼？適宜於它們表演的戲劇都閉幕了

麼？）

我看見自由，全副武裝，完全勝利而且十分榮耀，

在他的兩邊，一邊是規律，一邊是和平；

這偉大的三位一體，都進行着反對了階級思想。

我們這麼飛快地達到了的歷史的團圓是什麼呢？

我看見千百萬的人們來回的前進着，

看見古代貴族政治的陣線和疆界的崩潰，

我看見歐洲帝王的界標被移去了，

我看見現在的人民開始了他們的標界，（別的一切都讓位了。）

自來沒有像現在一樣提出過這麼尖銳的問題，

自來沒有過每一平常人的心靈這樣的有魄力，這樣的如同一位尊神，

看哪，他如何的努力又努力，使大家都沒有得到休息，

他的勇敢的足踏在每處的海上和陸上，他殖民了太平洋，殖民了羣島，

帶着輪船，電報機，新聞紙，全副戰爭的器械，

以這些遍於全世界的工廠，他連結了一切的地，一切的大陸；

啊，陸地喲！那些超過了大海飛行在你的頭上的汽笛是甚麼呢？

所有的民族都在交通着麼？地球不是將只有一個心臟了麼？人類全體不是正在改造着

了麼？因爲，看哪，暴君顫抖了，王冠失墜了。

大地不安地正面對着一種新的時代，或者是一種普遍的神聖的戰爭。

沒有人知道其次將發生甚麼事情，——日夜都充滿了這樣的預兆。

未知的年代喲，我走着前面的想要洞悉而祇是徒然的空間。那裏面充滿了異象，未生的行爲，將現的事象，都隱現於我的周圍。

這不可知的粗暴和狂熱，這新奇的夢想之熱病，啊，年代喲！

啊，年代喲！你的夢想，如何地也貫澈了我，（我不知道我是醒着，還是睡着。）表演過的亞洲和歐洲，漸漸的暗淡了，退到了我後面的黑暗裏去了。

未表演過的，自來所沒有的，更莊嚴，更偉大的，在我的上面前進着！前進着！

註：此詩最初發表於一八六五年的桴鼓集（Drum Tap），一八六七年標題爲「沒有表演過的年代」（Years of the unperformed）至一八七一年始改爲現題：「近代的年代」（Years of the modern）。

附錄

關於介紹惠特曼

關於介紹惠特曼的態度的問題。不能不牽涉到表現在惠特曼的詩歌裏面的中心思想，或生活態度。而對於這個問題的正確的理解或正確的認識，又有各種不同方面或不同性質的看法。這正如英國的E·戈斯(E. W. Gosse)所說的「經過了那一切談話的海洋，經過了那一切過甚的讚頌，一切瘋狂的辱罵，他仍舊還是全然隱秘的，不透明的，也就是仍然是不易理解和不易評判的。所以差不多每一個勝任的作家要給惠特曼一個估價的，都會像這麼出奇地栽過筋斗。」因此戈斯先生自己提出了一種新奇的學說，以為：

「真正的窩脫，惠特曼是沒有的，就是說他不能像文學中其他任何人物那樣去看待，不能看作一個具有積極的價值和分明的特徵的實體，例如我們看待拉辛(Racine)或濟慈(Keats)，或耶利米、泰羅(Feremy Taylor)的生活和著作一般。因為那是實質中含着風格，特癖中含有教訓的。在這些尋常情形裏面，那人的價值和比重，不會受我們對他的很大影響。一個無神論者或教友派去玩味堂恩主教(指泰羅)，以泰羅會着

堂恩主教——Bishop of Dorn——並著有神聖的生和神聖的死——譯者）的著作，也許不會發生同情。而神聖的生之對於這樣一個反對者，所要呈現着不因喜歡不喜歡而改變的某種分明的特色，却不因此而妨礙。對於任何新鮮活潑的才能，也許明天才出現在我們當中的，這話都可以真確。但我以為對於惠特曼却不真確。惠特曼祇是一種原形動物（bathybia），他是在原形質狀態中的文學——一種極簡單的知識的有機體，因而無論用怎樣的心情去接近它都會立刻打上一個印子的。所以凡是和惠特曼接觸到的批評家，立刻就會遇到他自己的影像印在那黏質的和韌性的表面上。他所尋到的並非是惠特曼所要給與的東西，乃是他自己帶去的東西。而當用着完全兩樣的一種心情，再到惠特曼那裏去時，他就發現另外一個自己的自我印在那挑撥性的原形質上了。」（伍實譯：窩脫、惠特曼）

當然，這是英國所謂正統派文學批評家的看法，他之過低評價了惠特曼，甚至於不把惠特曼當做詩人，（認為缺乏一般詩人所有的定形和堅定性），不把他的著作當作詩看，（認為只是一種泛濫着的「詩的溶液」），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但由於他的這話，和他只到了惠特曼以後在同一篇文字裏所引用來讚美了惠特曼的雪萊的詩句：

「裏面和平，四週寧靜，

那聖人沉想冥冥，

發見了滿足超凡的財富，

冠戴着內心的榮耀而行。」

不正是說明了惠特曼的睿智，和思想內容的豐富而多樣性了麼？但無論惠特曼的思想內容怎樣的豐富而多樣性，怎樣的「全然是隱秘的，不透明的」，究竟仍然可以觸知，可以把握。因為他究竟是一個人間的人，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尤其是惠特曼自己所說的是一個普通平凡的人。對於這樣的一個人，及其作品，我們當然是可以理解的，假使我們知道了他的生活和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時代背景，對於這樣一個人的思想和作品，也更是可以評價的。

惠特曼生於美國長島漢丁頓 (Huntington, Long Island) 的一家木匠的木屋子裏。大部份的童年的時間，則隨着做木匠的父親，在勃洛克靈 (Brooklyn) 度過。童年以後的職業，則是學習印刷，當學校教師，並出版一種報紙，自己寫作，自己印刷，並自己用馬匹馱着去賣，以後則為勃洛克靈鷹報 (Eagle) 的編輯。但由於不贊成當時美國的奴隸制度，也就是他希望當時成為社會問題，乃至政治問題的奴隸制度，完全從這個國家劃出。這樣與報紙的主人意見不合，他離開鷹報了。這時他纔二十九歲。但一個自由國土的民主主義詩人的性格，已分明地，屹巖地顯露着了。到了紐哦倫斯以後，與人訂約編輯了新月報，

(Crescent)，在新的環境和新的工作與努力之下，這種性格，更一天一天的壯大，以至於使他成爲一個新時代或新世界的文壇上的巨人。據說這是有着三個極重要的理由的：

第一，越過了阿里根尼山脈 (Alleghenies)，美國的偉大的河流，展開來在他的眼前了。在他的面前，他看到年青的共和國的廣大無比的富裕，他熱愛着美國了。

其次，在紐俄倫斯自由地說法語的氛圍氣中，他也略略解放了新基督教徒的嚴肅的態度了。

最後則是他熱愛着一個他不能或不願和她結婚的女子，也開放了這新奇的，熱烈的，莊嚴的也是初生的青年所蘊蓄着的詩歌的源泉。

所以，他從此成爲一個完全改變了的獻身的人。他成爲他的好友所稱呼的瓦爾特 (Walt)。他的衣裝棄了那表示謙卑或文雅的領帶，並解散外衣的鈕扣，讓襯衣可以露得出來，並穿着工人和機師每天常穿的衣服。在詩歌上，也完全棄絕了歐洲文學的傳統。以美國的廣闊的大草原，樸茂的森林，和漫長的河流，和無邊的海洋，來豐富了他的新詩歌的內容。以大的星光和高曠的夜，和呼嘯着的海風，和鷓鴣的歌唱，與小草的低語，織入他的詩歌的節奏。更重要的乃是以蓬勃生長着的，新生的，美國各種社會相，以及正在解放，正在建設，正在活潑有力的前進着的新的生命，寄託了他的理想和希望。所以他這麼熱愛地歌

唱人問，歌唱着生命，歌唱着世界。也這麼無差別地讚美着宇宙，讚美着星星，讚美着原子、電子、乃至於一匹小草的葉子。一種泛神論的思想，一種萬有皆神聖，萬有皆平等的見解，使他肯定了宇宙，和宇宙所包孕着的一切，肯定了生和死，悲喜和愛憎，肯定了善和惡、美和醜、靈和肉、甚至於道德和罪惡。一種生意滿滿的兼包並蓄的愛，一種旺盛的，強力的樂觀主義，也使他這麼熱烈的欣賞了碼頭、工廠、工人、歌詠了奴隸、妓女，乃至於一把火炬，一隻獨木舟，一柄斧頭。

但正因為這樣，一種汪洋浩蕩的新詩歌的作風，一種化腐朽為神奇，以平凡為尊嚴的新詩歌的題材，更重要的，乃是一種了無依傍，獨往獨來，嶄新而異樣的新詩歌的主題，使他得到了普遍的毀謗和惡名。有人認為他的詩歌乃是「一大堆誇耀粗暴和無意義的垃圾」。或者以為惠特曼之「不懂得藝術，正如笨豬之不懂得數學。」或者又以為讀到了惠特曼的詩歌，「所得到的，寧肯是一個耳光。」甚至於美國當時有名的人物，如W·菲力普士(W·Phillips)，也以爲除了無花果以外，他甚麼雜草都發見了。而L·格林列夫(L·Greenleaf)則將惠特曼的詩集，從窗子裏丟了出來。但最後從愛麥爾孫(R·W·Emerson)的一封來信：

「親愛的先生：對於草葉集可驚的價值，我並沒有盲視。我在其中發見了美國人所能貢

獻的思想和睿智了。我在這種偉大前途的開始向你致敬罷。」

這種使惠特曼對於他自己的偉大並不懷疑！使他以後，一直創造着他的詩歌，編排着他的詩歌，寫了又寫，改了又改，印了又印，以至於以畢生的努力來完成了在詩歌史上劃時代的一部巨著——草葉集。也使美國人，漸漸的乃至歐洲人，和世界的各國，對於草葉集開始有了正確的認識，和高度的欣賞。而惠特曼亦聲名洋溢，到處被稱頌為先知，為開拓者，為叛徒，為熱情的人道主義者。各式各樣的名人的拜訪，和禮物的饋贈，也不斷的如潮水一樣的湧來。但這時，惠特曼已患了幾乎是半身不遂的癱瘓病，躺在康母登（Comden）的米克爾街322號的小小兩樓分租屋的樓上，很久很久了。

而現在，距離惠特曼的逝世又已五十六年。正確的認識，理解，乃至於批判或評價惠特曼作品，或其作品的中心思想，當有這個可能，也有這個條件了罷。人不能自拔其髮，離地飛升，因此人也不能超越了他的時代和環境。惠特曼生於年青的，新生的，資本主義剛開始繁榮和發達的美國，所以他歌頌着解放了的人類，和平等自由的生命，以至於這種生命的無涯的欲望，無盡的事態，和無止境的創造和建設。雖然，一種旺盛的樂觀主義也多少遮蒙了他的視覺，使他看不見這個社會的陰影。但一種素樸而健壯的心情，熱愛着自然，禮讚着工作和肉體的勞動，使他的詩歌不單是馥郁着牧歌的芳香和美，也一樣的充滿了熱騰騰的勞動

世界的新氣息。一種真實解放了的人性的感受和要求，也使他確信着未來，確信着人類的希望和進步。所以他能够在一個階級的社會，憧憬或企求着一個無階級的世界。所謂惠特曼的進步性在此。所謂惠特曼能够不爲自己的社會或社會階層；不爲自己的時代所限制，能預言一個新的時代，一個新的世界，其理由亦在此。固然，過分強調惠特曼的進步性，是不當的。但是極淺見而又短視，甚至於極機械地推論，以爲生於資本主義社會的詩人，除了歌頌資本主義的一切以外，再不會有別的，甚至於以爲美國此時的軍事擴張主義，好像惠特曼的詩歌都多少負有鼓舞或獎勵的責任似的，這即使不是故意周納，也多少是曲解詩歌的過分趨於現實的特質，或詩人的過分屈服於功利的作用的。這是頗有商討的餘地的。

至於由於惠特曼的泛神論的思想，使他如同L·昂特梅爾所說的「廣闊而無可抗拒的肯定，」——甚至於肯定了死，和醜，和罪惡。但這種肯定，乃是生於富裕和豐盈之生命的肯定。由於這種肯定，所以詩人懷着滿滿的熱情和愛心，平等地看視或欣賞自然的一切和人間的一切。惠特曼詩歌中敘述到一個普通妓女，亦偶爾提到殖民，多少亦是這種心情。這與他的詩歌裏面有着坦白地述說性愛的文字，遂受到當時美國各方面人士的攻擊，以爲那是污穢和不淨，一樣的是一種淺薄的誤解或無知的毀謗。詩人的心情即使不是如同哲人一樣的睿智，至少也如赤子一樣的純潔。對於一部分詩人，至少如惠特曼這樣的詩人之不拒絕或同情了

醜、惡、或犯罪，正應當作如此看法，作如此理解。否則，生於奴隸所有者的社會，而反對奴隸制度的存在，並於林肯之死，寫下了這幾乎成爲絕調的美麗，沉昂，而哀婉的詩歌，並且，以反對解放奴隸的當時的戰爭和陰謀爲「遺臭於任何時，任何地的歷史上的最可恥的罪惡。」（曾經爲人的遺泥土），便無可解釋，也不易解釋了。

總之，惠特曼的泛神論的思想，一種萬有皆神聖，萬有皆平等的見解，使他兼包並蓄地接受一切，也使他無差別，無異見地熱愛着一切和歌誦着一切。這自然也發展了他的在概念上是人我一致，絕對平等而自由的所謂民主主義的要求和夢想。雖然，在事實上，在他那時的社會基礎上，是不是將限制了他的這種要求和這種夢想；甚至於使他的這種要求和這種夢想，不自覺的變質，成爲一種幻覺或者一種空想。在這裏遂觸及了介紹者對於作者的態度的問題。贊不贊成作者的態度是一回事。客觀地，忠實地，分析或敘述作者的態度又是一回事。介紹者之不能由於贊成作者而畫蛇添足地誇張粉飾作者的態度，正如不能以不贊成而曲解或抹殺竄亂作者的態度一樣。這是不必要也是不應該的。對於惠特曼也正是如此。無論你贊不贊成他，但他的泛神論的思想，影響了他的人類的平等觀，萬物的無差別相，這是一個事實。在他的詩歌裏所埋藏着的昭示或預言未來時代與未來世界的那用心和企圖，無論你同情或尊重他也罷，你不同情或不尊重他也罷，這也究竟是一個事實。這理由似乎不必再有任何

的辯說，還是引用惠特曼的詩句，來正確地說明他自己。在一篇題爲「給被釘十字架的人」的詩作裏，惠特曼這麼有力而確信地歌唱着：

「親愛的兄弟喲！……！

我懷着歡喜選擇了你，哦，伙伴喲，並致敬你，和那些與你一起的，以前的，此後的和未來的，

我們集在一起工作，傳導了同一的責任和傳統，

我們少數人是一致的，無分於時代，無分於地域，

我們一切大體，一切階層的包含者，一切神學的容許者，

人類的博愛者，理解者，共鳴者，

我們沉默行走在論爭與主張者的中間，但並不排斥論爭與任何的主張，

我們聽到詬罵和惡言，我們被各方面的異見，嫉妬，責難所攻擊，

他們專橫地逼近我們，並包圍着我們了，我的伙伴喲！

但我們無礙的，自由的，行走在世界上，上下的旅行着，直到我們在不同的時代烙印了我們的磨滅的足跡，

直到我們浸潤了時代，使所有種族的男女，未來的年歲，可以證明如同兄弟和愛人如圓

我們一樣。」

又在「斧頭之歌」裏亦明確的歌唱着一個「偉大的城池」：

「這城市在於爲人所愛又以愛和理解作回答的處所，

那裏除了普通的盲行，並沒有爲英雄而建立的紀念碑，

那裏沒有奴隸亦沒有奴隸的主人，

那裏公民總是頭腦和理想，而總統、市長、州長，總是有報酬的雇用人，

那裏婦女在大街公開遊行如同男子一樣，

那裏她們進到公共場所取得席次如同男子一樣，

那裏是虛信的朋友們的城池，

那裏有着偉大的城池。」

這戲的是一個互助相愛，自由平等的無階級的世界呢，還是當前美國軍事擴張政策，在國內國外建立或擁護奴役制度的帝國主義的世界？這祇有讓忠實而明智的讀者去批判去。

一九四八年一月。